



學生文藝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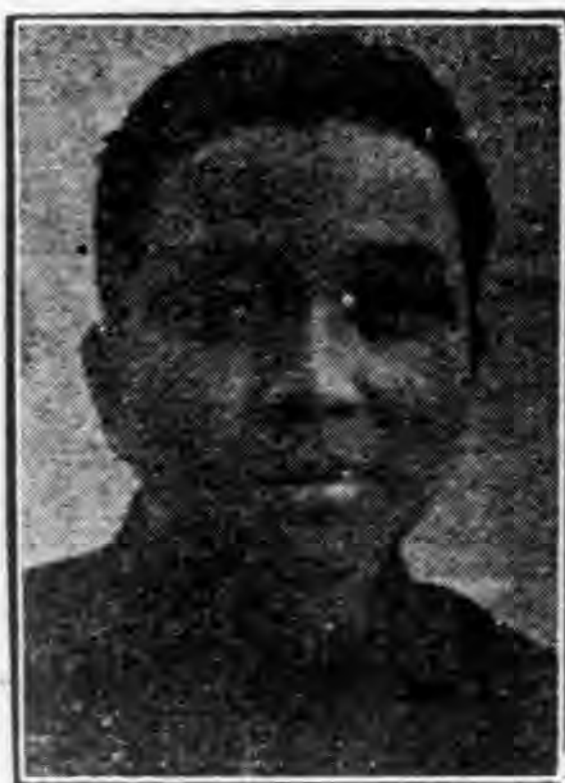


第 五 卷 第 六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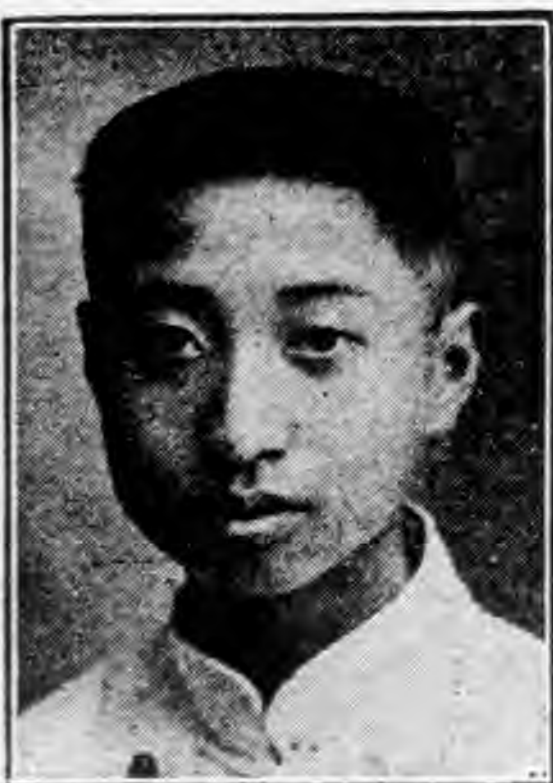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鄭君冕



羅君福元



林冠君楊



影鵠君王



銘懷君趙



熙漢君徐

本社啓事一 愛讀本刊諸君對於第五卷第一期（第一集至五集

）之作品選舉，本刊共收到選舉票壹百八十一紙。楊君同蘇得七十三票，繆君啓愉得四十六票，戚君維翰得十七票，吳君念渠得十五票，其餘得三票四票者不一。當以楊君同蘇繆君啓愉得票爲最多數。准照本社獎勵選登稿件章程第六條之規定，各獎銀盾一面。

本社啓事二 本社對於闡發中山主義之理論的稿件，不論文言白話，均所歡迎。凡有以此項作品投寄者，當儘先登載，以宣傳黨化。

本社啓事三 本刊「語體文」「語體詩」「詩」「小說」「劇本」等欄，均歡迎投稿。務望國內外學子，不吝以大著見惠是幸。

色 三

(彩 水)

毛 翎



— ◁ 初 寅 薛 ▷ —

★ 影攝已自為青桂 ★



(潭龍黃湖西在)



五箇月の兒子乃冰

桂青攝

四十歲的紫葳



桂青攝

彩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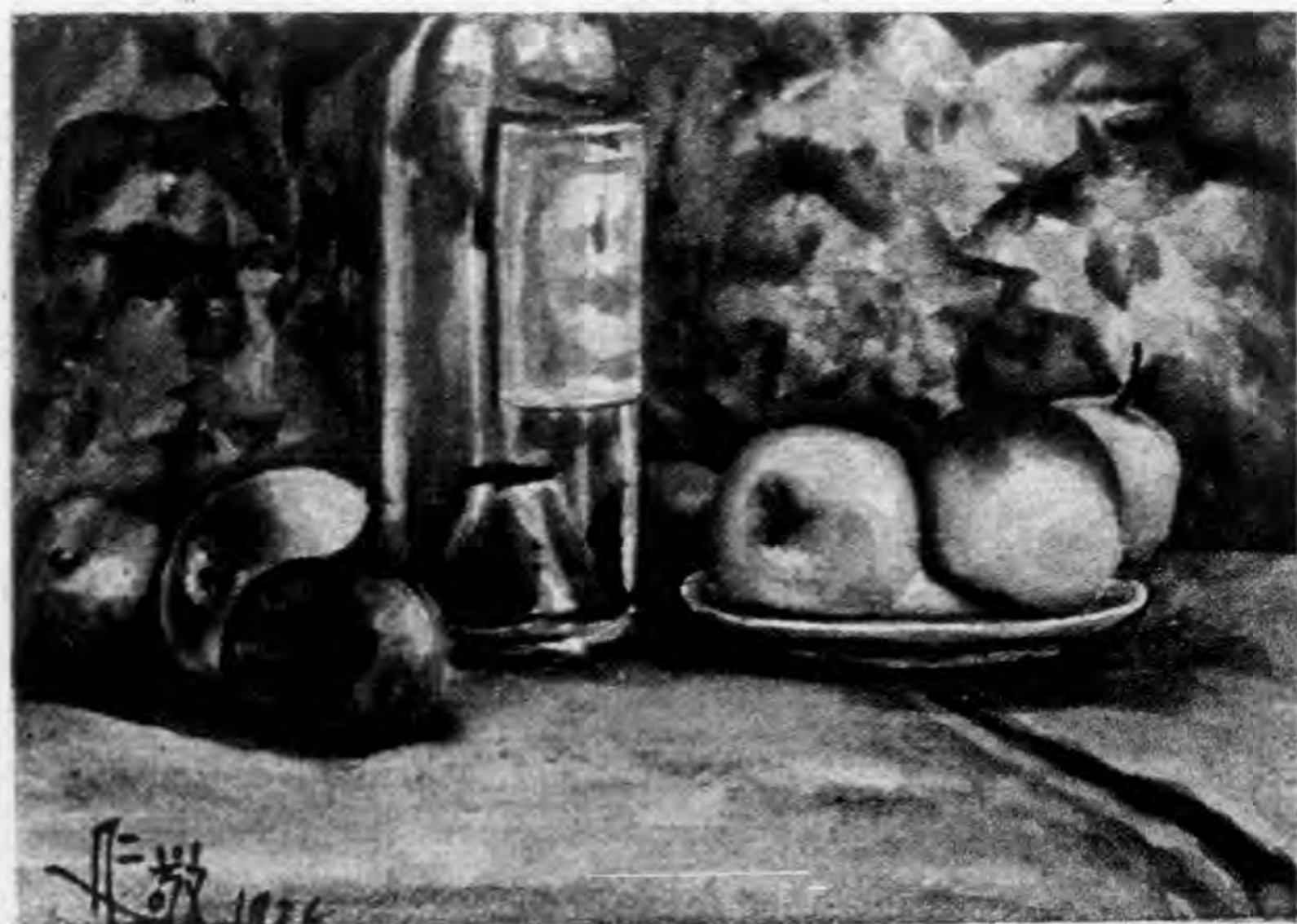
景 風



潘 章 陳

彩 水

生 寫



亞 冠 寧

(水)

(山)



(墨筆)

陸壽申

陸壽申

風景（水彩）

陸壽申



風景寫生（水彩）

曹星明



子
母
猴

.....
(水墨)
.....
錢
鑄

時在民國十八年

韓民鈞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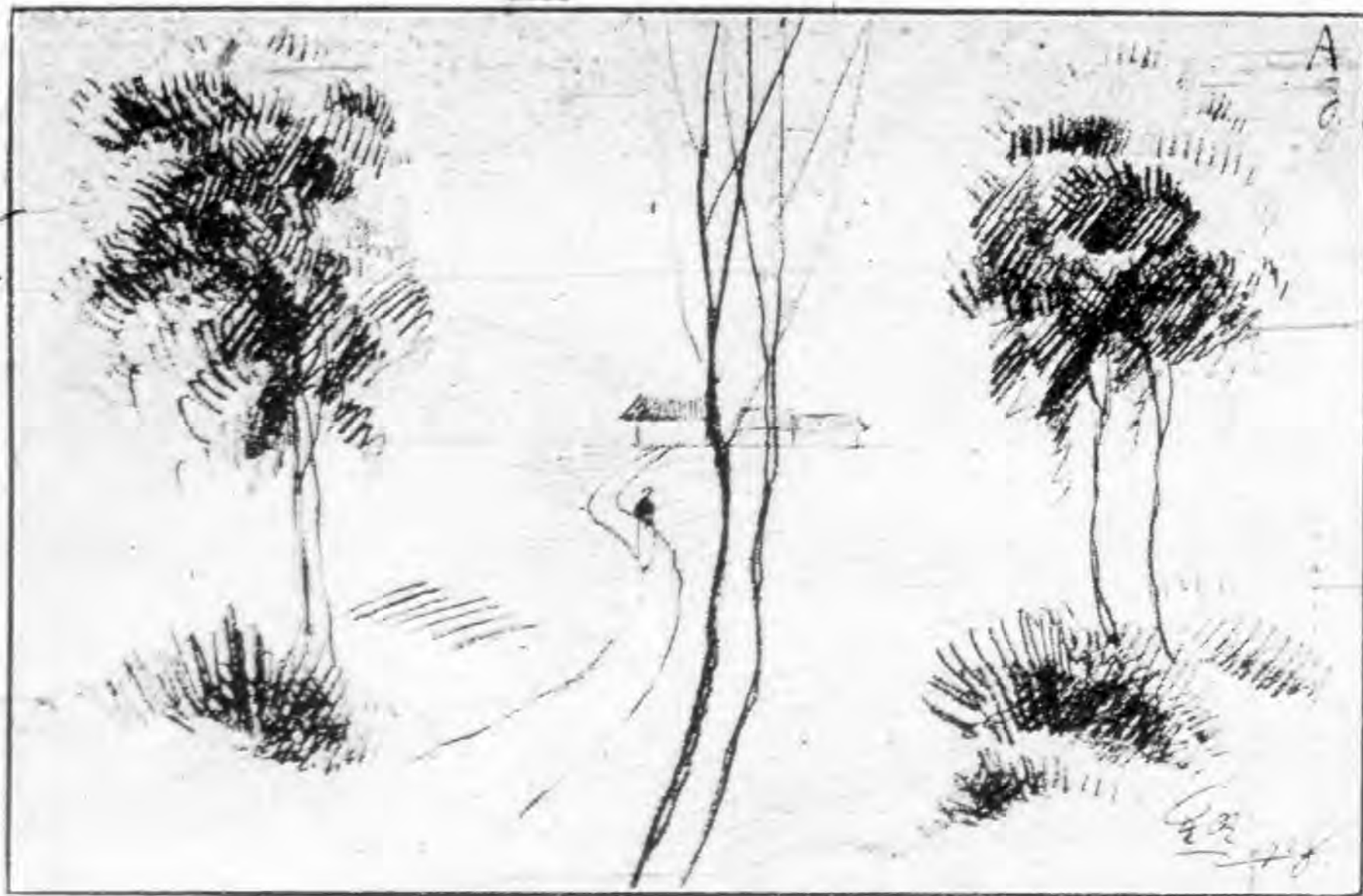
學書



錢鑄

風景

鉛筆



曹 星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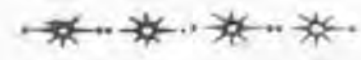
人物

着色



陳 雄 謀

筆墨 毛翎



吻寒李





申 壽 陸

蘿
蔔

水
墨

紫
葳
學
畫



葳 紫 凌

山水

劍門

茂春九叔

廣山八景之一

冠亞寫于新華藝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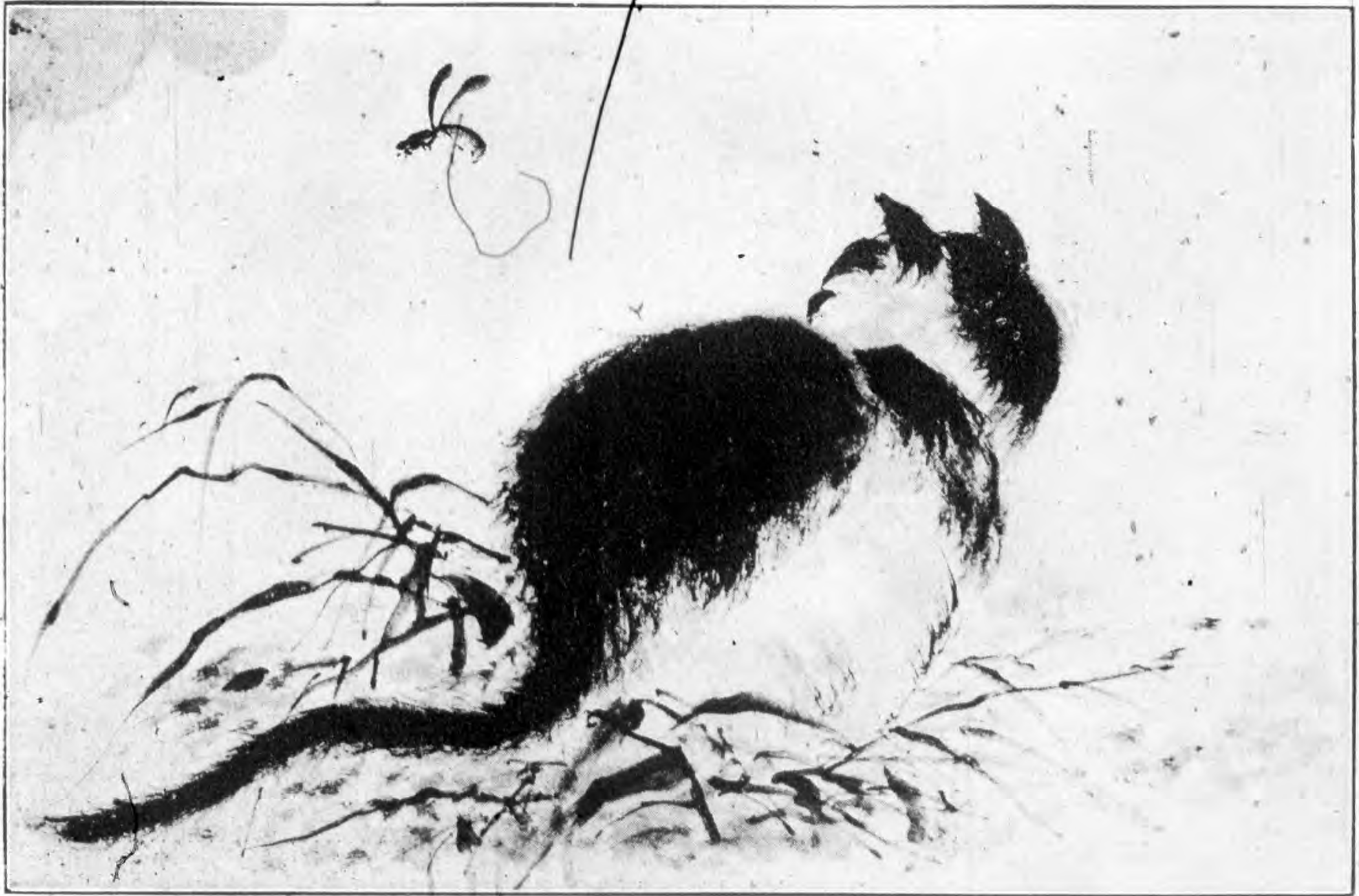
(着色)

寧冠亞

色 着

明 喜 冷

貓



到處光

鐵網珊瑚

慈利女子高等學校孫蔚青題

敬祝
寧生又藝書
曙社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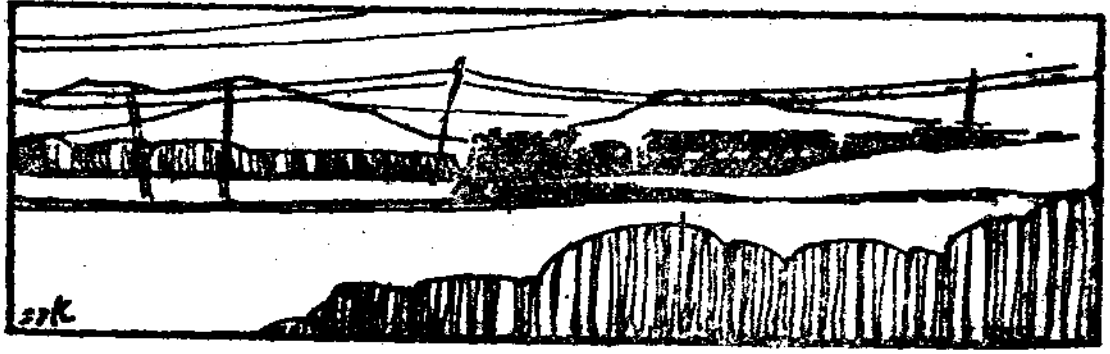


半窗月落
梅無影
三徑風來竹
有聲

庚午齋臨池稿之三

汪儂制





目

錄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卷 第六集 目錄

卷首

本刊投稿諸君肖像

圖畫

翎毛水彩（三色）

..... 浙江杭縣高級商科中學 薛寅初

風景水彩（三色）

..... 浙江金華省立第七中學 陳章藩

寫生水彩（三色）

..... 江蘇上海新華藝術大學 寧冠亞

桂青爲自己攝影（在西湖黃龍潭）

五箇月的兒子乃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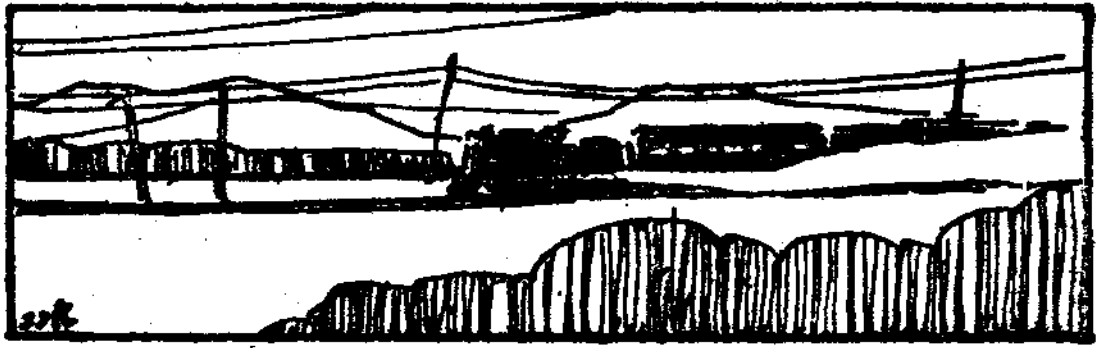
..... 編者

十四歲的女兒紫葳

..... 編者

山水（墨筆）

..... 江蘇吳縣 陸壽申



風景(水彩).....	陸壽申
風景寫生(水彩).....	湖南長沙復初中學曹星明
子母猴(水墨).....	江蘇崑山錢鑄
風景(鉛筆).....	曹星明
人物(着色).....	江西德化縣立中學陳雄謀
翎毛(墨筆).....	江蘇高郵李寒吻
紅梅.....	河南湘潭高小畢業左榮
山水(墨筆).....	陸壽申
蘿蔔(水墨).....	凌紫葳
山水(着色).....	寧冠亞
貓(着色).....	江蘇上海茗東公學冷喜明
到處光明(題字).....	江蘇如皋葉德會



鐵網珊瑚(題字)..... 湖南 孫蔚青

行書..... 湖南 汪儒烈

語體文

革命與人生..... 江蘇 上海 陳銘彝

寫給弟弟..... 湖北 黎系業

再給弟弟..... 黎系業

牛津大學生生活的片斷..... 江蘇 上海 張民養

我過去之一瞥..... 江蘇 上海 寧冠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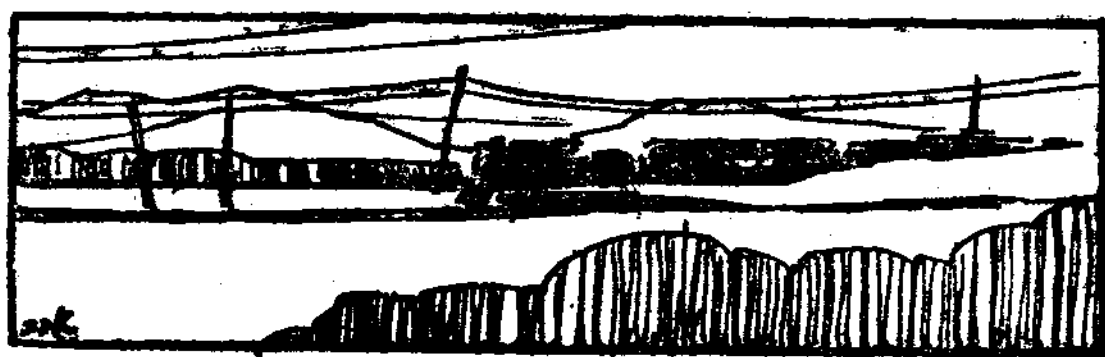
涉足佘山記..... 江蘇 上海 楊杏道

西山之遊.....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 戚維翰

文

題汪小峯贈鳴歧公遺畫..... 江蘇 楊同蘇

廢舊曆議..... 江蘇 解吉昌



非戰……………江蘇如徐國樂

卞莊子刺虎論……………江蘇如解濟

子路聞過則喜說……………江蘇郭蔭昌

我之愛國心……………安徽胡萬里

讀紀曉嵐警者感言……………福建黃孟先

書鐵血政策後……………浙江呂何均

韓公漱白墓誌銘……………解吉昌

新建七十二烈士亭記……………江蘇如楊同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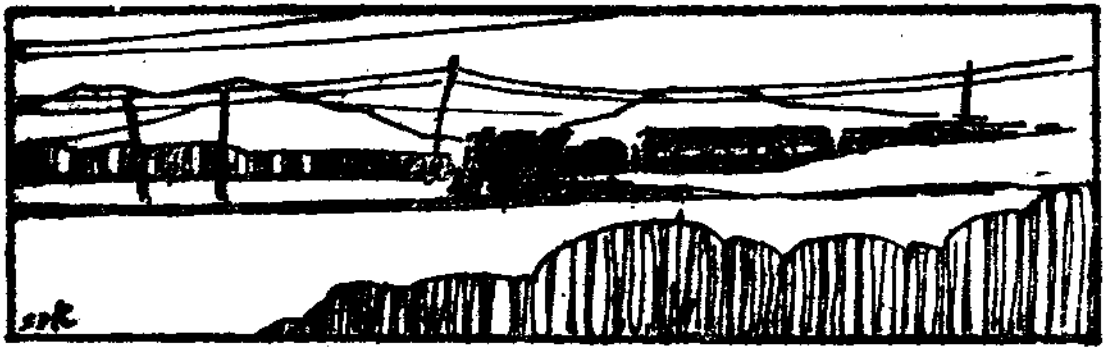
追記平生快事一則……………江蘇無錫國陳學斌

時計之自述……………松江潘鳴平

本期經過之見聞錄……………四川岳池羅鄭

給振聲……………安徽胡觀璠

爐峯春遊記……………浙江紹興沈文娟



遊穹窿山記……………上海廣華公學畢業 李渭濱

吉羊菴看牡丹記……………李渭濱

春遊探勝錄……………江蘇無錫輔仁中學 蔡維濟

語體詩

清冷的午夜……………江蘇南通張謇中學 趙季超

望海樓頭……………趙季超

三箇土匪的槍決……………山東青州 商拙亭

毀滅……………浙江上虞 楊廣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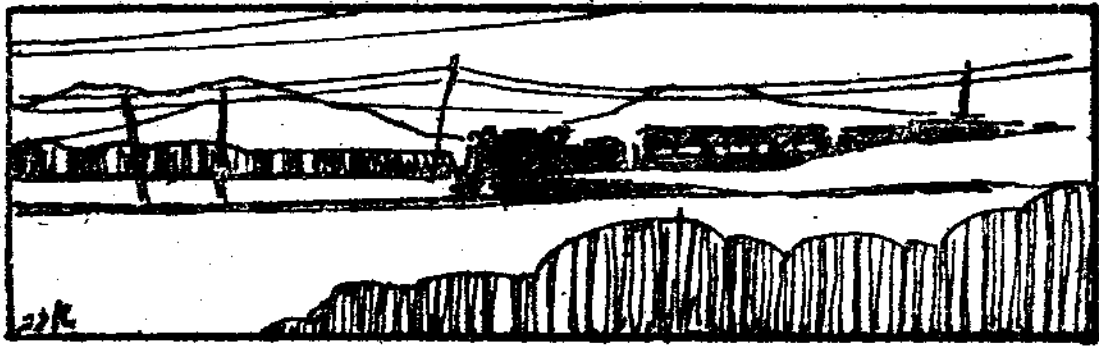
陳蹟……………江蘇第一農校 劉洪需

愛之花……………國立北平大學第一師範 戚維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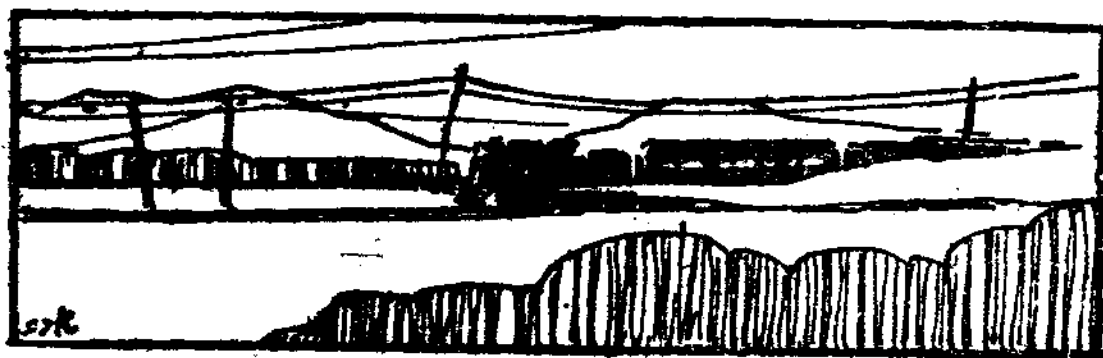
問我……………戚維翰

疑問……………河北正定省立第七中學 劉洪河

江岸遠眺……………四川龍師範 高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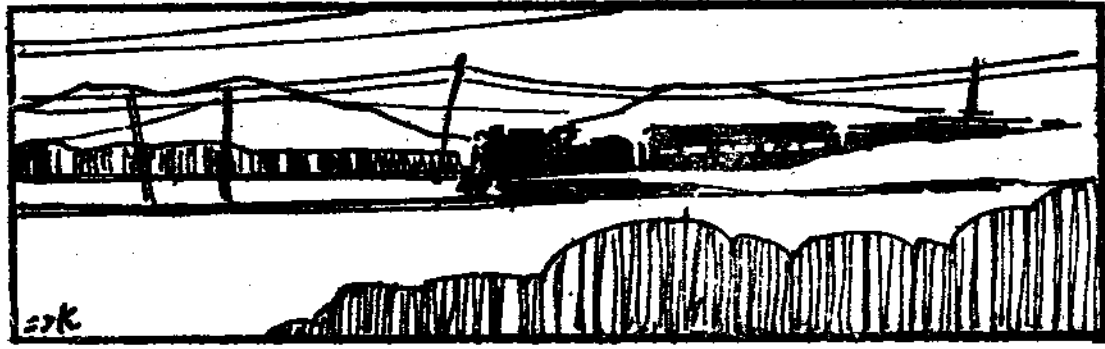


海濱月色	福建廈門集	會春霖
幽寂	美商業學校	會春霖
海浪	劉洪河	
愛之問答	江蘇上海	古文光
我	湖北漢陽	徐翁
赴敵	江蘇奉賢	徐誠瑩
分飛	福建上杭	林其貞
小詩	林其貞	
新年述感	湖南新化	佩英
騎兵	河南汲縣	戴錦源
歌盲	五師範學校	戴錦源
雜感	江蘇上海	胡文元
小詩	奉天遼中	賈榮顯



詩

小詩	吉林長春公學	單庚生
小詩	江蘇東臺	趙建城
落花	江蘇泰縣	王怡親
小詩		王怡親
新月		王怡親
贈情敵		王怡親
鄉下人	浙江杭州兩縣	陸聯芳
學徒苦		陸聯芳
旅津秋暮感懷	浙江吳興	孫季臯
旅津八月中秋	甲商畢業	孫季臯
秋夜有感二首		孫季臯
家況自述誌感		孫季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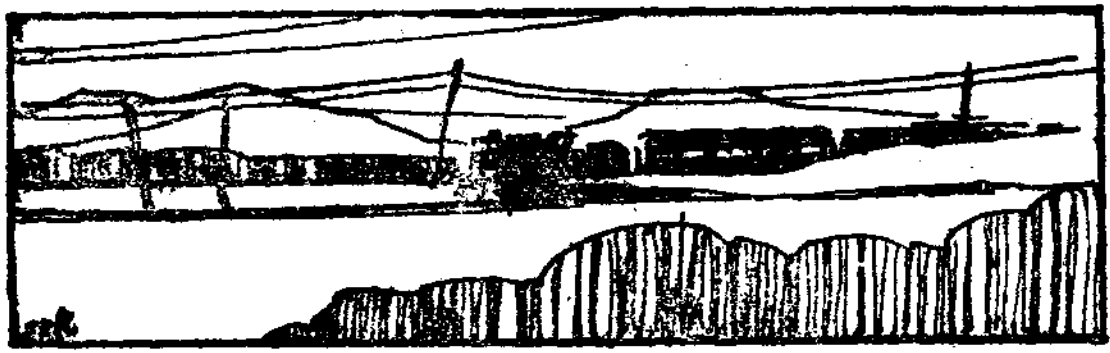


送春·····	安徽大通 求志學舍	查慈霖
暮春卽事·····	福建上杭 立本學校	包我齋
讀斷腸詩詞書其尾·····	日本廣島 高等師範	朱蘭澤
去國吟·····	安徽六安 第一高小	方昀青
答某女士·····	安徽公立 法政專校	錢立先
詠史·····	湖北漢口	李白葵
雜感·····	湖北漢口	李白葵
別金陵赴蕪湖偶成·····	湖北漢口	李白葵
莫愁湖感賦·····	湖北漢口	李白葵
登蓮花峯·····	湖北漢口	李白葵
文殊院·····	湖北漢口	李白葵
詠傘·····	江蘇東臺 振新學校	江增瑞
柳絲·····	河北新樂省 立第二師範	馬如龍



目
錄

重陽誌感	馬如龍
咏古墨	江蘇 宋瘦厂
祝立本母校廿週紀念	福建上杭 立本學校 范貴長
祝建菴先生七秩大慶	范貴長
春寒	廣東大埔 李氏學校 徐葆楨
送春	徐葆楨
雪意	湖北 江陵 鄧明月
中秋月	鄧明月
客中題壁	湖南 耒陽 伍嶽雲
即事	伍嶽雲
憶友	伍嶽雲
秋夜	安徽蕪湖爲 毅女子中學 薛錦文
詠菊	薛錦文



月夜遊慈雲菴……………江蘇鹽城縣 王章益

登城東樓望景范亭……………王章益

七了口望黃花漁船……………江蘇南京國 顧兆祺

首夏卽事……………奉天遼陽縣 王慶俊

和金西林先生秋柳原韻……………江蘇黃渡嘉 張菊隱

傷春曲……………安徽休寧雲 余其華

小說

瘋人畫……………江蘇上海 繆啓愉

波折——社會日記之一……………浙江金華省 程尙俊

汽笛的神祕……………江蘇無錫 蔡維濟

劇本

學生的家庭……………江蘇上海 楊 鈺

皇帝夢……………江蘇省立第 李質之



目
錄

游藝

養貓的常識……………江蘇如楊同芳

天秤……………安徽周樵

螃蟹……………安徽六安方昀青

螢鶴……………第一高小方昀青

雜俎

趣話

雙桂軒漫筆……………常熟縣立中學張思堯

閒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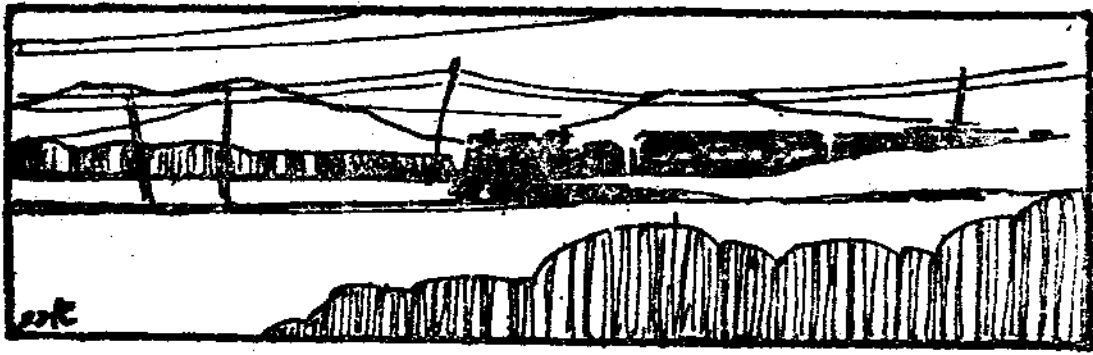
玫瑰筆記……………江蘇如中學解吉昌

慈竹廬隨筆……………江蘇如中學楊同蘇

叢話

拾錦……………福建上杭林其貞

一一



還讀我書室漫筆……………
 安徽六安方昀青

聯話

愛桂齋聯話……………
 江蘇泰縣王怡親

藝話

篆刻史略說……………
 浙江新昌唐伯癡

通訊

陳君秀峯通函

王君超凡徵函

胡君嘉炷徵函

第十三屆對聯揭曉

第十四屆徵求詩鐘



語體文

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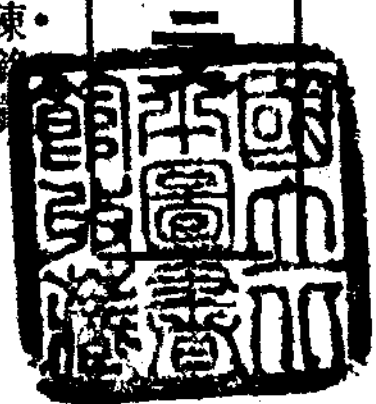
體

革命與人生

陳鈞

在這箇社會轉變的當中，可惜有一般人受了人類的保守性所支配，卻不能切實了解革命的眞價值，對於革命常抱懷疑和厭棄的態度，這種反常——革命——的舉動，在他們實在有些不以爲然；所以有種種的謬見和論調：什麼革命除了暴力的破壞以外，再沒有與人生有更大的價值存在；什麼革命是擾亂國家和社會根本組織的，革命的發生，實在是人生的不幸；這些反對論者，很爲粗淺而可笑，把革命的眞意義失掉了；假如革命的意義果真如這樣的單純、無價值，那末，革命是決不會產生的了。

革命是創造新環境，建設新生命，不絕地尋求眞理，以增進人類的幸福；可是對於現有的惡劣的生活與環境，當然有所不滿。革命分二方面：一是屬於





無形的，和緩的，佔著時間的全部，隨時間繼續的延綿；一是屬於有形的，激烈的，祇佔時間的一極小部。但是兩者的歸宿，皆以增進人類的幸福為主旨。前者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是常有的事，不過為人們所不注意罷了。如鐵放在空氣裏，雖不覺得牠有任何的顯著變化，久而久之，那上面的鏽就積得很厚了。人類在上古時代是茹毛飲血的，因為不絕的革新，所以有現在飲食的進步，這種幸福，不是由於此種革命的結果嗎？這不過是一箇很淺近的一箇例子而已。後者是為人們所注意的，也值得做革命顯著的代表而為重要。歷史上所謂流血的革命就是，為什麼會如此發生？原因是前者的革命不會能盡量發展和努力，把腐舊的生活與環境，漸漸地積厚起來，不得不有一箇總暴發了。如現有的不良政治與經濟組織，竊敗的舊禮教，舊習俗，虛偽的宗教，和一切的惡勢力，如不施以一番的破壞和攻擊，理想的新建設與新生活如何能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經濟，社會根本的存在，固然是他們的誤解，沒有澈底的認識；然而未嘗不是這種惡劣情形，所他激起們過分的反



應——所以革命并不認破壞，而且須要破壞，不過真革命的破壞，是有目的的，有方法的，以殺人爲救人的，以破壞爲建設的，絕不是一味的暴動和搗亂，這種行爲祇有戴着革命假面具「喫人不吐骨」的共產黨，方忍心做得出，照以上所說，革命是增進人類的幸福；如分析起來，革命對於人生的價值，卻有三點：

1. 革命是進化的象徵——宇宙一切，是時時刻刻在那裏「動」和「變」，不絕地新陳代謝，有的是過去所有的，而現在絕跡了，有的現在所有而以前所未有，有的現在雖有，將來或者未免要消滅。這種現象，即是達爾文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敗亡」的自然演進律；人類既在這箇宇宙以內，當然也逃不了這箇定律。革命就是人類向上努力的表現，也就是進化的象徵。人類希圖在這生存競爭場中爭勝，適應現在世界的潮流，免去落伍而受淘汰的危險，因而對於阻止進化的障礙物，不得不除去而向進化的道上走，革命的事業就從此發生。簡言之，革命就是進化，要想進化，祇有革命！



2. 革命是求解放的運動——這很是明白的，舊社會所遺留下來的，一切惡劣環境把人們束縛得和鐵鎖鎖著一樣；強大的帝國主義者對弱小民族，施以不平等條約和種種的侵略手段與政策，把一箇國家喘歐在他鐵蹄之下，任他蹂躪。革命就是人類用來打破這種惡劣環境的錮閉，和帝國主義的迷夢，以求解放的。換句話說，解放的獲得是要有代價的——革命，不是那些無抵抗主義者所能享受。總理在遺囑上告訴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要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因而知道我們現在所要解放的是自由平等。同胞們，同志們，如要獲得自身的，國家的，以及世界一切人類的自由平等，唯有用革命的方法！

3. 革命是促成和平的先聲——的確，凡是人類，——除了幾箇殘忍的軍閥，和野心的帝國主義，——誰不願意和平？尤其在現在「創痛餘生」的一般人，要求和平的心更加迫切。革命就是促成和平的澈底辦法，最能滿足人們的希望。不過有人要這樣狐疑，革命的本身，首先就不是一件和平的事，怎



麼反有促成和平的可能性？要知道革命是求一勞永逸的方法的，因為這種不穩健的社會情況，和一切惡勢力，都有危害社會的安寧，妨礙世界的和平；革命就是不惜犧牲暫時的和平，把這些危險物除掉，以求長久的和平，根本的和平。所以革命不但不是破壞和平，並且是促成和平的福音！

由前面的結論，我們既可以決定革命是以增進人類的幸福為歸宿，與人生有最大的價值的；不過革命如果上了歧路，——即錯誤的革命那就糟了，不但不是進化，而且是退化，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與和平，並且要加倍受著壓迫和擾亂的痛苦，豈不很危險嗎？同志們！同胞們！我們的四週，都是些惡魔在那裏狞笑招手，我們切不可受他們的引誘和欺騙！只有向前面的大道上走！放出我們的光明——三民主義——遍照著大地的一切。

寫給弟弟

黎系業

釋岑：



分別已一箇多月了！祖母父親母親都健康麼？你的兩位姊姊可好？幼岑想很會說話了。這都望你告訴我的。

我在省城裏很好，不勞你罷念！並望你轉告家中。

你現在能安心讀書麼？一箇人要不認得字就很不方便了。你知道麼？縱不勉強用功來耗費精神，也要不偷懶才好。

天氣寒煖不時，多易致病。——這些事都有母親照料，倒不用我耽憂，不似我一人，在外面，孤單單地，沒人幫忙呢。

學校裏照常上課，功課都是熟的，不甚勞心，只是學校的編制太呆，曉得的他偏要教，已學的他強著你學；一本老本經聽厭了，自家去學新的，又沒機會。一天到晚起牀，上自習，下自習，喫稀飯，接著又上四堂，便喫午飯；喫了午飯，又上四堂，才喫晚飯；晚飯後兩堂自習，便是就寢，點名熄燈；一天共搖三十一次鈴，我也只得隨著鈴聲混去，還有什麼生氣？弟弟！我希望你將來升學時，不受這種教育。



寫到這裏，可惡的鈴聲又敲碎了我的心緒，就此擱筆了。祝你

近好！

少岑四，一二，於一師

再給弟弟

黎系業

穉岑：

前天的信你當已收到；未得著回信，很是不安；或者你自家還不會寫信吧！我近來害眼睛，害得和瞎也似的好久不能寫信了；你究竟是眼睛很好的人，爲什麼同瞎子一般地不能寫信呢？穉弟！我們並不要做什麼洋翰林高等華人；也不是學幾箇字了來替人成田約起認稿……只求可以一肚子的思想用筆述出來，不做作，不矯造……便合於我們讀書認字的目的了。最可惡那般教員，去逼著學生依他出的題目做文章，題目又出的不通。前天我堂裏的國文改課教員，經一些捧場學生捧得高興了；國文教員已承認古董學生的要求，講義完全印古文觀止了；改課教員便出起經題來。上一箇星期出了



語體文

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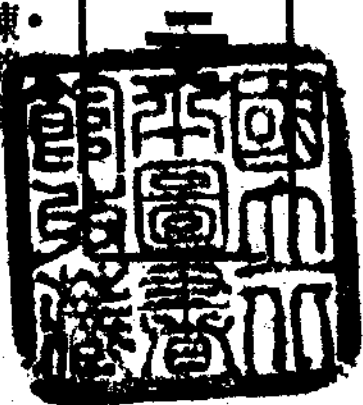
體

革命與人生

陳·
鈞·

在這箇社會轉變的當中，可惜有一般人受了人類的保守性所支配，卻不能切實了解革命的眞價值，對於革命常抱懷疑和厭棄的態度，這種反常——革命——的舉動，在他們實在有些不以爲然；所以有種種的謬見和論調：什麼革命除了暴力的破壞以外，再沒有與人生有更大的價值存在；什麼革命是擾亂國家和社會根本組織的，革命的發生，實在是人生的不幸；這些反對論者，很爲粗淺而可笑，把革命的眞意義失掉了；假如革命的意義果真如這樣的單純、無價值，那末，革命是決不會產生的了。

革命是創造新環境，建設新生命，不絕地尋求眞理，以增進人類的幸福；可是對於現有的惡劣的生活與環境，當然有所不滿。革命分二方面：一是屬於





無形的，和緩的，佔著時間的全部，隨時間繼續的延綿；一是屬於有形的，激烈的，祇佔時間的一極小部。但是兩者的歸宿，皆以增進人類的幸福為主旨。前者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是常有的事，不過為人們所不注意罷了。如鐵放在空氣裏，雖不覺得牠有任何的顯著變化，久而久之，那上面的鏽就積得很厚了。人類在上古時代是茹毛飲血的，因為不絕的革新，所以有現在飲食的進步，這種幸福，不是由於此種革命的結果嗎？這不過是一箇很淺近的一箇例子而已。後者是為人們所注意的，也值得做革命顯著的代表而為重要。歷史上所謂流血的革命就是，為什麼會如此發生？原因是前者的革命不會能盡量的發展和努力，把腐舊的生活與環境，漸漸地積厚起來，不得不有一箇總暴發了。如現有的不良政治與經濟組織，竄敗的舊禮教，舊習俗，虛偽的宗教，和一切的惡勢力，如不施以一番的破壞和攻擊，理想的新建設與新生活如何能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經濟，社會根本的存在，固然是他們的誤解，沒有澈底的認識；然而未嘗不是這種惡劣情形，所他激起們過分的反



應——所以革命并非認破壞，而且須要破壞，不過真革命的破壞是有目的的，有方法的，以殺人爲救人的，以破壞爲建設的，絕不是一味的暴動和搗亂，這種行爲祇有戴着革命假面具「喫人不吐骨」的共產黨，方忍心做得出，照以上所說，革命是增進人類的幸福；如分析起來，革命對於人生的價值，卻有三點：

1. 革命是進化的象徵——宇宙一切，是時時刻刻在那裏「動」和「變」，不絕地新陳代謝，有的是過去所有的，而現在絕跡了，有的現在所有而以前所未有，有的現在雖有，將來或者未免要消滅。這種現象，即是達爾文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敗亡」的自然演進律；人類既在這箇宇宙以內，當然也逃不了這箇定律。革命就是人類向上努力的表現，也就是進化的象徵。人類希圖在這生存競爭場中爭勝，適應現在世界的潮流，免去落伍而受淘汰的危險，因而對於阻止進化的障礙物，不得不除去而向進化的道上走，革命的事業就從此發生。簡言之，革命就是進化，要想進化，祇有革命！



2. 革命是求解放的運動——這很是明白的，舊社會所遺留下來的一切惡劣環境把人們束縛得和鐵鎖鎖著一樣；強大的帝國主義者對弱小民族，施以不平等條約和種種的侵略手段與政策，把一箇國家喘歐在他鐵蹄之下，任他蹂躪。革命就是人類用來打破這種惡劣環境的錮閉和帝國主義的迷夢，以求解放的。換句話說，解放的獲得是要有代價的——革命，不是那些無抵抗主義者所能享受。總理在遺囑上告訴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要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因而知道我們現在所要解放的是自由平等。同胞們，同志們，如要獲得自身的，國家的，以及世界一切人類的自由平等，唯有用革命的方法！

3. 革命是促成和平的先聲——的確，凡是人類，——除了幾箇殘忍的軍閥，和野心的帝國主義，——誰不願意和平？尤其在現在「創痛餘生」的一般人，要求和平的心更加迫切。革命就是促成和平的澈底辦法，最能滿足人們的希望。不過有人要這樣狐疑，革命的本身，首先就不是一件和平的事，怎



語體文

麼反有促成和平的可能性？要知道革命是求一勞永逸的方法的，因為這種不穩健的社會情況，和一切惡勢力，都有危害社會的安寧，妨礙世界的和平；革命就是不惜犧牲暫時的和平，把這些危險物除掉，以求長久的和平，根本的和平。所以革命不但不是破壞和平，並且是促成和平的福音！

由前面的結論，我們既可以決定革命是以增進人類的幸福為歸宿，與人生有最大的價值的；不過革命如果上了歧路，——即錯誤的革命那就糟了，不但不是進化，而且是退化，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與和平，並且要加倍受著壓迫和擾亂的痛苦，豈不很危險嗎？同志們！同胞們！我們的四週，都是些惡魔在那裏狞笑招手，我們切不可受他們的引誘和欺騙！只有向前面的大道上走！放出我們的光明——三民主義——遍照著大地的一切。

寫給弟弟

黎系業

釋岑：

五



分別已一箇多月了！祖母父親母親都健康麼？你的兩位姊姊可好？幼岑想很會說話了。這都望你告訴我的。

我在省城裏很好，不勞你罷念！並望你轉告家中。

你現在能安心讀書麼？一箇人要認得字就很不方便了。你知道麼？縱不勉強用功來耗費精神，也要不偷懶才好。

天氣寒煖不時，多易致病。——這些事都有母親照料，倒不用我就憂，不似我一人外面，孤單單地，沒人幫忙呢。

學校裏照常上課，功課都是熟的，不甚勞心，只是學校的編制太呆，曉得的他偏要教，已學的他強著你學；一本老本經聽厭了，自家去學新的，又沒機會。一天到晚：起牀，上自習，下自習，喫稀飯，接著又上四堂，便喫午飯；喫了午飯，又上四堂，才喫晚飯；晚飯後兩堂自習，便是就寢，點名熄燈；一天共搖三十一次鈴，我也只得隨著鈴聲混去，還有什麼生氣？弟弟！我希望你將來升學時，不受這種教育。



寫到這裏，可惡的鈴聲又敲碎了我的心緒，就此擱筆了。祝你
近好！

少岑四，一二，於一師

再給弟弟

黎系業

釋岑：

前天的信你當已收到；未得著回信，很是不安；或者你自家還不會寫信吧！我近來害眼睛，害得和瞎也似的好久不能寫信了；你究竟是眼睛很好的人，為什麼同瞎子一般地不能寫信呢？釋弟！我們並不要做什麼洋翰林高等華人；也不是學幾箇字了來替人成田約起認稿……只求可以把一肚子的思想用筆述出來，不做作，不矯造……便合於我們讀書認字的目的了。最可惡那般教員，去逼著學生依他出的題目做文章，題目又出的不通。前天我堂裏的國文改課教員，經一些捧場學生捧得高興了；國文教員已承認古董學生的要求，講義完全印古文觀止了；改課教員便出起經題來。上一箇星期出了



一箇題目，是「兵不戢將自焚。」我提筆寫道：「甚矣哉題目之不亨也！既不
言火，將何以焚……先生既削足以爲題，吾亦不得不潦草以塞責！夫兵
……」交了上去，蒙他濃圈墨點，還加了很好的一箇批語，頓時滿堂抄
誦，傳遍全校，我自家倒忘記了。他所以濃圈墨點，因爲說的不錯，未敢刪去，不
如多加些圈，使字跡模糊，衍飾旁觀的耳目；至於加好批語，不過來灌迷湯以
免決裂罷了！倒使我挑不起釁了！他因此變了章程，出了幾箇什麼回顧錄見
聞記……我便又把他的笑柄寫上去，尾上還找上兩句「污我秃筆錄
此穢事，」把他們自校長以下一般結夥求財的斯文強盜罵得箇痛快；並涉
及某督辦求雨的事。呈了上去，依舊是濃圈墨點了，我再也不去惹他們了。橫
直革命軍要打來的，吳大帥將不成問題的。

本來望別人去革是不對的，鬧不起來也落得清閒一下。

我不說我在害眼睛麼？爲了害眼睛，又惹了一場是非，這兩天火食很壞，加
以一些菜又是和眼睛反對的，跑到飯廳去，只坐坐玩玩，略略喫點，等同房的



捲著出來；自家已是不能單獨行動了。那一天上午，學校裏懸出一牌，同學念給我聽，才知道有某一桌因為火食不好，丟了碗，校長判定，那桌上人各記大過一次；同時又罰廚房在那桌上添一碗菜，並規定以後碎碗，一律除名。當天下午，又有三處丟了碗，這種「閔不畏死」的人，本可除名的，但是一種無畏精神又大可欽佩。我趨去看碎了的碗，不覺到了那桌改過罰菜的附近。當然，記了過去多喫一碗是很可恥的，那碗菜都未有喫；廚房的老板又在那裏揀他們，並且說「那三箇明天就請他滾出了！」以後便喃喃地罵起來，我一搭嘴，他便倚勢辱我，我一時火起，拿起碗望廚老板臉上丟去，他便趁空去找校長；我依然坐著不動，自家做事，自家受，也不懼怕什麼。不一會校監來了一箇，他道：「你在害眼睛，這碗是失手掉下的麼？」說時使箇眼色，叫我不承認。我道：「不是！我在那邊喫飯，怎會失手到這裏來？」——是我摔的，別要冤枉（？）我。」校監倒是好笑，說：「那你就開除了！」我說：「校長要開除是可以的，本來我是不能附合他的。若以這事開除我，那可不行……」——上午不有牌



示麼？」他說。「那箇矛盾的牌示我不管他。我來學裏，只能守校規，不能由他擺弄。到那裏守那裏的規則，是我的責任；你擡頭看看：飯廳規則第一條不是說「打碎菜碗，照價賠償麼？我認賠好了！」廚老板喝道：「誰要你賠，請你滾蛋……」我道：「怕除名也不到這裏來了！任你去辦。」我說了拿脚就走，校監私下說：「我決不說你是有意的。」明天早上，校裏出了牌，那三箇碎碗的又記過了；聽說記過還是磕頭求出來的。可沒有我的名字。事後調查出來，那夜廚子哭著再開除我，校監不允，有一箇校監說「我一天看他寫了好的字，站在他背後看，他也不知是我。回頭打我一下。我看他儼乎有點神經病，可很會做文章呢？他什麼都不怕，在他身上出氣是無益的……」校長聽了，便把我這正兇寬恕，拿那三位同學開心。禪弟！你看不要說我在校專門惹是多非，欺壓校工……要知我住師範，本來喫的公款，公款是那裏來的呢？是徵自民間，換言之：就是剝奪勞苦工農的血汗來養我們的，當然對於工友要優待他。校外甚麼東西都是工人做的，即如碗碟一樣，假使我們同情於工人而去摧



毀他用血汗換出來的用品，當然是不對的。況且許多窮漢終日勞碌，還在喫糠喫糟，我們飽食安居，坐食其餘，再要拈精擇肥，未免太過不去。直和我去年回家對你講的那用飯洗碗，把飯團到處拋的公子小姐們一樣可惡。這種貴族習氣，是不是我們所應有的呢？但是我們雖喫的公款，不是直接由百姓給我們的中間，經了多少剋扣，才到校長手裏，現在校長又和廚老板勾結來圖中飽，使我們饑餓，當然是不甘的。廚老板上承校長意旨，下凌廚工，旁及於學生，甚至連校工的火食都賺起來，怎能稱他是工人。至於碎碗，本是偏於粗暴，可是對於他們這般假斯文的東西，除掉了碎碗也難以出點兒氣。碎碗的事算告結束了。又出了一樁怪事。就是這天晚上，一箇同學睡在牀上燃燭看書，燭一倒把人家牀上的帳子燒著，人也燒醒了，從火上滾出，一時驚動了全寢室，不明事由，一味亂跑，有跳窗破頭的，有下樓失履的……撲滅以後，大家圍著談論，多數赤身露體，還不覺得，有一箇同學說好多……啊！那些人便一閃散了，這箇同學低頭一看，自家也未穿袴子，很是慚愧，也一溜煙兒去了。

真是好笑！我和被災的同在一樓上，只隔三間，幸喜未有波及。第二天懸牌，燃燭者除名，又規定了一條：「寢室燃燭，立即除名！」平日不防備，鬧了禍再來規定，無味得很！我們喫飯不是繞過一箇大湖麼？倘再有失足落水的，又加一條規定，我們將不能喫飯了！哈哈！

眼睛將好，不能多寫，終結順頌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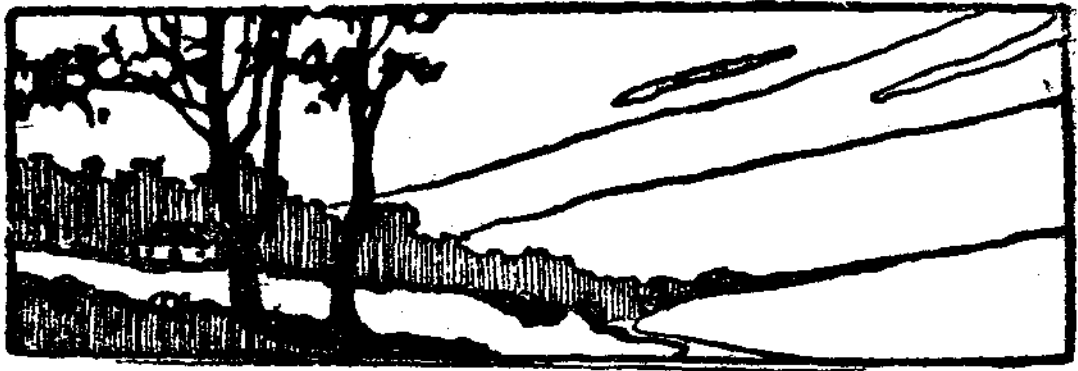
少岑五，四。於武昌一師。

牛津大學生生活的片斷

張民養

近年來中國出外的留學生，祇有年年的增加，而無或減的趨勢。在這些到外洋的留學生中，其往美國者約佔多數，其次的是歐陸各國，到英國去的則較少。這是甚麼原故呢？是英國的大學比不上美國大學的完備與美滿嗎？是美國大學有特別能吸引中國學生之處在嗎？

籠統的說，英國的大學並不見得比美國的壞，但我們也不敢概括的說美



國的大學一定比不上英國的大學。在英國，有幾箇大學是很有名的，如牛津（Oxford）及劍橋（Cambridge）等大學。這二箇大學有他們很久長的歷史，在文化的發展史上，也佔有很重大的位置。在美國也有很好的大學，值得我們稱羨。不過這二國的學制，多少是不相同的。在英國要得一箇「學位」是很不容易，但在美國則比較簡易得多了。我們常可聽見有許多的中國留學生（雖然不能說完全是）到美不過半年或一年之久，就戴著「博士」或「碩士」的高帽子得意洋洋地歸國來了。

此外，我們知道英國是著名的守舊國家，他們的學校，自然也免不了受此種風尚的影響。所以非常拘泥於禮節，管理上也很嚴格。在美國則不然，在他們國內，充滿著自由的空氣，流溢著民主的精神。這正是喜新趨奇的中國時髦學生的天堂，難怪一般的留學生的趨之若鶩了。

在下面我要把英國一箇資格最老的牛津大學的學生生活簡略地寫述出來，可使一般讀者知道牛津學生生活之大概，及英美二國大學生活不同



之處，並可證明我上面所說留英學生之較少的原故。不過在這裏我要申明一句我至今並未出過國外一步，就在這一生，也許不會有這樣的夢，此篇所述大多係根據外人的原著，所以與事實不對之處也許有之，我極誠希望一般熟知牛津情形的洋狀元們不吝賜教！

牛津大學是由約二十五箇分立的學院（Colleges）所組成的。每箇學院都有他們自己壯麗的校舍，廣大的操場，分立於牛津全城自然牛津大學也有幾所他自己的校舍，不過這些校舍，祇當為全大學的總辦公處，這當然不能代表全校的。

這學院是他們的中心，是各自獨立的。每箇學院都有他們自己的教授，課堂，宿舍，飯廳，運動場以及其他的建築。他們都互相分開，各自為政，並且競相改進。每院平均約有學生一百二十五人，所以他們都互相認識，教授們也與學生很親近，因此在院內的學生，大多有這一種的感覺，就是他們好像是在自己家裏似的。這與美國的情形大不相同。一以學院為單位，一則以大學為



主體。在美國學生的腦裏，祇有大學的一箇觀念，而英國的學生則適與此相反也。

每箇學院大都有甲乙二組的足球隊及其他網球，棒球與競渡等隊。所以運動也很普遍。他們的「爲運動而運動」(Sports for sports' sake)的精神，是值得我們中國人佩服的。有些學生是屬於乙組或丙組的，但他們並不因此而有所不滿，因爲他們對此層的野心，很有限制。他們並不會發生想加入甲組的欲念，至於加入大學隊，則更夢也不會夢過。這大概是因爲他們有他們的運動興趣，只要這興趣能得到洽意的滿足，他們就很自滿了。但有些美國學生則不然，他們不加入學院隊的甲組，就想加入大學隊，否則寧使不願運動。一若不如是就不能顯耀其威武者。這於英人看來，是一種運動道德上的缺憾。

各學院大多有小規模的辯論會及其他社團。這些小團體，在其他各國的學生視之，則爲毫無意識的。所以有時加入，有時則不加入，因爲這些學生所



須求的是想加入大學的社團，但大學的社團常由各學院小社團的代表所組成的，如他們不先加入學院的各種小社團而求得代表者的資格，那想加入大學社團的欲念，也不過是一箇永不能實現的酣夢吧了。

上面所說的是牛津學生生活之普通的特異之處，現在要說些牛津的傳統觀念了。

這種的舊習慣，有些是很有趣的。舉一箇例說，跳舞是被禁止的，甚至在津城內的私家跳舞，也不容許。這適與現在上海各大學的學生相反，現在的上海學生很多捲入於跳舞的浪潮中去，燈紅酒綠，鬢影衣香，樂而忘返，一若除舞場以外無復有樂土者。牛津學生視之，亦只好退避三舍矣。

牛津各學院的校門，均於每晚九時零五分時關閉一次，關後，在內的不許外出，在外的也不許入內。直到十點半鐘校門又啓，准許出入，不過須出半克郎（約等六角大洋）之罰金。在半夜時，大門就行緊閉，絕對不許出入，如長夜在宿舍，是視為一種極重大的犯規，甚至有開除的危險。另外一箇有趣



的習俗，是執行校規之學監制（Provost system）大學有他自設的巡警，包括二箇爲大學教授之學監，外有八箇所稱爲「牡牛」（Butler）或「猛狗」（Bulldog）的使服者爲之輔助。這箇特異的組織是負有大學訓育之責的。學生的活動由這二箇學監管理，城內的警力是永不來干涉的。他們執行各種學規，犯者即被召至其室，以罰銀執行判斷。此種制度，在美人視之不啻是中古時制度的遺骸（A relic of mediaevalism）在這樣的情形中，真有回復到黑暗時代的生活之感想。

但關於飲酒他們則不加以禁止，牛津的學生可盡量大飲（Drink to his hearts' content），即教員與學生競飲（On drinking bouts），亦不引以爲恥。但是他們對於婦女的關係，是受嚴密的監視。這在英人視之好似爲他們的本分，但對美國學生，則以爲這是侵犯箇人的權利與自由的。

此外還有許多細屑的特異之點。牛津各院無 Collegio yells，甚至想也不會想到過校歌也是沒有的。有組織的啦啦隊（Cheering）也沒有，在比賽足



球時，實在無所謂助威的呼喊。

他們喫的東西，也很優美，不過沒有現在所風行的餃子（Pie）冰淇淋，蘇打水，炙豆等。所以這樣的食品對現在歡喜時髦的學生實在是太枯苦無味了。

最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是英人拒絕任何種的改良計劃。要想把英人從野俗與中古制度的深谷中救出來，那是件異常不易的事情。

再次是他們研習的方法（Method of Study）之不同。牛津大學有三箇學期。每年於十月時開學，這學期約有八星期之久。到聖誕節時他們有一箇六星期的年假。第二學期也有八星期，在復活節時（Easter）又有六星期之假。最後一學期亦爲八星期，暑假則有三月之久。對於演講法（Lecture）則不注重。但舊時之導師制（Tutorial System）則仍流行。等級則以考試之優劣而分高下，這種考試是讀過三二年後才舉行的。

最後我們所要說的，是牛津學生的保守精神。他們到底是英國產的，對社



會的等級 (Social Caste) 異常注重。他們是貴族的，保守的，反對社會的改良，視民主精神如仇敵。總之他們保有英國 Gentleman 的特質，拘泥於禮節。其幼時的扶養是很好的。在未入牛津大學以前，他們是在私立寄宿學校內 (Boarding School) 受教育的。我們所謂的公立學校，他們叫做日校 (Day School)，甚為蔑視。從日校考入牛津的學生甚少，即有之，他們亦必掩藏其事實。

牛津是一箇 Gentle man 聚集的學校，他們對於勞動，非常賤視。一箇英國人能做這樣的事是永不可能的。就是那些要人補助的免費生 (Scholarship) 也不會夢想得到要做這些要情。他們雖然須要人家經濟的援助，可是他們仍舊是所謂 Gentle man 並這樣地堅持著他們舊有的傳統觀念。牛津學生的生活自然非短文所能盡述，上面所說的也不過是其大要者耳。

一九二八，三，八日。在上海。



我過去之一瞥

寧冠亞

在青天白日旗飄颺於我虞時，我就開始服務黨國；自去年三月至八月，其中所作所爲，我認爲確有紀載的價值，現在把他分述如下。

一 故鄉的工作 —— 三月至五月 ——

革軍攻克浙江後，我蘇各縣，均呈動搖現象，偏僻的常熟，也就不穩起來，這時候，我還沒有加入本黨，不過對於工作方面，卻已隨着舊同志盡力地做過不少；迨至常熟光復，才和諸同志入黨，同時並奉令組織區黨部，經過許多曲折，才把他組織起來；因爲當時一般人對於本黨，還沒有認識，而土劣的走狗，復在暗中阻撓着，故進行非常困難，正想努力奮鬥，抱着大無畏精神，大大的把他澄清一下，爲被壓迫民衆謀一些利益，那知霹靂一聲，下令清黨，各級黨部，一律停止工作；正在興奮的我們，也只得暫時擱手，這樣一來，於是我們在精神上，就受到莫大的打擊，而沉痛的紀錄，也就從此開始。



遠行之動機 —— 五月 ——

當我們組織黨部時，對於土劣，當然是處於對敵地位，我們的一舉一動，時時爲他們所監視，而他們的所作所爲，我們也時刻攻擊着，於是積怨日深，大有非各處之於死地不可，清黨令下，我們先所憑藉，遂受盡他們的譏笑，一班無知之徒，也隨聲附和，以爲這些毛頭小子，怎能幹得事體，最可恨者，在稠人之中，說入黨爲上當，——即受誘——於是一唱百和，四週環境，異常惡劣，遠行之念，就此油然而生。

遠行時之情形

馬君文治，邵君健夫，這兩位同志，在未清黨時，對於工作非常熱心，現在處到了這種環境，也就起了一箇遠行的同情心，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呢？這箇問題，卻一時不能解決……好了！馬君恰巧聽得有箇親戚在三十三軍第二路司令部做工作，他告訴了我們，於是就決定到他的親戚那邊去，可是還有一箇問題，最不容易解決的，就是可愛的家庭——父母姊妹弟——唉！吾寫到



此地，不由得心酸起來了。

我由襁褓到現在，從未出過遠門，而我的父母，也從未允許過我離家百里之路的地方去過，現在一旦遠走千里，向着危險之路走去，這是無論如何，不會答應，可以預斷的，但是我們那時的心裏，已堅如鐵石，以危險之路，為平坦大道，反以可愛的故鄉，當作荆棘之域，故毅然決定着不聲不響而走，可是決定是這樣決定，而心中的苦痛，也就筆難盡狀。

在出走的前一天，我們秘密議定，各將暫時必須的衣服及路費等預備着，準備第二天清早出走，這天晚上，不知怎的，我總是睡不穩，而聽那父母的鼾聲正濃，——我和父母住一箇房間裏——唉！他們那裏知道可愛的兒子行將遠行，並且向着危險之路走去呢？這時的我，惟有輕輕地彈着眼淚，暗暗地祝他們的身體康健……一更！二更！三更！四更！雞鳴了！天快明了！我就輕輕地起身呀！我的母親醒過來了，她問着我道，你為甚麼起得這樣早，我心房怦怦地跳着。口裏低低的回答她道，是的，母親！我今天起來，是早一點，因為我有一



點事情要做，呢說是這樣說，可是我的心碎了，我的眼淚也如潮水般流出來了，忍痛着慢慢地走出來開了門，啊！好大雨！怎麼好！我這樣想着，一會兒，馬君與邵君冒着雨走來，問我道，這樣大雨，怎麼辦呢？但是我也這樣狐疑着，他們問我，我簡直不知道怎樣回答，最後，我們才決定道，革命原是痛苦的，這種大雨，簡直算不得一回事，於是三箇人就立刻離開故鄉，可是赴城的航船——我鄉至常熟有三十多里常有商航往來其間——因為下大雨，不能行駛，不得已改變方針，由旱路赴城，走了三四里路後，衣服也濕透了，氣力也沒有了，一方面又怕家裏發覺後追出來，左想右想，祇得叫船赴城，既可避人耳目，又可躲過傾盆般的大雨，更能節省氣力，一舉而有三便，就馬上叫了一隻鄉下的小舢舨，才各安心，好在風順水順，不一會，就到了城裏，立刻搭蘇班輪赴蘇，到蘇時，已經傍晚了，就住在三星旅館內，那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天晚上，在報紙上看見一段新聞道：『三十一軍第二路司令所屬軍隊完全解散：』不消說得，馬君的親戚當然也在解散之列，這樣一來，把我們的熱度，直



退到零點，但是我們又決定道，革命是絕對沒有虛榮心的，我們的遠離家鄉，爲的是革命，是受痛苦，是不願依靠着任何勢力而生存的，於是復由零度而達沸點，第二天早上我們就上火車，向鎮江前進，因爲這時候，我軍已由江南而達江北，直下徐州了，所以我們跟蹤前去，預備到前方效勞，實行我們的志願，車抵鎮江，還是上午十二時的時候，因爲路由不熟，不得不找箇旅館暫時寄存，順便問問，於是就在江邊的萬全樓住下，這天各人就寫信回去，說明出來的理由，與今後的行止，我寫到今後的行止時，不知怎的，總是寫不出來，而眼淚卻已滴滴紙上，更回想到在我出走發覺後的我的父母姊妹的蒼急形狀時，不禁失聲而啼，恨不得立刻插翅飛回去，安慰他們一番。

翌日，問明渡江手續後，就乘民船赴揚州，這船係專由高郵至鎮江的，乘客倒很不少，船價由鎮江至揚一元，飯費在內，可是太慢了，把我們悶得要死，直至萬家燈火，始克抵揚，抵揚後，我們就找到了一箇旅館，叫大新旅館，安置停當，晚餐後，就出外一觀揚城夜景，豈知真湊巧，走出去時，劈頭就看見牆上大



書粉字道：一軍二師四團二營駐福緣寺……一見之下，異常欣慕，蓋四團二營曾在我們常熟駐過一二月之久，我們同他們有很多的接觸，感情方面異常融洽，於是無心遊玩，就回旅館商議一切，預備明日進行。

遠行後之一切 —— 六月 ——

在我們渡江時，身畔祇有七八塊錢，除掉船錢以外，只剩了五塊錢，而未來的日子，坐要坐錢，立要立錢，一日阮囊空虛，身既無長技，點金又乏術，做乞兒還怕羞臉，想到此地，不禁毛髮悚然，於是不得不想箇法子出來，暫濟燃眉之急，唉！想來想去，還逃不掉一箇『家』字！就議定由邵君回家，向各人家中拿錢，由馬君與我去找尋四團二營，這樣商議定了，在第二天早上，就分頭進行，我與馬君找了兩三箇鐘頭，方才找到，那營長叫梁漢明，他聽到我們到了此地，非常歡迎，寒暄後，就問我們的來意，我們就將一切情形，說了他聽，並且請他答應我們在他那裏當箇士兵的要求，他卻笑對我們說，『你們的精神確有殺敵的能力，但是你們的體力，卻沒有當兵的資格，現在你們來得真巧，新



編三十一軍的政治部，還沒有成立，正在招致人才，我現在介紹你們去，做政治工作吧！你們祇要盡力地訓練士兵，使他在沙場上多殺幾箇敵人，那末簡直就是你們上了沙場，你們殺了敵人啊……」他又說，「你們暫時等幾天，待我接洽定妥後，你們就可進去任事。」我們得到如此滿意的答覆，心裏非常歡喜，直把他感激到十二分，停了一會，他又同我們去參觀該寺的古蹟，并畱我們午膳，至下午四時，才回旅館，過了兩三天後，那回家的邵君，還不見他來，而我們身畔，已是不名一文，又隔了一天，仍不見來，於是疑心大起，一方恐怕他回家後被家中扣留，一方恐怕家中生了什麼亂子，愈想愈可怕，愈想愈危險，在不自然而然中長途汽車站——揚州至鎮江有長途汽車——一天走了五六次，眼巴巴地今天過了又是明天，明天過了又是後天，望得心灰意懶，再也不高興去望了，直至第七天晚上，他才——邵君——迤迤而來，他把所以慢來的理由說明之後，就拿出錢來除付了旅館中之積欠外，還多三四十元，於是我們預計可以敷衍過去了，這才安心下來。



揚州一瞥

揚州處運河之濱，是江蘇北部之孔道，在過去的歷史上，是一箇極重要的都會，古人詩中有『腰纏十萬上揚州』的句子，可想而知他的繁華了，自從建築滬寧鐵路之後，就慢慢地衰落下來，古蹟極多，風景也很好，如觀音山，徐園等，均甚可觀，寺院以長生寺福緣寺爲最大，建築魁偉，佈置雅潔，遊於其中，大有四大皆空，飄然塵外的感想。而公園卻名不副實，其中祇有蔬餐品茗而已；所謂花木水榭等，皆付缺如。揚地最不能使我滿意的，有兩種，第一是（水）的問題，（揚地所用的水，大都仰給於運河，每天由伕子運送，於是街道滂沱，幾成水澤，若在空氣潮濕的春天，則整日不乾，而且所得的水，還是泥沙混合，真不衛生到了極點。第二是（妓）的問題，（揚州妓女，很是著名的，把他官私一共計算起來，不下千名，這句話，我在揚州人口中聽到的，確實與否，也不敢必，不過爲害地方，卻可想而知了。

入政治部時的一切 —— 七月 ——



我們在旅館裏住了二十餘日之後，才得到入政治部的消息，那知馬君在這時候，卻兒女情長起來了，——因為被未婚妻一封連一封信的叫他回去——我們也未使阻止，只得任他回去，那知邵君的父亲，卻跋涉千里，遠來揚州，給錢我們，這是使我們十二分感激而不安的，——尤其是邵君——在第二天清早，他就回去，而我們也就入政治部，先見了嚴主任，他對我們說，「現已派你們在九十一師工作，今天十時就要動身的……」我們回出來，就把行李打好號碼，交給勤務兵，一會兒，十點鐘到了，就隨着他們——同志們——下輪，這時一起下輪的同志很多，一共約有三四十人，都係由軍部派出到九十一二三各師工作的，開行令下，即沿運河北上，經邵伯仙女鎮高郵寶應淮安等縣，凡三日夜，至清江浦，抵埠後，九十二三兩師都上岸由陸路赴海州師部，而我們的軍隊——九十一師——聞已南下，駐在仙女鎮故仍回揚州，登陸車行赴仙，到仙後，找到司令部，由司令部派副官領至玉皇閣宣傳隊內。

——在政治部未成立前已有宣傳隊之組織以資訓練新編士兵——第二



天，和我們倆同來的幾位同志，卻奉命回揚，另有任用，只留著我們兩人，孤單單地，異常淒涼。

入政治部後之一切 —— 八月九月 ——

三十一軍軍長是鄭紹虔，副軍長是李明揚，這起軍隊，係由李明揚部和新編孫傳芳軍隊混合編成的，對於士兵的訓練，確是急不容緩，所以在我們進去的第三天，政治部就正式成立，在成立大會閉幕之後，就開部務會議，立即發表委任人員，翌日，就開始工作，我們倆被委為特派員，職務分對外對內二種，對外是政治部的代表，對內是監督和幫助一切的工作。

仙女鎮一瞥

仙女鎮即仙女廟，離揚州十八里，西傍運河，南臨邵伯湖，交通便利，為南北戰爭必經之地，商業很發達，電燈電話黃包車等均備，惟風俗鄙塞，所謂五聖廟者，隨處可見，纏足女子也是比比皆是，而用水的不清潔，則更甚於揚州，我記得有一次赴茶肆品茗，見所泡的茶，呈褐色，少待乃清，而杯底沙泥，卻占全

杯之十五分之一，於是未飲而走，我受到這種感覺後，就立意想把他改革一下，可是那時候，仙地還沒有健全的行政機關，而黨部還沒有成立，接洽無從，祇得請宣傳科每日書就標語百餘張，由我們率領勤務兵出去張貼，細細地把他解釋，觀乎當時一般民衆，很有改革的可能性，到後來究竟能否實行，那就不得而知了。

政治部在仙女廟約有二十餘日，這二十餘日中，除民衆訓練外，更有士兵訓練，因為那時候各團營連的訓練員，還沒委定，所以我們的工作，非常忙碌，每日由全體工作人員輪流赴各團營連演講上課等外，一方面又須顧到傳單標語編輯……等，着實忙得了不得，在八月中，何總指揮——應欽——來揚檢閱由揚州各界及一軍我軍等開歡迎會於第六師範，蒙何總指揮獎勵有加，并於是日晚上宴我軍各級政治工作人員，將工作方針，稍加討論，我們也將工作經過情形，報告了一下，至十時才散。第二日，我們奉到準備開拔的命令，於是就將在仙女鎮時的工作，完全結束，一面預備開拔後的工作，隔了





四五日，就實行開拔，由民船至鎮江，再由鎮江專車赴杭州，本來我們這次開拔的目的，是由浙江至江西，因為當時武漢政府有討伐南京政府之舉，故我方不得不預為防範，那知天網恢恢，當我們至杭州時，武漢的第四軍一部份——賀龍葉挺——卻反叛起來，於是討伐南京政府之舉，完全不成問題，而我們也就停止進行，在杭州之湖邊駐下。

在杭州時的工作，可說比仙女鎮要省力得多，各團營連的訓練員，也已次第委定，而我又調任宣傳科主情報事，故日常除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四時的辦公時間外，一無所事，惟有和二三知己，徜徉於六橋三竺西子湖中罷了。

駐杭約二十日，蔣總司令突然下野，南京政府無形消滅，蓋他們為着不願同室操戈，表示引退，那知孫傳芳卻乘虛渡江，若無何李白三總指揮的極力撲滅，恐枝節更多，民衆痛苦更甚，雖最後勝利仍屬我們，而龍潭等處，已成焦土，死亡盈野，不勝枚舉，這箇我認為國民革命的一點缺陷，其咎誰歸，那祇要



問諸戎首，唉……當蔣總司令下野後，各級政治部奉令解散，我們當然也在被解散之列，於是結束工作，在孤山公園攝了一箇影——全軍政工作人員——復由李副軍長，鄭軍長，各師長請了我們一頓大菜，第二日，整頓行李，各回家鄉，而我的記錄，也就從此結束。

涉足佘山記

楊杏道

九峯三泖是松江的名勝的地方，而佘山在其中格外是有名些，所以去旅行的確不少；你們或者在馬路橋上可以看見有外國人和船夫講價，他們大概便是想到佘山去觀望或打獵的。

雖然說起來佘山是在松江的，但是兩者的距離卻有十八里之遙。想步行去的，那末力弱的是走不動；想乘船去的，但是船價又是不小，而且去時在清晨日光還沒看見，而歸來時要到日已西沉的時間。所以在松的人士，反而難得去的；只有幾位特地來旅行的去遊遊罷了。至於在松讀書的，恐怕有幾位



讀了四五年之久還沒看見余山是怎樣一箇景色呢！

我恨慚愧很懊惱，怎的在松江已讀了二年半的書，卻一次也沒有到過松江的鼎鼎有名的余山。雖然幾次和同學們商量，請他們一同去，但是他們總是說走不動，或者是說認不得路，人太少……的話，句句是使我的希望打消。去年春假裏吾級有教員領導到余山旅行的了，但是我又因為有事歸家，這使我何等的失望和不快！

我是最喜旅行的人，我曾說：「與其在操場上拚命的踢球，想尋一刻兒的快樂，增進一些兒的健康；不如到野外或名勝的地方去跑一次，可以擴張我的眼界，欣賞自然界的愉快，並且也可以達增進康健的目的。」但是同學聽得我說要到余山去，很少有人肯幫助我或是做我的同伴；他們不過在星期日或是節假日到西門街上去逛逛，嶽廟裏去走走，醉白池裏去遊遊罷了。

陽歷新年了，我已經決定不歸家。但是在這箇短期的假裏作何消遣？於是旅行余山的念頭又在我的腦中徘徊，我又和本級的同學們商量，但是很少



幾箇贊同，而且他們又是心志不定，似乎被我強迫着而後情願的樣子。我正在失望的當兒，恰好張君乾生來喚我要我一同伴他到佘山去，這是使我十分的歡喜，我便立即答應他，但他是無錫人，也不認識到佘山的路呢！

於是我們倆便找了趙君祖庸、陸君龍飛等——他們是松江人，並且上幾天他們也跑到佘山旅行，歸校時落的雨像傾盆一般，他們身上滿是水呢！——請他畫一張地圖，指導我們的路程。

向學監計先生拿得了三中的校片，背面寫明了怎樣怎樣的意思，那末跑到佘山好到天文臺裏去參觀參觀。

趙君、陸君等情願送吾們一段路，他們很詳細地告知我們怎樣怎樣的走法，在起始一段難走的路，他們情願領導。這是一月二日的早晨，冷寂的小街上，來往的人還很稀。到了西門外卻很擁擠，他們大都是買賣小菜的人。我們走的很快，冷寂的街道，又現在我們的面前，我恨不得快些離開這可厭的重重房屋，到了佘山達我們的願望好了，又高又大的西石橋到了，「現在你們



可以一直向北走」他們說。但我們倆到底是不熟悉的初行者，所以他們又送我們一段路。

已走在鄉野的路了，田裏有黃的土，有青的樹；這一道灰白色的路是在一條寬闊的河旁，對岸有很多新的舊的牌坊，聯貫成一排，清水中有牠們遙遙不定的影子，好像攜着手送我們似的。「唔，」我想，「金先生油畫寫生的石碑，大概就在這裏罷！」行行重行行，到一處很講究很大的墳牆，見望墳人住的屋，比較鄉人住的小舍，要大三四倍！這不知是誰家的墳墓？

我們很感謝他們送了這許多的路，在這裏便相互分別了，「Good By！」我們倆離開他們向前走了；點頭的，揮手帕的，歡呼的，是分別了。他們立在墳牆口的階上，望不見我們的影子，也回去了。我們現在已經他們的指示，所以像熟路一般了。我們欣賞那清晨的野外的自然景子，我們呼吸那清晨的野外的新鮮空氣，我們不覺得二人是冷靜還是熱鬧，我們只覺得快樂，我們起始像賽跑一般的跑去，可是人的精力有限的，所以不多時便換行一種快速



的行走。大的小的短的的高的橋和樹，和闊的路和黃的田，牠們都吻着我們的足，或是和我們鞠躬而向後退去。婦女和男人們，疏疏的三三兩兩的和我們反對方向行走，他們大概是上松江買東西的。

有時，我們走的路似乎有些疑心，或是竟不認得時，便向一般的路人問。他們紅黑色的臉，頭上有的是繫着手巾；穿着自製的布衫，有的已經有破痕了；他們是很和善的很喜歡的答我們，或是指導我們，所以我們不但走的不差，並且冤屈路也走的很少呢！「南京走到北京，叔叔伯伯叫的不停。」這句成語意思便是出門人要多問，才不致有什麼差誤。好了，青的山我們可以遠遠望見，一箇，二箇，三箇，遠望像一彎弧形，有小崑山，有辰山，不過我認不得那一箇是佘山罷了，而牠們卻和我們一步一步的接近起來！

廣富林到了，這是一箇惟一的小的村市，我們從松江到佘山所經過的那明媚的，光輝的，暖熱的日頭，已經升的很高了，時候也將及中午了，我便買了幾箇餅，像乾料一般的想充充飢，那甜美的味道，起始使我喜歡，但後來我的



腹中可裝不下這些了。

余山是在辰山的右面，遠望不過二者相距數步罷了；以我一雙新近近視的眼睛看去，余山上的天文臺不過是糊糊塗塗的一間鴿棚罷咧，只要向你的目的地努力的走去，總能到底達到你的願望。辰山已在我們的旁邊，那使我們何等的歡喜與雀躍！可是你想一步跨去立即達到你的目的地，那是斷乎不能。我們的路程還遠呢，我們還須要努力的向前走，到余山還有四五里呢！

余山已經到了，再忍耐的走去，去尋那上山的道路，這可是使我萬分的心焦和煩惱；我們總是看見滿斜坡是松柏和竹筴，這曾使我誤認爲數堆的青草或青苔的。

「法人有築的大道，你不必心焦。」乾生說，好，我們再曲曲彎彎的在小路上走去，那寬闊的，平斜的，清淨的大道到了，我們努力的往上跑罷！唉，爬山一步的難，勝似走路一里；我的足都幾乎折斷了，我的兩脚的酸痛，我的額上像



雨一般的汗，幾乎阻止我們的行程。但是努力的走去！要達到目的，請不必顧到足的酸痛與一切困難的問題，終須忍耐的像超人一般的不覺得甚麼困難。此時我的環境，我覺得天氣的熱像大暑時一般，我無意的說：「山上比較平地暖的多啊，這大概是山上空氣稀薄，日光又近，所以容易感受到熱能！」但是實在這是差誤的，因為我們走的路實在是很多了，我們上山時又用了很大的氣力，那煦煦的日光又照耀得格外劇烈些，所以我們現在覺得很熱，「不，山上應該比較冷些，你看外國人夏季避暑不是在山上麼？因為山上的空氣是稀薄，所以應該比較的冷！」乾生說，這句話似乎提醒了我，好像物理上有這些解說的。

偉大的莊嚴的教堂；空場裏山脚下有華麗的精緻的神像；這使我們可以休息一回賞玩賞玩。我們向東漸漸地走去細看那神像，地上的潮濕的泥土，踏上去像美人的皮膚一般的柔軟。「走罷！」像勞工一般的工作我們又要做了。好，到了頂上了，東面坐着三三兩兩的江北人吸煙的吸煙，打石子的打



石子，赤日當空曬的他們的皮膚墨黑。他們很命的用力的工作，使他們源源不休的出汗，一點一滴像珠子一般的汗水在他們的額上滾。他們這般無聊的生活，源源不休互相談話，可以減輕他們不少的厭悶；引起他們無限的歡樂！

天文臺外的門關着，門旁掛着一箇牌子，上面寫着：「本臺關閉，參觀者一概不招待」等字樣；這使我們無限的失望和癡呆。但是既到了這裏，那末不妨敲敲門，「咳，沒有人聲呢，我們走罷！」哈哈，我們剛要開步走離開牆門的當兒，門一聲響，有一箇僕人開門出來了。於是拿校片給他拿了進去，他出來說：「他們還在喫飯，要到二點鐘才可以到臺上去，現在你們可以在外面玩一回再來罷！」我們向他請求，得他的允許到裏面參觀一下。裏面有整齊的道路，精緻的建築物；一圈一圈的冬青，頂上平平的像水平線一般。一圈一圈青球一般的植物，幾乎使我想踢動牠在地上滾；一隻矮小的，活潑的，美麗的，可愛的狗，在花叢中跳來跳去，牠跑到我們的腳旁，使我十二分的驚駭，恐怕



要被牠侮辱呢！山後有很好的鴿房，鴿子在屋頂上叫，忽然一羣「洪洪拍拍」的飛去了。向下望去，有一塊一塊的方田，有一條一條交叉的河道，宛如方格子一般。天馬山，小崑山，辰山等，平平的望去，歷歷都在我們眼前，山後面遮陰的地方，因為曬不着日光，所以前數天下的雪還是厚厚的像粉一般白着的呢！

一箇廚子在山後廚房裏出來，手裏拿着二盆熱氣騰騰很清潔的鴿子和蛋等，走上山來，進小間裏放在滑輪上抽上去了；這大概是給外國人喫的。乾生說是肚裏很餓，所以到廚房門口想買飯喫，那廚子說是這裏不賣飯的，倘有餘着倒可以請我們喫些，但是此地的外國人管的很嚴，所以不能給我們喫呢！當時有一位先生在上面，已而和我們談話了。他問我們是那裏來的，來做什麼的？我們都回答了他。他又問我們：「晝飯喫了沒有？」乾生便說：「沒有喫，所以在這裏想買。」他說：「這裏是不賣飯的，你們肚裏餓，可以到中山（山的中段）去喫。」於是他領了我們到中山，一路上互相閒談，他是姓李，



在天文臺上做着記事員一式的職務。到了中山，他便和一位很慈善的老先生說了幾句，這老先生是姓徐。我們等待一回兒，便有廚子拿出飯菜來，這是他們送我們喫的。喫畢之後，我們便給廚子二角錢，謝了徐先生，又上山了，半道上遇着幾十箇孩子玩着，我問他們在這裏做什麼的？他們回答說是念聖經的。他們都是貧家的孩子，這裏不過是貧兒院一式罷咧！

到了山上，又遇着了李先生，他問：「聽說現在反基督運動很烈，到底爲的什麼呢？」我們便說明種種的理由，文化侵掠啊，他們虐待中國人啊，他們禁止中國學生愛國運動啊。李先生不過搖搖頭，說：「沒有道理，沒有意思。」我們一望而知，他也是基督教徒，但於現在的事是沒甚關係的。我們又和僕人們談話，知道外國人是很專制的，階級是很嚴的。

這箇樓梯是在屋外的，白石的階級，鐵的欄上滿纏着木藤。

該臺長是法國人，稱葛牧師。臺主是西班牙人，都是傳基督教的。

二點鐘到了，噹噹的鐘聲鳴着，一位短身材，長頭髮的先生走上山來，見了



面，十分的零氣，他和李先生引我們到臺上，上面有一箇很大的望遠鏡裝着，他先向上張了後，於是叫我們張，裏面只有一塊畫着格子的玻璃。他向我們說明，這是測量日月星辰的大小和遠近的。我們要求張望星辰和日中的黑點，他說壞了一箇機輪，他人是修不來的，只有一箇外國人是修得來的，這位外國人現在不在這裏，所以現在不能張，並且今天日光太劇烈，所以也不能張。臺裏一切的機械是關於天文的，我們不是專門研究天文，所以也不多看牠。大望遠鏡既然不能張，於是他們引我們到外面，張小望遠鏡。那位短身材的先生拿這望遠鏡對準了日頭，下面佈一張白信封，我們便在信封上可以看見一箇圓日，糊塗中可以看見日中有兩箇黑點，這便是日中已壞的地方了。倘若要拿眼睛去張日頭，那是張不得的，因為這箇劇烈的光要壞眼睛的。倘然拿這光綫照在衣服上，衣服便要焦呢！

日頭中的黑點既然看見了，便張望遠景。西北望去，便是青浦，很明白可以看見有一隻六七層的塔，旁邊還有數間平屋。東北望去便是朱家關（？）



橋石很雜亂，房屋很參差呢。東南望去便是松江，因為這裏光綫照的劇烈所以很糊塗，像大霧中不過隱隱約約可以看見一箇方塔的頂罷咧！這三處地方恰成一隻三角形，距佘山差不多都是十八里，而佘山恰好在他們中間。我們下臺時，看見掛的有日月星辰的圖，這是他們近來觀察所得而記出來的。參觀畢，告謝而去。

徐家匯的天文臺是觀察氣象的；佘山的天文臺是觀察日月星辰的，而氣象附之，我們當時所看見的高在空中的轉的東西，和像電線一般張著的東西，還有井上面的東西，我們承李先生的指導，知道這是觀察氣象，預測風雨等的器械了。此地的天文臺的設備的周至，和望遠鏡的巨大，可算遠東第一。我十分歡喜，因為這是在松江，在中國呢。這裏是被外國人借去的，天文臺是外國人建造的。呵！那使我變歡喜為傷心了。

在途中看見一箇大滑輪運着東西，機聲一噸噸，一隻又重又大的箱子漸漸上山去了，三四分鐘間，又下來一隻空箱，這樣去而復反，利用機器來運



東西是很便當的，原來余山又要建築一所大教堂呢！

去時一路的東西都未嘗觀察，所以回時便要好好的看看。有很多的人在辰山開山；山上，山下山旁，都有人很命的鑿石子。最危險的是山頂旁邊的人，他坐在很高很危險的地方鑿着，倘然一失足，立即跌下而身化爛醬，但這用不着我擔憂，他們想要喫飯，不能不做這種勞苦而危險的工作。

再過去有二三間小工廠，機聲軋軋，很大的石子都軋成粉碎，這是作水泥用的。

因為恐怕時間夠不著，所以未曾爬得辰山，但是那辰山的景况，終是留戀在我的心裏，一回頭，卻看見那辰山上有紅色點點，這不是廟宇麼？廣富林過去，有亭翼然去時我卻未曾留意，聽說這便是古時傳下來的九里亭。

一幕一幕的影片退還我的眼簾中，不過光線要黑暗一些，這林中有二箇法國「密斯」在那裏遊玩，這是從前所沒有的。

到了校中有輝芒的電燈，和喧嘈的同學，都像迎接我們，請我做一箇報告



似的，我便做這篇游記！

十五年，一月，廿八日

西山之遊

戚·維·翰·

北平在大平原之中，登高四顧，一望無垠，只有西直門外遠遠地可以看見一帶連峯，如煙如雲，綿亘不絕；這如雲如煙的連峯就是膾炙人口的西山。西山有一處，名曰香山，距北平城約四十里之譜，為北平城外的名勝之一，不但炎炎的夏天，中外人士的往山中避暑者很多，便是春秋佳日，亦不少名人美女的游蹤。我到北平已有二載，久聞西山之名，久見西山之形，都為人事牽連，直至今秋方能躑躅其間，一賞廬山真面；名山之游，雖云小事，然非資本家，闊大人，亦談何容易！故我之斯游也不可不留一點痕影。

(一) 臥佛寺

九月七日清早，我和朱元松吳琅璣朱文齋四人，各坐了洋車，同出西直門。



一路沿河而行，河中綠荷褪色，蘆葦初花，高粱粟米，穰穰滿野，已是一片深秋景象了。車中昂頭西望，遠見連峯綿亘數十里，車夫說：「樹林深處，便是西山最好的香山。」

我們先到臥佛寺訪友人何璟，因他避暑西山，爲日已久，請他做箇領導。到寺時，何君正伴幾位學友在喫飯，就請我們同喫，我們也因肚子已有幾分飢餓，便毫不客氣。菜和飯都是他們自己做的，白菜豆腐，冬瓜白肉，倒覺得別有風味。飯後閒談了一回，即同游臥佛寺。寺在山麓，門前有一池，中架石橋，隔池爲二。池內紅色鯉魚成羣，時浮時沉，頗豔人眼。池後壁有石龍頭二，泉水淙淙，自龍口吐出池前，有一進寺的大道，成一斜面，道旁古柏掩護，綠陰深處，有水菓攤三四鋪；我想此間擺攤的小販，亦有不少的清福。寺分三座，圍以兩廂，建築的宏壯，頗類皇宮，可惜多塵封灰蔽，半近凋殘。前二兩座內，都塑著普通的佛像，第三座中有臥佛一，高過半人，長約一丈，係古銅鑄成。佛支右手而橫臥，跣足披衣，頭頂停滿螺絲，大概就是我們故鄉人所稱的螺絲佛。此佛究不知



爲何而臥問之同游，亦無一知者。記我少時曾聽母親說過這麼一段關於螺絲佛的故事：

據說，古時候，錢塘江裏的潮水，非常厲害，屢次把江堤沖倒，杭嘉湖三府的人民，也不知受了多少水災。天帝知道錢塘潮水爲害之烈，便派螺絲佛下來治牠。可是螺絲佛臥在水底探聽了三年，也得不到潮水究從何處而起的消息；只落得頭頂停滿螺絲，所以世人就稱他做螺絲佛。

也許這一段就是臥佛的來歷吧？寺內兩廂，都住有避暑客及和尚們。寺左空房很多，已爲青年會所租。據何君說，寺左的房子本亦屬寺中，現被寺內的當家方丈租給外國人，每年只收租金百元，猶須每七年交一次；這條約是今年新訂的，至三十五年之後，方能收回。就中房子，依現在的租價，每一獨院，一月即可得租金八九十元，此中被外人所得的利益，亦不知要幾十倍。我看就中獨院的房子已有四五院，其他的屋也不知幾多，如果此項條約是實，真應將此方丈捉來辦罪。此種不平等的契約，亦應和國際間不平等條約同時取



銷才行。寺後有大行宮和二行宮，爲清朝皇帝避暑之所，亦爲青年會所有。二行宮前有游泳池，一方形，鋪石板而成，泉水亦從石龍口中吐出。池水呈黃綠色，水面浮苔鋪滿，綠苔上時有幾千百隻水螳在婆婆著，大約亦久無人去清理了。池旁有堂，題名博愛，已受教會化了。穿博愛堂左行，有一石井，爲寺會中人的食水井。我們看井時，適有一條蛇尾在泉水孔外擺動，我忙一手抓住，想將牠拖出，誰知拉出大半條，又被牠逃了進去，空嚇得同游者受了一點驚慌。繞井左行，有萬松亭，亭後有龍皇堂，堂左有靈修閣，閣前偏左有聽魚軒，都臨山結構，在濃林疊石之間，綠陰深深，泉水淙淙，古藤虬柯之上，時有三兩句蟬歌鳥語，西風吹蕩松柏，更有一陣陣的濤聲，真是詩人的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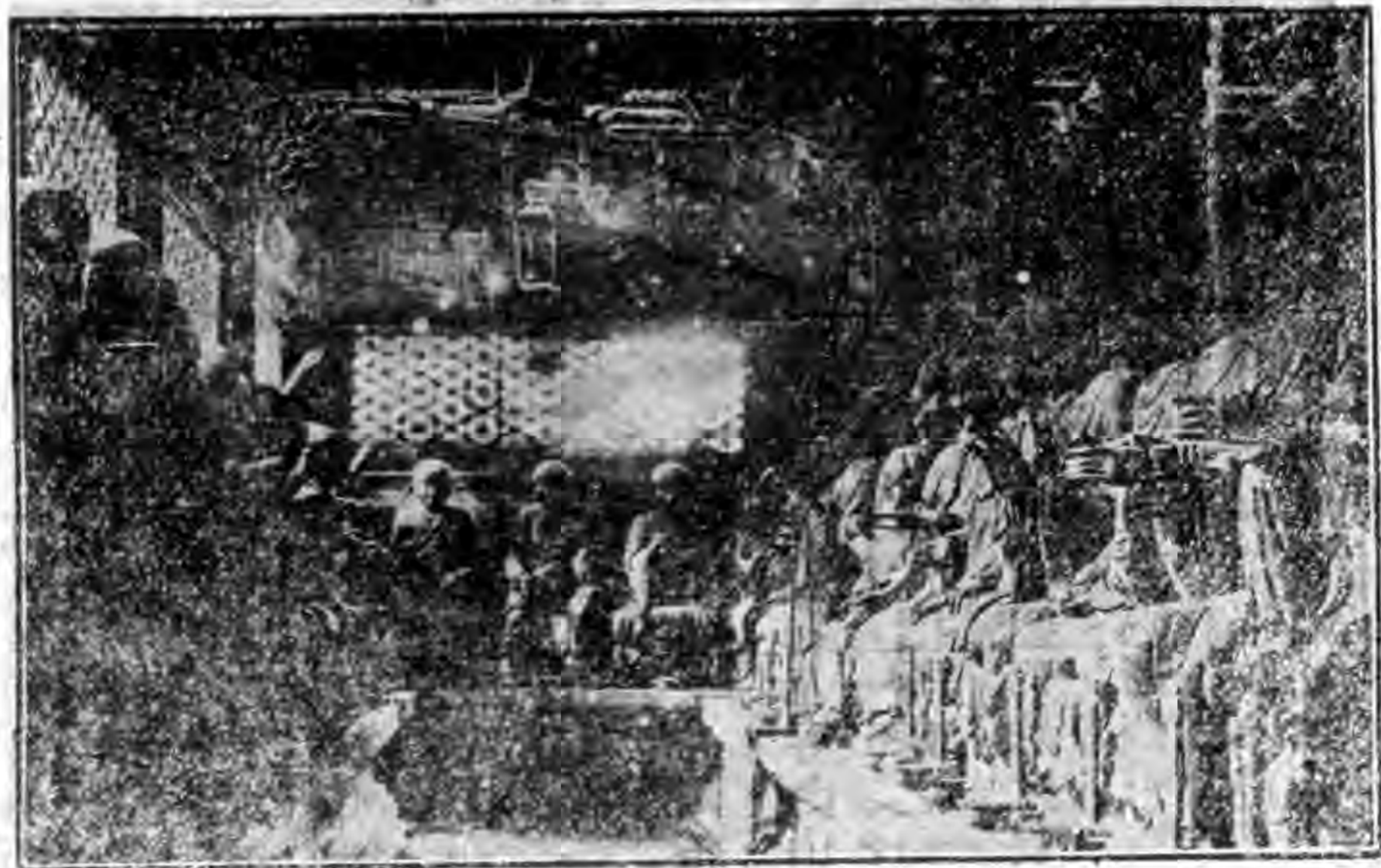
(二) 碧雲寺

游罷臥佛寺，復相率游碧雲寺，同游者除四人而外，又添上了宋劉二位，一途走著談著，更加有趣。大家欲便道游一回玉皇頂，爲取直徑計，一同由山徑而上，渡過一重山峯之後，同行者因怕山道的崎嶇，仍轉至大道，只我和何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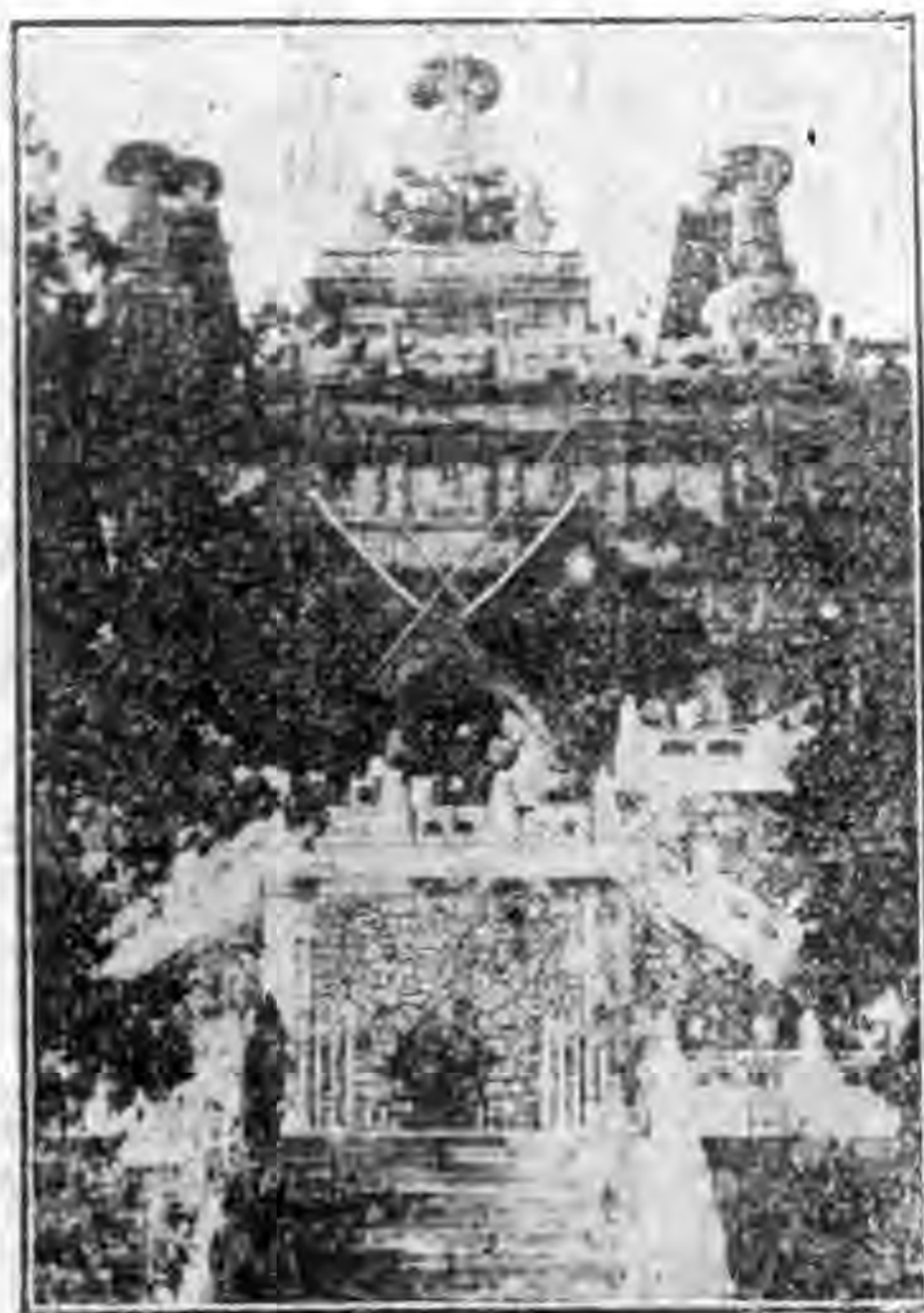
二人依然鼓勇而登。路過萬花山，山上有護國天仙碧霞宮，我們進宮玩了一回，喝了一頓開水。宮中有萬花聖母，據住宮的老太婆說，萬花聖母是山後人，於乾隆二十六年成佛，成佛時只有九歲，現在宮中的遺像就是她的肉身。我們聽了，大家相與一笑。宮外山棗甚多，正是成熟的時候，鮮紅滿樹，纍纍如掛珠。我們采喫了一些，雖核大皮厚，而味兼酸甜，倒亦很可開人脾胃。

玉皇頂上有一玉皇廟，在山峯之頂，我們登到山半，在柏林深處的一座別墅中喝了一回茶，似乎都神疲力倦，游興已闌，竟未見玉皇之面，便相將下山。游碧雲寺。寺由山麓層疊而上，寺間都是蒼翠的柏林掩護。寺內有池，有橋，有院，有樹，構築之妙，雄巍中而帶有雅致。寺左有羅漢堂，堂內五百零八尊金羅漢，個個形殊致異，塑佛者的藝術，亦可謂大獻身手了。堂內的排列，成迷津式的直線形，轉來折去，處處相通。（附照片一）寺左有一池，池水清碧如玻璃，泉源滾滾，不絕而來。池旁綴以巒岩，間以古柏，濃蔭庇日，綠苔鋪地，在巒石上閒坐高吟，想亦有無限風味。寺之最上層，有一深龕，即黨國偉人的孫中山之



部一之漢羅尊八零百五的寺雲碧（一）

銅製成，高亦尺許。中間爲宋慶齡女士的花圈。柩前四壁，花圈掛滿，看牠的題名，多是現代黨國要人的禮物；花紅葉綠，豔麗得異常動人。龕外有兵士守衛。



置柩山即龕下國景部寺碧（二）
處安靈中中之旗黨之上雲

靈柩安置處。柩在石壇之上，爲一黑漆的棺材，棺頭畫有幾朵紅色的鮮花。棺前左邊有銀亭一座，高約尺餘，亭中樹有銀的中山靈牌。右邊有木鐸一，是黃



我們謁完靈，在走廊上繞了一圈，瀏覽了一回四周的近山遠景，已是夕陽西下的時光，就一同回到臥佛寺（附照片二）

（三）香山

因昨日游得很倦，夜上又談到十一點鐘方睡，故直睡到八日的八時半方才起牀。漱洗完後，看了一會報，便出發游香山。昨宵下了一夜雷雨，道上纖塵不揚，空氣格外的清新。雨後的濃雲，還依依不舍的留戀在天空，懦怯的太陽，也畏葸地不敢衝雲露面。玉皇頂上更有幾朵閒雲，徐徐地向碧雲寺走去，大概所謂碧雲寺的名稱，就是這麼而來。我們四人在碧雲寺前的攤上喫了一頓燒餅，便上香山。山在碧雲寺右，山周環之以牆，據說是熊希齡所主管。山前進門處，有茶鋪數座。兩門之間有一廳，廳中備有藤輿，供遊山的闕人之用。門內分左右二道，我們由左道而上，正值新雨之後，路上砌石非常滑澤，夾道的古柏枝頭，時有水珠滾落，滴滴搭搭，敲人草帽。路成鋸齒形，屈曲而上，先至雙親別墅，墅在半山，爲熊氏住宅。墅中有院，院內有池，池水清碧，綠藻紅魚，互



相輝映。池沿更有幾樹荷花，數竿蘆葦，臨風頻頻點首，好似正在歡迎我們。池畔有亭，亭內藤椅石桌俱備，以之對座圍棋，或吟詩作圖，均有無限天趣。墅內洋房都高高下下，臨山構築，林木掩映，極人工



池亭之中墅別親雙（三）

之妙。林中的鳥語泉聲，花香石秀，處處可以怡人心境。（附照片三）
 由雙親別墅尋山徑左行，在柏陰濃郁裏蛇行而上，有甘露旅館，憑山建造，結構尚雅，惟價格太貴，每人每夜起碼須一元



以上之房金，非資本家不能享此清福。我們在旅館中購得幾張風景照片，即繞左邊的山徑而下山中的風光佳處，所築的洋房頗多，聞從前多是官僚住宅，近因革軍到了北平，恐被視爲逆產而沒收，已多請洋人居住，作爲護符；中國人此種依附洋大人的奴性的非剷除不可。

山麓有男女中學各一，又有慈幼院一，都爲熊氏所創辦。中學因未開學，未入參觀。我們參觀慈幼院時，已是午後二時許，正直兒童們上睡眠課的期間。我們參觀了一回教室校園及運動場等，輕輕地一同走入寢室，見室內一鋪鋪著白褥的鋼絲牀上，多睡着豐面團團的小兒小女，有的正走入黑甜鄉裏，鼾聲呼呼；有的閉目假寐，時瞋眼偷看我們；有的滿面春風，正向我們微笑；一種天真的豐潤的神態，使我感到無限的愛慕；假使我現能回復到童年的時代，和佢們爲伍，那是多麼的愉快啊！

「喂，誰叫你們睡的？」我低低地向一箇十一二歲的少女兒問。
「老師」她帶笑地答。



「要睡到幾點才能起來？」

「每天從一點至三點。」

「你睡著過麼？」

「沒有。」

「你想起來麼？」

「我想起來。」

「那末，你怎麼不起來呢？」

「不能起來，老師叫我們睡的。」她說時從白被中伸出嫩藕似的手來搖了一搖。

我和她握一握手，說一聲「好孩子你好好兒睡吧，再會。」就別了天真爛漫的樂園，去參觀鐵工廠和陶工廠。這兩箇工廠是供學生們實習手藝而設的，鐵廠中的出品，以鐵絲牀爲最多；陶廠裏的出品，則杯，碗，壺，水盂，洋囡囡，美女，魚類獸類幾乎樣樣都有，色彩製工，亦均可觀。我和朱君各買了兩隻黃色



語體文

茶杯，留作紀念。出院後，在山門前的茶鋪中喝一回開水，吃幾箇梨，便坐長途汽車而回。歸途中，不住地眷念那小兒們的可愛。

十七，九，十日於北京師大。

44

會機好良之 || 學 文 新 || 究研

大東
書局
出版

新文學研究法

載涓清合
呂雲彪 編

大家公認新文學是很有價值的，所以關於新文學的研究書，也一天多似一天，不過那些書本，不是專講白話文，就是專講白話詩，或是白話信札，却沒有一本完完全全有系統書本的本足供研究。本書內容分五大編，計十萬餘言，關於新文學方面，像白話的詩文小說劇本等，統統包括在內，用最新的體裁，記得很透澈，狠有條理，研究新文學的同志們，欲從根本上解決起，那就不得不看這本書了。

▲二册 二元五角

下列各書。
能以極新穎
的學說，極
正確的觀念
，示新文學
的蹊徑。逐
漸研究。自
從從初階以
迄變化。進
步之速。不
待言了。

標準國語
文法

▲周銘三編
一册
▲定價四角

語體
文法
表解

▲呂雲彪編
一册
▲定價三角



文

文

題汪小峯贈鳴歧公遺畫

楊同蘇

蘇自能讀書。稍解人事。每遇長老。輒喜問先世遺事。蓋蘇之生也。吾祖源清公年屆六旬。衰而多病。不與世接。終歲未嘗出戶。其生平行事。已不可目覩。而吾曾祖鳴歧公。則更不及見矣。是以居恆常惴惴於先人之梗概。惟恐其不能知也。

嘗聞吾父言。鳴歧公貌腴幹偉。好賓客。喜聲伎。有俠義氣。曾與其客十人。約爲昆弟。公齒少。人咸呼之爲十兄。云又摹書畫。雖未工。然竺好之。故其賓從。有能書畫者。無不精意爲之。時相贈遺。有沈裕本。汪小峯之二君者。公之摯友也。而皆以書畫名。其贈公者尤多。惜歷年已久。嚮所贈者。至今過半。散佚而零。縑寸

一



文

帛不可多得吾父憾之

一日偶于破篋中得山水數十帙視之果汪君墨蹟也喜甚命人補其殘缺彙爲手卷一冊曾出而示蘇曰「此汪君小峯所作贈汝曾祖者也按所題爲丙寅年今則歲次戊辰蓋已經六十餘載矣而未飽素蟬之腹尙存此吉光片羽誠不得謂非幸也」又歷指以告之曰「若者長山巨川若者深林幽谷若者雲嵐煙靄若者飛瀑驚濤高下遠近起伏隱現之觀若者寒燠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態此非工之至者弗能爲也吾將愛而珍藏之」

蘇思其言而有契於心焉嘗見世之以資雄者其祖若父遺其子孫以田地廬舍至其子孫非獨不加愛護抑且轉而售之他人嗚乎是誠何心哉其祖若父之所以遺之者蓋欲其寶而存之以傳其子孫而垂諸久遠也孰意其子孫乃棄之如敝屣耶夫祖若父爲其子孫謀者至周而子若孫敗之貨之何易易也况其爲畫也耶然則吾父所謂愛而珍藏之者蓋有爲而言也乃誌數言以弁諸端戊辰夏歷八月二十六日曾孫同蘇題

二



文

廢舊曆議

解吉昌

自黃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準乎陰陽。始作甲子。吾國之曆法。於是興焉。至堯命羲和定律。授時成歲。以齊七政。有虞因之。而不能革。沿及三代。唯改其正朔而已。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各視其斗柄所指。別爲歲首。然考其法。以地球自轉紀日。月繞地球紀月。地球繞日紀歲。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故置閏以定四時。其間晦朔之遞。遭氣候之推測。潮汐之漲迭。一準乎太陰之精。制爲時憲。此舊曆之大概也。由周而後。皆行夏之時。讀禮記月令及夏小正諸篇。可以知國家之政令。所從出焉。自有孤虛旺向之辨。而風紀之說。與吉凶宜忌之殊。而日者之術。重遂使天下之人。無智。愚。賢。否。莫不求其占。以爲趨避。是誤人於迷信者。莫陰曆若也。至於陽曆。則刪除一切星象干支。及五行生剋。不復沿用成法。惟依太陽之週度。經天文臺之推算。編年紀月。較舊曆尤爲準確。而人民之習慣。卽由此破除矣。就適用方面言之。亦較爲便利。何則。今者海禁。

三



文

大、開、非、若、閉、關、獨、守、之、時、矣、故、國、際、之、交、涉、及、條、約、之、訂、立、交、通、之、往、來、工、商、之、出、入、郵、局、之、寄、遞、銀、行、之、匯、兌、概、以、陽、曆、標、記、我、國、自、應、從、同、免、生、誤、會、蓋、陽、曆、者、萬、國、通、行、之、曆、法、也、陰、曆、者、祇、中、日、兩、國、用、之、耳、且、日、本、自、維、新、後、亦、已、改、歸、一、律、况、我、國、訓、政、開、知、凡、百、事、宜、莫、不、欲、與、歐、美、諸、邦、合、同、俱、化、得、達、世、界、大、同、之、目、的、則、於、陽、曆、尤、當、審、定、以、與、各、國、相、周、旋、誠、訓、政、時、期、之、急、務、也、但、舊、曆、相、沿、數、千、餘、年、一、旦、廢、之、使、全、國、人、民、對、於、已、往、之、事、蹟、如、契、利、之、限、期、互、換、之、質、信、死、生、之、紀、念、種、種、易、生、舛、誤、似、多、窒、礙、難、行、然、不、暇、計、及、矣、所、可、慮、者、農、業、之、關、係、耳、吾、國、農、人、皆、憑、舊、有、之、經、驗、及、時、工、作、宜、播、種、宜、收、穫、期、固、不、可、愆、也、夫、揠、苗、助、長、者、農、之、過、也、若、使、失、其、時、是、誰、之、咎、歟、然、則、如、何、曰、舊、曆、可、廢、而、四、時、之、節、氣、固、不、可、不、存、也、

非戰

徐國樂

何、謂、非、戰、國、際、平、等、以、公、理、相、維、持、而、免、除、兩、國、之、犧、牲、者、也、雖、然、處、我、國、之

四



文

地位而言非戰可乎。我總理已言之詳矣。自己民族尙處於別民族宰割之下。而言非戰。是自取滅亡之道也。必也俟諸民族平等。世界大同。夫然後始可言非戰。當今之時。我弱小民族。正力求平等。之不暇。更何非戰之足云。故真正爲愛和平而主非戰者。則非由民族強大者。內減軍備。外除不平等條約。本博愛互助之真精神。一視同仁。不克夫戰者。殺機也。所損者大。而環顧世界。戰禍相尋。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婦哭兒啼。朝不保夕。折臂斷足。兵卒所過。鳥雀不敢鳴。砲彈所及。雞埘皆摧毀。殘酷之狀。慘無可言。其敗焉者。喪失權利。割地賠款。國勢日瀕於危。卽幸而勝矣。而人民之生命財產。及農工商生產量種種犧牲。亦云大矣。此野心國之所以得不償失也。試一觀歐戰之結局。卽可知矣。日來各國擴張軍備。野心勃勃。若干年後。世界之大戰。勢所難免。則犧牲之分量。又不知至於胡底也。今者文明各國。人心厭亂。提倡和平。於是有凱洛格非戰公約。此乃人類之進步。公平之良鑑。亦卽永久和平之洪基也。釜底抽薪。共謀國際平等互助之精神。以弭戰禍於未發。磨文明之污垢。共享世界大同之福音。豈

五



文

不懿歟。豈不懿歟。

卞莊子刺虎論

解
澥

余讀史。至卞莊子刺虎事。不禁撫卷嘆曰。烏乎。私鬥之爲害也。烈矣。世之矜一時之氣。往往召不測之禍者。視虎何異哉。夫虎。百獸之長也。其殘猛且足以殺人。而莊子一舉而兩得之。何耶。豈莊子之勇過人歟。曰。非也。莊子雖勇。虎得而逃也。然則管子授計之妙歟。曰。非也。管子雖智。虎可不墮其術中也。故虎之見殺。自殺也。彼莊子者。特收漁人之利而已。虎不貪餌。自傷莊子。何能爲。孟子曰。家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誠哉其言也。今之攘權奪利。爭地爭城者。是亦虎之爭於餌也。而外人張牙舞爪。虎視鷹瞵者。是亦管莊之流亞也。嗚呼。可懼也哉。

子路聞過則喜說

郭蔭昌

六



文

而有垢。我不自見也。有指以示我者。我必深信之。且隨時洗滌之矣。衣有污。我不自知也。有舉以告我者。我必感謝之。且卽行澣濯之矣。

今者學書而筆畫訛誤。著作而文字差謬。談笑而有背理之端。行爲而有不正之處。以視面之有垢。衣之有污。輕重爲何如乎。

我乃不自知其非。而反自以爲是。斯時有明以告我者。不憚煩言。一一指而辨之。曰。若者爲是。若者爲非。如此則是。不如此則非。是誠望我之頓改前非。一歸於是也。此其愛我之心爲如何耶。

我於此亦宜深信其言。感謝其意。一如面之垢。衣之污。卽時洗滌之。澣濯之矣。顧何以不自知其非者。乃一聞人言。而反自諱其非。反以非爲是。而惡其人之多言也。甚至拂其愛我之情。而反以爲是輕我也。是陵我也。是譏誚我也。又其甚者。乃至怒目而視之。切齒而詈之。以爲若之言動。果無一不是乎。果無所謂非乎。何爲揭我之短。而不自檢其過也。噫。拒人之諫。飾己之非。如此之行。蓋不少矣。吾於此。乃不得不有取於子路。

七



文

子路好勇者也。又務兼人者也。夫人誠不可無勇。而偏以爲好。則過矣。勝人本於天生。自無可議。不能勝人而務欲勝人。則又過矣。子路不自知其好勇之爲過。務兼人之爲過也。不自知而人或舉以告之。此在他人。必力誣其誣。不自認爲過矣。而子路不然。

以爲吾之過。固不止一二端而已也。特苦於不自知耳。今幸人之告我。我得聞而改之。樂何如也。人告我。而我以爲樂。則人之告我者。將日多。而我之過。自日少。人告我。而我不以爲樂。則今日告我之人。他日必不告我矣。我之過。不且日多乎。過多則不足。勝人不改。則不足爲勇。好勇如子路。兼人如子路。固宜聞過而喜矣。

今之人。尙有如子路者乎。其初有過。尙出於無心。知而不改。則出於有心矣。出於無心。謂之過。可恕也。出於有心。謂之惡。不可恕也。無心之過。猶有改悔之日。有心之惡。將無轉變之時。吾惜乎。今人多不樂聞其過也。聞其過而又憚於改。也是安得不終歸於爲惡之一途哉。

八



文

我之愛國心

胡萬里

自來世局淪夷國勢衰頹者動曰天心無悔禍之機不知天心不可必而人心有可憑如我也心存愛國無在不以愛國爲前提見國有外患則憤心生見國有內訌則憂心起凡有利於國者行之宜無怠心凡有害於國者除之宜有決心縱我心之作用有時而異而我心之愛國無時或異也回憶少小之時我所愛者父母今我之愛國心無殊愛我父母之心也及長我所愛者兄弟今我之愛國心無異愛我兄弟之心也我國之土地我愛之我國之人民我愛之我國之國貨我尤愛之此我之愛國心也或謂國幾不國卽有愛國心亦徒託空言耳豈知人心一日不死卽國事一日無不可爲昔成康之一成一旅句踐之生聚教訓非其已事哉吾願人人有愛國心焉可

讀紀曉嵐著者感言

黃孟先

九



文

瞽者劉君瑞言。一瞽者年三十餘。恆往來於衛河旁。遇泊舟者。必問此有殷桐乎。又必申之曰。夏殷之殷。梧桐之桐也。有與之同宿者。其夢中囁語。亦惟此二字。問其姓名。則旬日必一變。亦無深詰之者。如是十餘年。人多識之。或逢其欲問。輒呼曰。此無殷桐。別覓可也。一日糧艘泊河干。瞽者問如初一人。挺身上岸曰。是爾耶。殷桐在此。爾何能爲。瞽者狂吼如虓虎。撲抱其頸。口齧其鼻。血淋漓滿地。衆前拆解。牢不可開。竟共墮河中。隨流而沒。後得尸於天妃宮前。海口不受尸。凡河中求尸。桐捶其左脅骨盡斷。終不釋手。十指握桐肩背。不得至天妃宮前。必浮出。桐捶其左脅骨盡斷。終不釋手。十指握桐肩背。深入寸餘。兩頰兩頰。齧肉幾盡。迄不知其何瞽。疑必父母之冤也。夫以無目之人。偵有目之人。其不得決也。以孱弱之人。搏強橫之人。其不敵亦決也。此較伍胥之讐楚。其報更難矣。乃十餘年堅意不回。竟卒得而食其肉。豈非精誠之至。天地亦不能違乎。宋高宗之歌舞湖山。究未可以勢弱解也。（見閱微草堂筆記）

復仇之事。天下之至危也。明目者且難焉。况瞽者乎。夫明目者。識其仇之面貌。



文

知其仇之行動。足以尾隨。足以手刃。足以力角。易服變容。操心慮患。蓄之久而發之暴。故可以乘仇之不及防。而逞志焉。至若怯弱之女子。幼稚之兒童。雖迹而幸獲。亦恐不敵。或且失助。何況目不能見。步不能行。手不能施。而欲制橫暴之般。桐於死命。豈非天下至危至難之事乎。乃瞽者蓄志十餘年。尋聲索影。百折不回。卒於一旦。獲其人。食其肉。以雪其刻骨不忘之恥。恨誠無目之奇男子哉。如果出於父母之仇。則雖古之孝子。何以加茲。彼伍員讐楚。世以爲難。然以伍員之才。又借吳國之力。故能一舉而覆楚。今瞽者則甚難矣。雖甚難而終成事者。蓋形體雖限於天賦。而怨毒既深。精誠固結。卽人力亦可勝天。是故小有挫折。而輒委之於天者。蓋未嘗竭其人力焉耳。觀乎瞽者之事。可以愧矣。亦可與矣。

書鐵血政策後

呂何均

俾斯麥創鐵血政策。德絲是而強。敗法攘意。威加全球。雖經巨創。仍不失其奮



門之精神偉哉。此固民氣之鍛鍊有素。非得天獨厚者也。雖然予竊疑之。何鐵與血。乃能致人於強。何鐵與血。復能陷人於弱。鐵血豈真有斯魔力乎。是在人自爲之耳。故砒附醫疾。蘊毒堪虞。泅泳自負。必遭滅頂。蓋非常之政策。祇可收一時之效。未許爲永久之恃德之勝。周繇於此。德之鉅。亦豈有他哉。不然。擅其民氣之雄。科學之精。宣威佈德。足以制英法。而奴俄。日何至剛愎自用。見敗於列強者哉。太剛必折。豈其然乎。

韓公漱白墓誌銘

解吉昌

母舅韓公之沒。時予方稚。不知哀悼。及束髮受書。與其孤忠琳共學。忠琳長予一歲。於其父之生平。亦茫然也。間嘗邀至其家。忠琳示予曰。某室吾父燕息地也。某所吾父讀書處也。相與週迴嬉戲於其間者。竟日。至今思之。猶然泣下也。公早孤。知力學。世其業。工詩文。常挑燈自課。逮雞鳴始寢。每念先人讀書之苦。輒欲博微名爲親慰。未冠卽擯筆應試。試必前列。然艱於院試。幾登淮而復



東

躡者屢矣。乃入國子監。就試於鄉。復不售。自是絕意進取。退與地方謀公益。歷舉爲市議會會長。及商會會長。性素剛直。臨事率守正不阿。雖因公受過。不恤也。旋復引去。惟日蒔花種竹。藉以娛親。聞通州范先生當世善詩古文。即從之遊。歸構精舍於庭。顏曰心太平室。對客之暇。輒吟咏其間。與同里陸君味之。譚君組雲。陳君蟄農諸前輩相唱和。其胸中鬱勃之氣。幽豔之光。與夫卓犖不羈之槩。一皆發於其詩。公寡嗜好。詩書文籍外。無他蓄。其自奉殊約。時以克承先業。毋墮家聲。以自勉。嗚呼。若公之身。竟鬱鬱以逝耶。古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其公之謂乎。其生平題咏之作。往往棄不錄。今刊行於世者。有宜烟宜雨詩抄。南遊集。獨樂集。數種而已。公諱潮。字漱白。春秋四十有一。歿之時。癸丑三月十七日也。父俊生。公爲邑茂才。母卞太安人。後公五年。歿夫人陸氏。弟况。皆沒。子一。卽忠琳也。歿後數年。奉葬於先塋之兆。又十年。甥解吉昌始爲之銘。銘曰。

昔公逝兮我髫齡。公逝十年兮我能銘。我銘公兮懷幽冥。讀公詩兮思典型。

【註】宋黃庭堅有『閒暇無事修太平』之句。公故名其室曰心太平。



文

室

一四

新建七十二烈士亭記

楊同芳

七十二烈士者。辛亥三月廣州之役。死於難者也。今訓政開始。凡國內民衆。無不追維往事。痛定思痛。每假公共會場。表演黃花岡之慘史。傳爲紀念。

我粵近於公園之東。碣構亭一座。將崇祀焉。亦所以彰義烈。俾來者之不忘也。嗚呼。亦盛矣哉。

夫自辛亥迄今已十餘載矣。此十餘載中。凡人之死而泯泯無聞者何限。獨七十二烈士之昭昭於人耳目何也。方其攻廣州之督署也。滿軍以數萬之衆。堅甲利兵。迫我諸烈士。而我諸烈士冒死於槍林彈雨之中。折臂斷足。疆場朱殷。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稍移尺寸。卒以寡不敵衆。遂至敗亡。嗚呼。悲夫。

今夫人之激於義而勇於有爲。往往出於情之不自勝。抉藩籬赴湯火而不顧。諸烈士之負羽從征。乖離骨肉。可謂至人世之至悲。然而蹈百死而不辭者。蓋



文

其急欲推倒滿奴而救國之心切是亦情之自勝者也。故其浩然之氣如火燎原如水決川激於義而不可遏抑磅礴四表充塞兩間所謂「昭乎日月不足以爲明萃乎泰山不足以爲高」也。此姚惜抱先生所謂「君子之爲善亦若小人之爲不善」也。舍身取義豈容已哉。

嗟呼。專制之流毒。至今二千餘年矣。自滿奴入主中原。政治腐敗。有若病夫之不復振。外交之受制於列強。殆不可終日。雖號稱俊傑之士。亦不能知。或知之而不敢云何。獨諸烈士奮袂而起。捐軀斷脰。爲人之所不能爲。卒之武昌一舉。天下雲集而響應。謂非諸烈士之先聲曷克臻此。假令諸烈士隱情惜己。保其首領。以至老死。安能使人馨香祝之。歎歎而憑弔乎。其將與滿奴而隨乎飄風矣。然則雖死何悲焉。

茲亭巍於豐草綠蔭之中。豈徒作遊覽觀耶。亭建於戊辰之夏。迄數月來。規模粗具。而工程未竣。吾於此願蚤觀厥成。與諸人士景仰其間。而心嚮往焉。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追記平生快事一則

陳學斌

植菜之事。農家生活也。然其中有深趣焉。當余入師範學校時。有園藝一科。凡鋤地播種灌溉等事。悉係學生任之。俾養成勞苦之習。解伏案之悶。法善意美。莫此過矣。顧余初甚惡之。以爲非學生分內事。何以命余任之哉。然亦不敢違也。初植蠶豆。與同舍生呂君等分任之。時甫逾一句鐘。而點種蠶豆已升許矣。惟身甚疲乏。心益惡之。越數週往視之。豆發芽矣。葉色淡綠。嬌嫩可愛。每當自習之餘。輒徘徊於其間。目清神怡。精神愉快極矣。於是向以爲恨者。今反以爲樂。不知其然而然也。曩者余家有一園。其中果木菜蔬瓜豆之屬。悉備。然亦不以爲樂也。今而如此。亦異矣。數週之後。豆開花矣。色微紫。狀若蝶形。遙望之。疑羣蝶相戲於葉中。微風吹之。至有奇趣。再逾數週。豆結實矣。於是相互採摘。命廚司烹而食之。清甜之味。迥異魚肉之腥臭。其樂何如耶。自是以後。凡遇種植之事。無不樂而任之。嘻。世界快事。雖多。何若余植菜之樂也。歟。昔曾文正大界



文

葛表曰。『凡菜蔬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信不我欺矣。故樂而爲之記。

時計之自述

潘鳴平

世之無生命知覺。而能服役於人者。多多矣。如我亦其一也。我祖籍英倫。支派繁盛。祖國地小不能容。乃轉徙各國。予父初至支那（China）時。爲該國銅壺氏日晷氏所不容。與之競爭奮鬥者若干年。卒戰勝之。且我輩所厠足。不過立錐地。或倚立壁上。或巍坐高臺。既不占多量之地位。又不損居室之美觀。以故所到之地。倍受歡迎。此我之籍貫及移殖戰鬥之略史也。我之形體頗奇特。頭大身小。無頸無腰。五臟六腑。擁塞頭部。而心臟下垂至腹。搖擺不休。顫動之聲。可聞一室。手生於面部中央。週轉指示。鼻腔已無。惟剩鼻孔。生於兩頰。耳已淘汰。眼分單複二種。複眼六對。而單眼則有三十對之多。此等單複眼。皆圍於面部之四週。故表面之古怪。更勝於臟腑。而世界之人。不以我之醜。而揷之以我。



文

之。工。作。勤。不。飲。食。也。語。曰。『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我。貌。雖。不。醜。而。精。神。則。勝。人。數。倍。替。人。工。作。晝。夜。不。息。絕。無。倦。意。迨。其。既。倦。而。睡。則。又。非。經。呼。喚。不。醒。諺。所。謂。『陳。搏。一。瞋。困。千。年』者。庶。幾。近。之。故。備。有。鼻。梢。一。使。人。於。我。睡。熟。之。際。將。鼻。梢。穿。入。我。鼻。而。旋。繞。之。我。即。呼。痛。而。醒。則。又。振。作。精。神。從。事。工。作。矣。嗚。呼。我。輩。無。他。技。所。以。到。處。得。人。青。眼。者。以。秉。性。忠。實。不。事。欺。詐。有。一。分。之。精。神。即。作。一。分。之。工。作。從。不。偷。懶。且。每。一。晝。夜。將。所。作。之。事。報。告。主。人。至。二。十。四。次。之。多。以。憑。查。核。故。為。人。所。樂。於。雇。用。也。惟。有。時。亦。有。為。人。所。不。諒。者。一。為。上。課。之。學。生。每。嫌。我。工。作。之。遲。但。我。非。遲。也。一。為。春。宵。之。情。侶。每。嫌。我。工。作。之。速。但。我。非。速。也。然。學。生。也。情。侶。也。本。其。主。觀。之。心。理。而。冒。我。我。訥。訥。然。不。能。辯。焉。是。亦。一。憾。事。也。

本期經過之見聞錄

羅·鄂

本校自今年開校以來。始因教授未齊。缺課甚多。繼因預備赴運動會。而荒業



文

亦復不少。此次赴運動會。乃有一至奇異之事。可爲本校歷史上大書特書者。則縣知事汪泳龍比侮辱本校是也。初於運動場中由會長劃定各校休息地段。本校劃得場之東偏。及至。乃爲縣立第二模範捷足先得。與之交涉。卒無效。會長亦置之不問。會長卽汪也。既開幕。忽有本縣附城之民團壯丁。整隊荷鎗。施施自外來。阻之不聽。蜂擁而入。直抵司令臺下。旋侵入本校休息地。拔校旗。擲場中。本校同學阻之。團丁乃攘臂奮拳。大言我輩係奉監督命令來者。汝曹何人。乃不畏監督命令耶。聲勢洶洶。幾於用武。本校同人。羞與魑魅爭光。欲引去以示退避。汪氏固知團丁無理。然亦己之命令使然。故初不過問。至是以同學欲引去爲有心忤己。大怒罵曰。若輩欲造反耶。若輩敢有出場一步者。罪至死。同學大駭。不敢動。卒候終會然後歸。是時彭校長與汪同在臺上。方欲有所聲辯。汪遽叱之曰。止。止。吾素知中學生有囂張者。汝既無能力管束。趣交出。我自法處治。而所謂教育局長者。乃投井下石。力於汪前媒孽彭短。彭大恚。乃於閉會之第二日。召集全校教職員會議。決意辭職。諸先生亦未便挽留。於是



課遂停。甫一日。天鵬以告汪。天鵬者。俗傳文昌之部將也。教育局長田某。素重聽。故有此稱。汪大驚。且聞彭已離校。疾使人要諸中道。已亦來校鎮懾。以惑於囂張之說。入。趣閉門。恐學生有外援。生事端也。衛隊百人。悉荷槍實彈。周布於本校前後。恐學生搗亂。後向外逸也。皇皇然如臨大敵。事後。有人謂本校內有匪徒潛蹤。故汪率武裝衛士來校搜檢云云。語雖妄誕。亦足見泳龍之重視此行矣。彭既返校。汪乃召集全體同學。佯言曰。頃彭校長來謁予。謂少數學生。乃敢故意搗亂。不上課。余實恨焉。故來與諸生約。有敢故意違反校規者。立予斥退。不稍貸也。於是軒然之大波。輕輕消沉於知事數言之內。而本校教職各先生。依然上課矣。汪尚欲斥退點名未到諸生。以彭爲之轉圜。得無咎。聞外人云。汪之所以來校者。以運動會爲羅師所開。苟因此而釀成逼走校長。停頓學務之劇。不惟於己有摧殘教育之惡名。且無以對其長官提倡體育之雅意。故彭校長雖命駕離校。而卒被阻還。然汪氏前已開罪於彭。雅不欲前倨後恭。以自下。然既欲留彭。又不可以高壓之手段行諸關聘而來之賓師。故姑藉口於學



文

生搗亂以敷衍之。汪氏此行蓋欲掩慰留之跡。以陰行其卸過飾非之計。噫亦狡矣。故其點名也。斥退也。追賠學費也。永除學籍也。突然而起。忽然而止。如夏日正午。晴光蒸灼。轉瞬而陰。雲四合。風動雷鳴。天地昏黑。如將崩拆。人人皆以爲大雨將傾。盆如注矣。乃蕭疏數點。旋即停止。一點晴光。霍然從陰霾中透漏而出。於是風定雷收。雲開霾散。一輪赤日。依然麗天。雷雨無雲。不知都歸何所。此皆汪氏之所以自文其過者也。先是本校停課之日。天聾恐彭竟愒然舍去。將大不利於己。故以告汪。汪故以強項令自命者。恐有損威。乃命天聾欲弗允。則迫於汪令。欲竟允。則於汪前嘗面辱彭。躊躇不知所可。然卒來校。畱彭。同學有竊聽於窗下者。聞其唧唧嘖嘖。似代汪道歉者。然第聲絕。細究不辯。作何詞。良久。有訶責聲甚厲。似爲彭語。旋見彭憤然出。聾亦隨出面作謔笑狀。同學因交口譏之。度必大愧。赧乃漠然。如未有所聞也。但微笑耳。次日汪率兵來校。天聾亦扈從。自初至。及將去。未嘗一啓齒。手鐵杖。進退周旋。未嘗不在汪側。汪有所云。輒正立以待。時微笑。或微俛其首。示與汪同意也。事既定。同學言次必及



文

此運動會以汪之專橫顛頂。田之卑鄙醜齷。皆可為笑談資。因備錄之以志不忘。

給振聲（討論做目蓮戲問題）

胡觀瑛

振聲足下。久別矣。念甚。日前辱手書。盥誦之餘。知足下關懷桑梓。力負改造社會之責。排萬難而前行。雖百撓而不折。此等雄才偉略。洵令人景仰於靡已也。將見最近之將來中。東鎮得以改良。民俗因而遷善。此不唯有裨於社會國家。即吾婆心苦口力負改造中國鉅艱之先總理。亦當含笑於地下矣。

吾績僻處山陬。民俗頑固。煙賭壞習。固已蒂固根深。而迷信頹風。亦復相沿難革。春祈秋賽。借酬神為聚賭之機。交友聯歡。以下榻作縱煙之所。青年墮落。壯士沉迷。蕩產傾家。數見不鮮。蒿目時艱。誠令有心人痛恨欲裂也。乃者北伐告終。海宇奠定。其劈頭問題。舍開始訓政。實施建設。鮮克有由。而吾績之一般腐化士紳。仍舊昏渾渾。頻蹈舊習。賽會迎神之舉。時發現於白日青天之下。此非



文

唯社會不振之象徵。抑亦吾廿世紀新中國之奇恥大辱也。邇日城區又有主張唱演目蓮戲之舉。估計需費不下數千金。縣黨務指委會。因鑑於消費過鉅。事屬迷信。異常痛惜。乃出而勸止。而孰知一般頑固者流。仍置若罔聞。吾行吾素。設指委會復加干涉。甚或演成流血之慘劇。亦未可知。蓋若輩有集數百。工為武力後盾之說也。

噫。羣聾之域。不易成聲。衆瞽之鄉。難與炫彩。有心人雖力竭心疲。諄諄告誡。不期反遭唾罵。影響毫無。國民革命之不易完成。良有以也。足下對於此舉感想何如。我意以為欲破除此等社會迷信。實亦非急遽所可能。宜「忠告而善道之」。使之潛移默化於無形。庶幾迷信漸見破除。一般人民之思想日即進步。然乎否乎。尚希高明有以教之手。此祝君努力黨國。

爐峯春遊記

沈文娟

爐峯為吾越名勝之一。向稱南鎮。麓有禹王古蹟。相傳昔虞舜時。洪水為患。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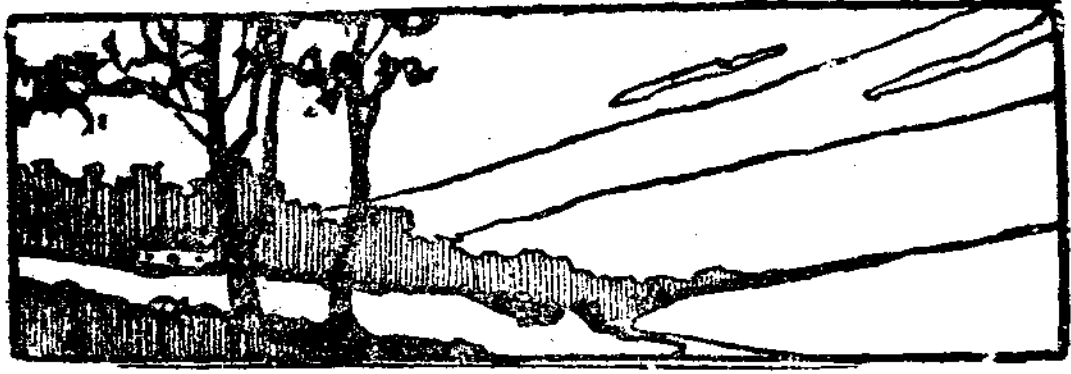
三五



文

禹治之。告平。鄉人感其德。乃塑像以祀之。吾紹風景。當以此爲最勝焉。星期。日風清日朗。偕二三同志往遊之。將抵山麓。遙見碧水青山。相映成趣。紅桃綠柳。夾列岸旁。明媚春光。彌覺可愛。俄而偕入禹王殿。見設臨時商場者。鱗比櫛次。尤以相家玩具。攤爲最夥。殿前有石塔。甚高。分三層。每層三十六級。土人呼之曰金塔。拾級而登。見頌大禹王。執玉圭而兀坐。吱吱之聲。盈于耳際。蓋有無數蝙蝠。營巢棟間。排洩物紛墜地上。其臭不可嚮邇。已而下塔。由左道登窆石亭。亭畔有石龜二。負石碑。碑鐫古篆隸。亭內鑿一石。作橢圓形。矗立其間。上有小孔。此卽俗稱之石秤錘也。相傳謂能投石穿孔者。必生男。然無所稽考。余亦不之信也。遊畢而下。順大道抵南鎮。時聞廟內鄉民祭神爆竹聲震盪耳鼓。廟之前。有植樹場。每屆春節。縣政府要人。必蒞此植樹。以誌紀念。故場內花木爭妍。頗有欣欣向榮之概。乃于樹陰少憩。復循鳥道。迤邐抵螺塔。塔如螺形。以故呼之。盤旋而上。有一亭。中設茶坐。蓋爲遊客小憩而設。由亭而上。履熱鑊沿。穿瘦牛背。兩處形勢。頗峻險。須臾登峯頂。有茶亭數起。游人甚衆。乞丐

二四



文

沿途求乞。如泣如訴。耳不忍聞。吾儕乃至靜僻處而眺望焉。春風拂面。一望無際。遊目聘懷。異常愉快。回顧觀音閣內。擁擠不堪。愚夫蠢婦。羣趨膜拜。捧籤筒而私祝。焚冥鏹兮灰飛。不禁浩歎。旋爲豔陽所炙。汗透重衣。乃徐行而下。相偕歸里。因走筆以記之。

遊穹窿山記

李渭濱

吳中諸山。以穹窿爲最高峻。卽言風景。秀麗雄偉兼而有之。亦爲他山所不及。民國十四年六月初旬。適值暑假期。青年會諸子邀余往遊。余素好遊。因欣然從行。是日近午。舟抵善人橋。慮慮登岸。遵田疇間行。遙見青嶂兀峙。知卽目的地。逾時近麓。則松杉夾道。泉水琤琮。頓覺胸襟爲爽。有亭翼然。矗立於濃綠叢中。辨爲登山之起點。是處有匾。文爲直上雲霄四字。筆力勁委。似非俗手所書。我儕本擬小憩。顧丐者麇集。乃亟舍之去。亭後羊腸曲徑。編石成級。蜿蜒盤旋而上。然滑不留足。登陟匪易。奮勉前進。身心爲劬。顧風景至佳。方弗已入畫圖。



文

入山益深。地勢亦益高。抵半山。則佳樹葱鬱。枝柯訝成蔭。松濤呼呼作聲。如是境地。宜非人間所有。幾疑身在蓬萊仙島中矣。同伴意殊畱戀。不忍遽去。皆席地坐臥。嗣據一鄉人言。徑側有泉。泉水澄清。味甘可飲。衆因趨試之。果然。時屆日中。驕陽炙人。熱不可耐。及飲此涼水。頗覺適口。須臾再進。見杜鵑怒放。渥若紅丹。憶天平贈孟泉畔。有聯曰。山紅似錦。實則天平之花。咸作淺紫色。即他山亦然。如是佳句。祇宜移贈此間耳。同伴丁時英君深踐其言。且歎爲僅見。余笑謂穹窿著繡。蓋遍地紅綠相間。爲狀至肖也。行可一小時。峯彎路轉。山巔在望。上有巨廟。余初以爲梵刹。及抵。裁知爲道觀。觀名上真。原有殿房各三十六所。茲則漸見圯毀。是日值香汛。香火極盛。參觀既竟。繞道至觀後。登絕頂而眺湖。則見澄波一碧。汪洋瀾漫。汀渚隱現。氣象萬千。不覺悠然神往。幾欲化蝶飛去。遊興既闌。斜陽似將逐客。歸途殊怱促。既登舟。泊于木瀆鎮。是夕。遂宿於靈溪旅社。翌晨。即返蘇。余素以健足自負。詎同伴皆善走。游罷歸來。皆游刃有餘。實爲余始料所不及。中以蔡君最健。而碩大無朋之汪君。其體量之重。較



文

之專佔火車電車便宜之徐卓呆先生當增三分之一。然與我儕周旋始終不露憊態亦難能矣。

吉羊菴看牡丹記

李渭濱

廣西城南有吉羊菴焉。中植牡丹十餘株。高與檐齊。枝葉繁茂。每屆花時。游人如蟻。不減鄧尉之探梅。龍華之觀桃花也。今年夏。予驅車過訪。嫣紅姹紫。爛漫一庭。風動花枝。若點首迓予。如舊相識者。庵中優婆夷。養茗款予。就花前敞軒。小坐。臨風賞玩。清沁心脾。香氣襲人。塵襟盡滌。庵中人告余曰。此花爲洪楊亂前所植。當時佳種。有月宮白。小黃嬌。粉好香等。均希世之品。今所存者。祇魏紫玉樹春二種。以時計之。已百稔矣。雨露滋培。神靈呵護。故遺畱一。至於今也。夫庵名吉羊。不識此何取義。豈因花之富貴。而始有此稱歟。抑豈因吉羊庵所植。而始有此百年富貴之花歟。今予幸而覩此百年富貴之花。予願數百年數千年後。猶有來斯庵而賞斯花者。是真富貴吉祥之綿綿不絕。不獨斯庵之幸。亦



文

廣西之幸也。爰泚筆而爲之記。畱以示後之君子焉。

二八

春游探勝錄

蔡維濟

戊辰春日。課餘多暇。同學之中。若同堡世騏志燧志藩諸子。咸游興蓬勃。每當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日。輒連袂出遊。登山泛水。探勝尋幽。游目騁懷。信可樂也。惟好景難留。良辰易逝。似此俊遊。未易多得。爰將遊履所至名勝古蹟。泚筆誌之。以留鴻爪。

梅園 邑中實業家榮德生宗敬兄弟所築。位置於西鄉榮巷。背龍山。面管社。風景秀美。天然入畫。而萬樹梅花。尤饒逸趣。每當早春。探梅者接踵而至。余等於孟春二十三日往遊。時梅花尙含苞待放。疏影橫斜。暗香浮動。不讓孤山處士家也。天心臺招鶴亭。係園中最勝處。登臨一望。風帆隱約。煙波上下。萬頃太湖。如在目前。園左有太湖飯店。宗敬別墅。地勢較高。風景更佳。別墅旁新建地。層噴水泉。他日佈置就緒。又能一新耳目矣。



文

萬頃堂 出梅園循管社山麓至萬頃堂。堂係邑人楊翰西先生所築。背山面湖。境殊幽雅。憑欄遠矚。山峯起伏。波光潏灑。三萬六千頃。悉收眼底。而扁舟蕩漾。漁子高歌。欸乃一聲。山水綠。尤能令人魂消。堂中縣有孫揆均。一聯云：「水浮一壺出。」一山挾萬龍趨。」寫景甚合。字亦遒勁。允稱佳構。

項王廟 廟在萬頃堂之旁。門扁閉。未得進謁。或謂大禹鑿禹門之山。以會太湖之水。有功無錫。因建此廟。後人誤禹為羽。遂致易姓。不識確否。門前懸汪蘭皋一聯云：「到此疑仙。蓬萊瀛洲方丈。」不知有漢美人名馬英雄。」

虞美人崖 萬頃堂左有一石。秀出水面。名曰虞美人崖。屋上有亭翼然。名駐美。亦係楊翰西先生所築。帆影波光。濤聲松翠。景色如畫。滌人胸襟。邑人孫寒崖曾題詩云：「偶然思蹋脚心酸。况是悲歌生別難。絕世美人容獨立。太湖萬頃足偏安。化將片石誓相伴。開到幽花泣未乾。欲共攬衣最高處。可憐風霧不勝寒。」黃逸塵題詩云：「一壑能專易得名。烏江舊恨付閒評。巖花空濺英雄淚。湘水猶聞叱咤聲。月落參橫疑楚舞。明璫翠羽本傾城。拔山蓋世今安在。化



文

石難忘戀主情。蓋因項王廟在鄰近。故詩中及之。邑中名畫家吳觀岱老人作虞美人崖圖。廉南湖見之。謂大有趣味。卽倩桐城吳芝瑛女士錄孫黃二詩於圖上。以呈菊人相國。相國徵題於樊樊山。樊山爲題虞美人詞二闕云。一貞姬應化湖濱石。近在君王側。髻鬟一朵楚臺雲。妙手簪花還倩衛夫人。莫騎騅馬乘潮去。好在江東住。凌波依舊楚宮妝。羞煞小姑山。屬九江王。一青峯宛與湘靈似。兩代重瞳子。楚歌楚舞漫紛紛。誰念漢家亭長戚夫人。黃扉偶動湖山興。開帙煙嵐潤。相公早已勒燕然。更遣蘭成耕點美人山。一庾信有美人山銘。名士風流。自是韻事。山石何幸。同此詩詞以不朽矣。

龍光塔 遊梅園後四日。復相約作惠山游。是日風和日暖。山谷如洗。已呈春光明媚景象矣。登錫山上龍光塔。塔係明萬曆中就石塔基建築。近又改建。氣象煥然一新。高七層。登其三。和風拂衣。飄然欲仙。遙視城垣歷歷在目。太湖七十二高峯亦隱約可見。王之渙詩。一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惜以木梯狹小。不敢復上也。

三〇



文

貫華閣 下錫山至忍草庵。庵位置於惠山第一峯之東。章家隴巖壑屏蔽。風景佳絕。庵右有貫華閣。爲最勝境。昔年納蘭容若嘗月夜同顧貞觀登閣。第三層屏從去梯。作竟夕談。至今傳爲韻事。閣頽廢已久。去歲才由邑人楊味雲先生出資重建。時方工竣。乃相與拾級而登山。光塔影景殊幽。蔦虬松隱翳。尤覺蒼翠可愛。徘徊久之。俗慮全消。

青山 耳青山之名已久。頗欲前往一遊。輒以俗務倥傯。未償所願。下閣出庵時。方四時。許子志藩偕遊青山。衆人遊興未闌。應之。余不禁爲之雀躍。乃亟覓道往。古松夾徑。翠色撲人眉宇。夕陽在山。殷紅如血。三五樵子。剡得乾柴。荷擔返家。前呼後應。邪許之聲。不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殊可羨也。青山位置極幽雅。燦嶺屹然。屏於前。惠峯峨然。蔽於後。左右有山環抱。如翼之張。太湖一角。波平似鏡。可於山隙見之。四圍佳木。葱蘢山光。滴翠微風。過處。松濤作響。與寺中鐘鼓之聲相應。和如此。靜境。幾疑非塵世也。山巔有亭。名佳興。柱間懸程德全一聯云。「龜收江漢氣。」一碑出魚龍淵。」又秦郊農一聯云。「慧峯煙翠藏



文

蕭寺。」「燦嶺松雲入畫亭。」

龍頭渚。百花生日。天氣清明。同人相約。雇舟作龍頭渚游。渚在太湖充山之麓。伸出水面。若龍之頭。故名。九時下舟。解維出西郭。兩岸碧草如茵。綠柳婀娜。惠錫二山相對峙立。映朝曦作青紫色。舟中清譚嬋嫣。佐以瓜仁花生。較諸接席啣杯。更覺迥然有趣。午時舟出口入湖。萬頃煙波。悉呈眼底。帆影點點。水色連天。而亂山圍繞。尤饒奇趣。偶憶香山「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句。爲之低吟久之。抵龍渚。舍舟登岸。先游小函谷。在山亭花神廟等處。余與許子志。潘王子世。騏更。攀援登山巔。煙波浩淼。極目千里。春風飈蕩。襲人衣袖。飄乎遺世。獨立羽化。登仙矣。旋即下船。午餐。狼吞虎嚥。箸如雨點。瞬息之間。已碗底現花。復相將登岸。向右行。坐涵虛亭。亭畔怪石。差次高出水而波濤擊石。澎湃有聲。石壁峭立。上有廖綸書「橫雲」及「包孕吳越」。壁窠大字。頗見奇偉。閱肆憩。橫雲小築。登飛雲閣。峯回路轉。達一勺泉。泉上有廣福寺。名山勝地。著一梵宇。洵是點綴妙品。而鐘聲清澈。高出雲表。尤足發人猛省。沁人心脾。

三二



文

令人意消也。入寺寶相莊嚴，杳雲繚繞。一僧道貌岸然，方踞蓮臺，作生公之說法。善男信女濟濟一堂，立聽多時，愧非頑石，不能點頭。壁間對聯甚多，琳琅滿目，美不勝收。余最愛南通張嗇老一聯云：「門前萬頃煙波，雲夢拍浮中；院宇莊嚴，岳麓。」寺後四圍嵐翠，湖山深邃，風光明媚，勝杭州。寺右有陶朱閣，中懸范蠡像，旁有聯云：「家國恩仇歸一舸；」湖山形勝占三吳。」門外柱間又有嗇老一聯云：「孕越包吳，管領五湖風月；」流丹聳翠，照臨萬頃煙波。」三時返舟，順游梅園，劉郎重來，風景依舊，惟花開似雪，且已屆落英繽紛時矣。歸家已八時。

東大池 龍山之南有東大池，風景秀美，頗具歐洲瑞士色彩。耳其名已久，爰於清明前一日，約陸君同堡，盟弟王君世騏，王君志燧同往一游。渡西水關，經迎龍橋，循馬路行。時當春暮，景色旖旎，遠山堆青，近水搖碧，麥浪起伏，柳絲飄拂。久居市廛之人，到此空曠之地，不覺塵氛盡滌，俗慮全消。於是相顧樂甚。雖路遠迢迢，而安步當車，亦不覺疲乏。行行重行行，抵池畔，一泓清水，平明如鏡。



文

四圍有堤。堤上遍植桃柳。紅霞一片。碧絲萬縷。佈置得宜。殊可人意。有亭一橋。二而三面環山。尤饒幽致。地僻人少。萬籟無聲。到此疑仙。不復知塵世間。尚有名利事。同堡出鏡。攝影凡三。又在堤上。爲余等攝一影。世騏居中。余立左。志燧蹲於地。恣態婉妙之至。攝畢。已斜陽西去。暮靄蒼茫。緩步歸來。月上柳梢頭矣。歸後得詩一律云。「三月風光好。池邊景物和。殘英鋪水面。垂柳拂山坡。地僻游人少。花香蚊蝶多。一聲歸去也。落日照清波。」

三四



◆清冷的午夜

趙季超

輾轉牀頭，
 午夜清冷；
 四周黑暗沈沈，
 巷內已是三更。
 嗟我這一縷癡魂，
 近來無處依存！

語體詩

似小舟一葉，

在無邊大海裏浮沈。

啊！雁過也，

聲聲爲何這般憂憤？

動了遊子的鄉思，

引起離人的別恨。

梅香啊！陣陣！

鐘聲啊！鏗鏗！

惟有故人千里，

聲息無聞。

一九二八，一，一日夜寫。

一

望海樓頭

來到了千年古廟，
古廟裏清靜寂寥。
一庭的松栢青蒼，
幾樹的梅花開早。
參過了白髮頭陀，
繞過了長廊曲道。
高眺在望海樓頭，
幽意與長天俱杳。
憶當年也會在滿城風雨的重陽，
來此樓頭登高而徜徉。

趙季超

看那秋風裏黃葉飄颺，
纍纍的荒塚散着牛羊。
憶當年也會在落花流水的春暮，
來聽採桑少女的輕歌。
芳草垂楊的范公堤畔，
淒涼的杜宇聲多。
啊！近年湮沒在慘霧之中，
終日悲憤重重。
回想到快樂的當年，
兩行熱淚好似泉湧。

一九二八，一，二七赤岸。



◆三箇土匪的槍決

商拙亭

天生的賊寇啊！不，社會的產兒！

我要將你們咀咒啊！不，我要向你們惋惜！

你們是時代的應生者，你們乃勢逼而出生此。

我再要將你們咀咒，怎能對起我自己？

~~~~~  
天生的賊寇啊！不，社會的產兒！

我要將你們咀咒啊！不，我要向你們惋惜！

你們是社會的擾亂者，你們是萬民的仇敵。

可是社會的擾亂者，豈是只有你們三子

？

~~~~~  
天生的賊寇啊！不，社會的產兒！

我要將你們咀咒啊！不，我要向你們惋惜！

說什麼天之不肖兒，說什麼上帝之驕子

；

原是『鈞誅國侯』啊，有什麼強權和公理！

~~~~~  
天生的賊寇啊！不，社會的產兒！

我要將你們咀咒啊！不，我要向你們惋惜！

惜！

你們都方青春年少，你們都是少年英資

。

合起你們三人的年齡，一古腦兒不過七十。

~~~~~

天生的賊寇啊！不，社會的產兒！

我要將你們咀咒啊！不，我要向你們惋惜！

萬惡的社會，原應該破壞的澈底；

只因你們錯走了途徑，終至葬送了自己

~~~~~

天生的賊寇啊！不，社會的產兒！

我要將你們咀咒啊！不，我要向你們惋惜！

惜！

當你們出獄的時候，兩手倒背着縛起。

我真不忍看你們的枯黃的面容，和兩隻

無光的眸子。

~~~~~

天生的賊寇啊！不，社會的產兒！

我要將你們咀咒啊！不，我要向你們惋惜！

當你們遊街的時候，亡命旂高插在腦際

。

觀者人山人海，哀聲不絕於耳。



天生的賊寇啊！不，社會的產兒！

我要將你們咀咒啊！不，我要向你們惋

惜！

當你們臨刑的時候，正是日慘風悽。

果真是天地含悲？果真是神鬼飲泣？



天生的賊寇啊！不，社會的產兒！

我要將你們咀咒啊！不，我要向你們惋

惜！

但你們可不必悲傷，你們也不必憂戚；

萬惡社會的犧牲者，原非你們三人而已。

語體詩

天生的賊寇啊！不，社會的產兒！

可是也不必將你們咀咒；也不必向你們

惋惜！

死者如果有靈，請保佑沖鋒的先驅！

把社會改造得光明，永不發生同樣的慘

劇。

一九二七，四，八，青州第四師範。

◆毀滅

楊廣德

紛紛地，窗外的花，飛散滿地了！

小河邊：幾枝楊柳，搖蕩的疎疎映着；

熱烈的陽光，偷偷地移動牠們的影子；

但春風他卻要毀滅這些自然的痕跡，

五

吹得影子都零亂了！

十二年春於上海美專第一院。

◆陳蹟

劉洪霈

這幾本蟲咀的冊子，

這幾枝禿廢的筆，

這都是些微末的陳蹟；——

這裏面隱著笑過的痕，

這裏面涵著流過的淚，

這裏面葬送了我寶貴的韶華，

這裏面反照著我未來的一切。

一切一切，——

過去模糊的陳蹟，

不可重逢，

忽忽長別。

一切一切，——

將來無量的泉液，

攪我而來，

滔滔不絕。

一切一切，——

現實的只有不滿的悲激，

午夜追懷，

使我寸衷如裂！

一切一切，——

都似三更夢魅，

千萬年，

剎那間，



烟之消，
影之滅。

未到的將來，
轉眼又成將來的陳蹟。

◆愛之花

愛之花真好似一樹薔薇：
開得熱鬧時——芳豔無比；
到了凋謝後——只留棘刺，
慣會刺出傷心人的血淚！

戚維翰

◆問我

她會幾度問我：
「你爲什麼煩惱？」
我答不出什麼，

戚維翰

只覺心頭難過！

她若知我，

何庸問我？

若不知我，

何須問我？

她要再三地問我，

究竟是爲的什麼？

我猜不着她心意，

只覺得心頭更加難過！

◆疑問

漁夫的歌詞——

劉洪河

悠揚，

婉轉，

清脆，

唱遍了萬頃的柔波，

這是貢獻給誰聽呢？

牧童的短笛——

清朗，

高低，

悅耳，

吹遍了碧綠的青山，

這是貢獻給誰聽呢？

一九二八，六，十一日於正定。

◆江岸遠眺

高 濂

鮮紅的落日，半露着臉兒，斜依在那山
嶺上；

溫和而微涼的風兒，撲撲地在天空起
了蕩漾；

平靜的江水，牠那鏡也似的水面，

早被日兒的光芒，映掩了大塊的金霞

風兒的旋動，吹摺了無數的微浪。

呵！看呀！

日光映處，

水浪縐裏，

呈現着無數的金蛇徊繞閃亮。



山間的太陽漸已沈了，

水面被濛濛的霧兒遮了，

雀兒鴉兒亂哄哄的，

在隔江煙樹裏散漫的飛翔：

——忽來，

——忽去，

咕呀！咕呀！叫着覓宿求棲，

恰好似合節拍的音樂，

有組織的戲劇。

◆海濱月色

幽寂無際的海濱，

平如鏡般的海水，

曾春霖

白如雪般的月色——

是多麼給人可愛呢！？

但是——

海水不能長遠如鏡；

月色不能長遠雪白。

海水——

有時被不仁的狂風顛播，

月色——

有時被無情的殘雲遮住。

呀！

如鏡的海水，



雪白的月色——

是何等的難得！

不仁的狂風，

無情的殘雲，

忍用人們不能勝的強權掠奪！

啊！

狂風

殘雲——

都是海水與月色的仇敵！

但也是遊海濱玩月色的人的仇敵！

會春霖十六，六，十三深夜。

◆幽寂

會春霖

幽寂無人的海沙洲，

靜着可聽我傾心田的砰砰；

也可聽到她嫩白手上的錶聲。

此時

除幾點白鷗在海中游泳外，

沙灘上只有幾行游者踏過的足痕！

會春霖十六，五，十八日

◆海浪

劉洪河

滔滔的大海中，

波浪擁擠着。

前浪低聲對後浪說：

「慢些兒走罷！

路途遠着呢？」



◆愛之問答

古文光

心愛的，我且來問你一下，

怎樣的愛才是我們所切盼的？

兩箇靈魂合爲一體，

兩箇心兒起了共鳴。

像這樣的愛情就是我們所切盼的吧。

請來教訴我吧！

愛是如何來去？他去了又如何？

他從現在來處來，

向過去的去處去。

倘使他完了，一切也無可言了。

最清白的愛情是如何？

沒有自私底要求才配稱爲最純潔的愛情吧。

那末深感底愛何處尋？

向幽靜底地方去找；

深情底愛就會出現。

愛的本身如何有無上的價值？

犧牲愈大他的價值也愈高貴。

那末愛情可以用言語來解釋了！

實在愛情這箇東西，

用言語那能傳達他的神妙呢！

◆我

徐翕

我是箇精神不健全的人：

我有時放蕩，

我有時發狂，

我有時沈迷，

我有時哀啼……

我總時常親近着悲哀，

我很想借詩歌來抒寫情感；

但毛羽未豐，

未能痛快淋漓發表出來。



我是箇性情很孤獨的人：

我不善交際，

我不多言語……

空具六尺之軀，

而無縛雞之力；

空有三寸之舌，

而無蘇張之能；

握筆終日，

不覓一文；

窮年兀兀，

初無成績：

因此——

因此滅殺了人家之信仰心，

更形成我孤獨的情景！



精神不健全的我！



性情很孤獨的我！

奮鬥呀！

努力呀！

著著前進，

披荆斬棘！

西方的約翰孫，

東方的蘇秦，

一箇不是「神經病的博士？」

一箇不是遭家人之白眼屏棄於一時？

哦！著著前進，

披荆斬棘！

奮鬥呀！

努力呀！

語體詩

我要效蘇秦之發憤精神，

做東方之第二約翰孫！

◆赴敵

徐誠瑩

嫋嫋的歌聲，

幽幽地；

微微地；

漸漸地；

從淡淡的秋風裏慢慢地送來；

呀！把人們周身的細胞，

催得盡深深地醉了！

歌聲過去了，

便起了一陣拍掌的狂笑；

一三

和一陣悽慘的低呼；

遠遠地望去：

只看見一座高大而且華美的洋房中，

高坐幾箇：

頭髮黃的；

眼睛綠的；

鼻子彎的；

着了皮鞋西裝的人，

還倍着幾箇半同他們的人在他們的旁側

；

在看：

他們下面幾箇：

皮膚黃的；

頭髮黑的；

有的已完全不能掙扎，

有的尙在微微地轉動的，

「人」(？)的殘體，

而在拍掌！

而在狂笑!!!

陣陣的思潮，

湧上他的心湖來！

他不禁挺了胸兒；

瞪了眼睛；

直了眉葉；

革命的火焰燃了心腔；



便立起身來，

扶了劍兒，

騎了馬兒，

趁了氣兒，

乘了風兒，

狂風急雨般馳向前線去！

管什麼嬌妻？

戀什麼愛子？

難道忍着心看人殺盡了自己的同胞？

難道閉着眼任人殺完了我們的志士？

向前去，

管什麼嬌妻！

戀什麼愛子！

惜什麼身體？

想什麼生命？

難道也聽人把我殺了？

難道隨人殺我而不抵抗？

向前去，


惜什麼身體！

想什麼生命！

那凶惡的敵人之頭！

不是在待你去斫下？

那殘酷的敵人之血，



不是在等你去使牠奔流？
滿途的荆棘，
不是在望你去斫盡？
光明的大道，
不是在望你去找尋？
向前去，
管什麼我生命隨落花！
想什麼飛絮似我生命！
望什麼家山？
思什麼慈親？
那都是阻我雄心的惡魔！
那都是噬我壯志的猛獸！

向前去，

管什麼其餘的一切！

只要問：

『幾時能滅了匈奴；

幾時能斬了敵首！』

向前去，

斬了敵首來慰我同胞的靈魂！靈魂！

一六，十，一八，草於嘉定市二校。

◆分飛

林其貞

——和同學離別時說的幾句話——

『四年長溜溜，管他做甚？』

朋友！初來進校時，不是恁般講過？



一千多天底行程，轉瞬間，腦後去了。

——容我們向他說聲『再會』罷！

一窩蜂兒星散了！

這面飛的這面飛，那邊去的那邊去；

偌多的同伴，——

剎那間，東散西跑。

人生底行程中，我們才跑過小部份；——

光明偉大底前途啊，正長得很。

朋友，

再會吧！

過去底情形，休去留戀吶喊了。

願大家——各自珍重，

向著光燦之途猛進去！

◆小詩

林其貞

甜蜜底好夢，

要勞働家纔能常常得到。

天真的真字，

惟有嬰孩的笑與哭才配得上。

◆新年述感

佩英

(一)

年光！年光！

來無踪，

去無跡，

我人的生命，

卻被你驅使着！

(二)

莫說——

今天去了有明天；

今年去了有明年。

這其間——

老了多少美人！

衰了多少青年！

(三)

獨自憑欄，

細思量：

新愁舊恨，根觸滿懷。

(四)

人家來恭賀我嗎？

我只有悲哀；

我去恭賀人家嗎？

這無意識的舉動，

我不願再行扮演；

倒不如大家努力，自新自勉，

同去找尋那新生命的泉源。

◆騎兵

灰衣的兵士——

戴錦源



騎着一匹大馬，

如飛的在青草堤上跑過。

馬蹄的過處，

給它留了好幾處的傷痕。

◆歌盲

在街門的旁邊，

坐着一箇盲目的歌人；

在他的歌聲中，

告訴了我——

他隱在心內的悲哀。

◆雜感

美國新發明，——

什麼叫做機械人？！

戴錦源

胡文元

機械一變爲人，

自然，

人也可充機械；

你看，

政治舞臺上的傀儡，

戰場上的丘八，

還有，——

一切的爲人作嫁者，

那箇不是人而機械？！

唉！

◆小詩

(一)

黑闇呵！多少沈悶的熱淚，都在你的籠

寶榮顯

園中流着。

(二)

學校？是暫時的牢獄，
是將來的樂園。

(三)

我心裏的她，美麗到夢魂裏；
我園中的花，濃綠到夢魂裏；
我手上的筆，偏寫不到夢魂裏。

◆小詩

單庚生

(一)

黑板下的粉筆屑，
就是療教員心病的藥粉吧！

(二)

環境是隻染缸吧？
爲什麼世上清白的人生，
都被牠染作灰色？

◆小詩

趙建城

(一)

毛穎先生，
太忍心吧！
閒暇的時候，
不由我做主地；
便把我底心事公開。

(二)

草兒，
看透些吧！



——得過且過，

悲傷是無益的。

我每早晨見你，

總是淚珠滿面。

◆落花

呼呼價東風，

威迫着枝上殘花，

一片片地頹喪下墜。

情場的末路也是如此吧！

◆小詩

(一)

嬌豔的桃花，

被輕狂的楊柳，

語體詩

王怡親

偷偷地接了箇吻；

伊羞得滿臉都紅了。

(二)

鐘呀！

別盡力的沒日沒夜擺動吧！

可憐人們的一生，

都在你這滴得滴得的聲音裏斷送了。

(三)

風呀！

你能把花香吹送到我面前；

也能把我心弦上的音調，

吹送到伊那裏去嗎？

◆新月

王怡親

一一一



詩體詩

蔚藍的天空，

誰將牠掐了箇指甲痕啊？

◆贈情敵

王怡親

我並不恨您，

我也不妒忌您；

您要明白：

我的心就是您的心啊！



三



詩

詩

●鄉下人

陸聯芳

秋風起。娘兒要添衣。哥兒肚裏飢。忍飢挑了一擔菜。黑早挑向街頭賣。賣菜本來不犯罪。那裏知道要完稅。收稅作何用。罰則翻比菜價貴。巡丁虎司事。牛賣菜。鄉人是隻狗。那裏容得你開口。不如撇卻擔兒走。未到十步便回首。頻頻回頭看。脚步漸漸慢。脚步雖慢不敢停。只想強盜發善心。哥兒真是鄉下人。

●學徒苦

陸聯芳

學徒苦。學徒進店。爲學行賈。主翁不授書算。但曰孺子當習勤苦。朝命掃地開門。暮命臥地守戶。暇當執炊。兼鋤園圃。主婦有兒曰孺子。爲我抱撫呱呱兒。啼主婦震怒拍案。頓足辱及學徒父母。自晨至午。東買酒漿。西買青菜豆腐。一日三餐。學徒侍食進脯。



客來奉茶。客去送貨。主翁倦時。命開煙鋪。

復令前門應主顧。後門洗椀滌壺。奔走終日。不敢言苦。

足底鞋穿。夜深含淚自補。主婦復惜油火。申申呪詛。

臘月主人飲湯。學徒冷粥果腹。夏日主人剖瓜。學徒竈下燒火。

學徒雖無過。栗子下如雨。學徒病吐曰。孺子敢貪惰。作誑語。

清清河流。鑑別髮縷。學徒淘米河邊。照見面色如土。學徒自念。生我者亦父母。

●旅津秋暮感懷

孫季臯

津門忽已暮。秋時病葉飄。零強自支。矮屋青燈歸。夢遠高堂白。髮報恩遲。年來哀樂人。休問客裏炎涼。我已知。漫道乘風期破浪。海天四顧。竟何之。

●旅津八月中秋

孫季臯

旅食津門八月秋。他鄉佳節倍增愁。不知故里團圓夜。可念征人浪漫游。

●秋夜有感二首

孫季臯

似箭涼風穿畫帳。如潮恨事逐更籌。無聊倚枕憑誰語。任是忘情也淚流。



詩

殘燈黯淡決三更。獨擁寒衾夢不成。窗外蛩吟正唧唧。那堪腸斷太凝生。

●家况自述誌感

孫季皋

家風墮落不如前。一度雄心早化煙。痛哭賈生徒有淚。佯狂阮籍苦無錢。隸華已半經摧折。萱草如今幸健全。遠嫁史憐諸姊妹。不常相見夢魂牽。

●送春并序

查慈霖

杜宇催歸。竟速東皇之駕。驪詞遽唱。難忘南浦之情。萬點飛花。飄零減色。一灣流水。嗚咽成聲。那堪極目。罔不銷魂。悵望芳郊。爲傷君別。聊供祖帳。特饒君行。臨歧揮泪。向前路莫問歸程。隔歲重逢。訂後期應成預約。蓋九十日。普世之春光。猶待來年相見。而廿五年箇人之春景。卻同逝水無還。對此青春。能無感慨。爰綴俚句數章。以示韶華不可虛度云。

我欲留春春不留。無情節序使人愁。子規啼出三更月。待到曉鐘去路悠。綠暗紅稀襯夕暉。一年花事又相違。蜘蛛也惜春光老。網住殘英不放飛。誰家池館可留春。金谷香銷事已陳。如此風光三月暮。東郊送別更傷神。

三



天涯芳草憶王孫。香意闌珊欲斷魂。爲惜殘紅儘莫掃。少留春色映蓬門。
 報曉鐘鳴一剎過。送春戀戀我情多。臨歧贈別無他物。剩得紅芳隨綠波。
 君今去矣奈愁何。蜂蝶紛紛戀什麼。唯有鷓鴣知別苦。綠楊深處喚哥哥。
 道上驪歌鷓鴣聲。癡情一縷計郵程。來年郊下相迎日。深鎖韶光不放行。
 風雨聲中去不留。韶華九十度悠悠。灞橋絲柳垂千尺。不繫春光繫別愁。
 餞行月暗又燈昏。地滿殘英酒滿樽。勝日園林翻寂寞。人間天上共銷魂。
 北斗垂來人共仰。東風噓去物增妍。韶光回首成虛度。再待春臨又一年。

●暮春卽事

查慈霖

連朝惆悵雨霏霏。花事闌珊葉自肥。九十韶光何太促。曉鐘未到戀依依。
 桃花開遍杜鵑紅。一樣韶華處處同。穀雨節過春已暮。故園吹到棟花風。
 紅瘦綠肥日漸長。曲欄干外惜殘芳。游蜂底事猖狂甚。猶帶飛花入繡房。
 紛紛蛺蝶過牆東。舞去難禁淡蕩風。一樣吹噓分厚薄。梨花飛白牡丹紅。
 向葵艸木自欣欣。閒看紙鸞映夕曛。卻喜東風情意重。徐徐吹送上青雲。



詩

綠陰深處夕陽斜。去矣春光我獨嗟。惟有兒童不解事。同來路上捉楊花。
梁間燕子往來頻。啣卻香泥築室新。知否小姑猶寂寞。呢喃取次慰懷春。
落花時節嬾裁箋。爲惜殘紅竟日眠。遮莫春光留不住。桃花流水總依然。

●讀斷腸詩詞書其尾

包我齋

自古佳人眼淚多。藉將詩卷訴愁魔。淑真若嫁青蓮輩。失意詞成得意歌。

●去國吟

朱蘭澤

廿年作客四分一。半載飄零三萬程。且滌風塵認面目。出山猶似在山清。
萬頃濤翻天地白。一腔血照肺肝紅。乘桴我別人間去。仙島元在東海東。

●答某女士

朱蘭澤

多才多藝復多情。花樣精神月樣清。謫到人間二十載。今朝俯首拜卿卿。
幾回絮語醉芳叢。前事依稀夢影中。落日海濤三萬里。漫將心事訴悲風。
飄零書劍嘆年年。身世何須把問天。香草也知堪寄恨。隱衷爭奈不能傳。
綠葉成陰喚奈何。無情日月負人多。從今檢點青衫淚。流水行雲自在歌。

五



●詠史

方昀青

杯酒潛將隱禍消。防他功狗恃功驕。
 香孩雖說多猜忌。畢竟寬仁勝漢高。
 選舞徵歌樂未央。江山半壁聽興亡。
 南朝斷送闍兒手。誤國豈徒馬鳳陽。

●雜感

方昀青

楊柳翻飛不定花。春風吹送到官衙。
 此身亦似飄零絮。未識明年落那家。

●別金陵赴蕪湖偶成

錢立先

唱罷陽關解纜行。樽前怕聽鷓鴣聲。
 無聊最是臺城柳。偏肯依依綰別情。
 勞勞亭畔理輕艫。風笛聲中恨滿腔。
 幸是舳艫爭利涉。計程明日到鳩江。

●莫愁湖感賦

錢立先

南朝遺事杳如煙。回首凝思倍悵然。
 怕向莫愁湖上望。寒流漉漉旅情牽。
 六代豪華一夢中。英雄兒女恨何窮。
 湖光山色仍無恙。勝跡蒼涼百感叢。

●登蓮花峯

李自葵

一峯高插海中央。端坐花林覽八荒。
 山色魯齊排隱約。地形吳楚界蒼茫。
 增來



詩

白日三分大。看到黃河萬里長。遮莫天都相並峙。難從毫末判低昂。

●文殊院

李白葵

身依北斗傍三臺。文殊院前有三臺名曰文殊臺。梵宇凌空絕點埃。何處胸中消芥蒂。任從海上說蓬萊。路穿石腹無人逕。梯上雲頭有客陪。正是納涼好時節。文殊臺畔野花開。

●詠傘

江增瑞

一撐一落喜非艱。遮覆如天豈等閒。即使雨穿風破後。尙留骨格在人間。

●柳絲

馬如龍

一夜春風入戶勻。長堤柳色拂雲新。霸橋多少駐騎者。盡是天涯送別人。

●雨後遊校園

馬如龍

綠柳垂絲鎖玉塘。鶯啼蝶舞意如狂。東風經雨曉來細。抽出芭蕉一葉黃。

●重陽誌感

馬如龍

蘆葦蒼蒼征雁忙。秋風幾陣報重陽。學思未與佳時進。羞見東籬數朶黃。

七



●咏古墨

宋瘦厂

吾愛陸夫子。贈我以古墨。且言此物壽。歷年約半百。我叩其兩端。鏦然似金玉。因歎彼物意。立志何其拙。不爲子昂畫。光彩奪人目。不爲板橋字。尊居在金屋。今身雖貞全。零落等草木。豈知我言舛。不適彼心腹。體是南山松。質是北山鹿。 (此是鹿膠墨) 遺留千載後。無異楚王璞。

●祝立本母校廿周紀念

范貴長

圓山高聳勢崔嵬。立本名堂樂育材。一志經營宏教育。廿年辛苦費栽培。杭東風氣文明啓。藍水童蒙智識開。此日歡欣逢盛會。樹人萬壽頌臺萊。門牆依傍憶當年。督促親承指示先。茅塞胸襟途廣闊。溝通學術課新編。裁成家族多才俊。惠及鄉鄰幸接連。慙愧菲材孤造就。騰驤深仰祖生鞭。

●祝健菴先生七秩大慶

范貴長

七秩年高世所稀。優游杖國德崔巍。春風化雨施無極。名比東山殆庶幾。龍馬精神真鬣鑠。耄勤不憊衆心欽。居身淡泊無尤怨。文字因緣訂結深。



詩

追隨函丈幾經年。鑽仰俱窮倍喟然。可造深慚空過獎。從學時師以有可造才勉學。無能猛著祖生鞭。

教澤宏施赫有聲。舊新桃李盡栽成。誰能衣鉢相承受。忝列門牆愧後生。長松點雪梅飄候。正是崧生嶽降時。此日菊觴齊酒頌。九秋疊晉九如辭。師生於十二月而祝壽在九秋之月。

●春寒

徐葆楨

料峭東風拂面吹。怯寒因是捲簾遲。卻看窗下紅玫瑰。搖曳風前放幾枝。

●送春

徐葆楨

無計留春筆漫題。小園花盡落棠梨。鶯聲帶恨垂楊裏。似訴離情不住噓。

●雪意

鄧明月

一夜霜風緊。陰雲布四圍。氣嚴天慘淡。會見六花飛。

●中秋月

鄧明月

光陰瞬逝又中秋。把酒臨風寫我憂。今夜月明渾似畫。那堪鼙鼓震南州。

九



詩

●客中題壁

地黑天低風雨密。離人獨坐愁蕭瑟。願風吹散天邊雲。好把鄉思訴與日。

伍嶽雲

●卽事

散步黃昏候。風來心自閒。羣鴉綠底事。飛去復飛還。

伍嶽雲

●懷友

昔爲膠與漆。今爲參與商。相思不相見。一夜九迴腸。

伍嶽雲

●秋夜

閒窗外。月移影上闌干。忽聽南來雁。聲聲叫夜寒。

薛錦文

●詠菊

傲骨亭亭立。風霜不可干。淵明深賞鑒。此品最清寒。

薛錦文

●月夜遊慈雲菴

溪北有古寺。我來風露微。鐘聲出雲際。菊影上人衣。寂寂佛燈冷。蕭蕭霜葉飛。老僧持短杖。相見話依依。

王章益



詩

●登城東樓望景范亭

王章益

蕭蕭黃葉一亭秋。回首中原起暮愁。誰抱希文天下志。臨風太息此登樓。

●七了口望黃花漁船

顧兆祺

一線江天路幾千。夕陽渺渺接蒼煙。潮聲靜處歌聲起。知是漁船到岸邊。

●首夏卽事

王慶俊

荷疊青錢水滿池。風光又到夏初時。莫言此日無情致。尙有鳴禽戀舊枝。

●和金西林先生秋柳原韻

張菊隱

半隄疏影向人迎。舊恨年年動渭城。此日漢中縈去馬。何時陌上聽啼鶯。風驚古樹黃鶯落。垂戰長林綠不生。一片寒雲也嗚咽。殘條隱隱倍傷情。

灣灣溪水共長天。陌上徒增少婦憐。楚塞月殘悲鼓角。吳江楓冷怯炊煙。疏條影掠羣歸雁。荒野聲驚斷續蟬。回憶長隄鶯囀處。何堪風雪又經年。

淡烟疏雨水雲低。去馬蕭蕭聲不嘶。入耳西風驚古寺。傷心殘日照隋隄。清溪路冷鴉爭喚。紅板橋寒鳥急啼。萬里封侯縈我思。徒看瘦影掠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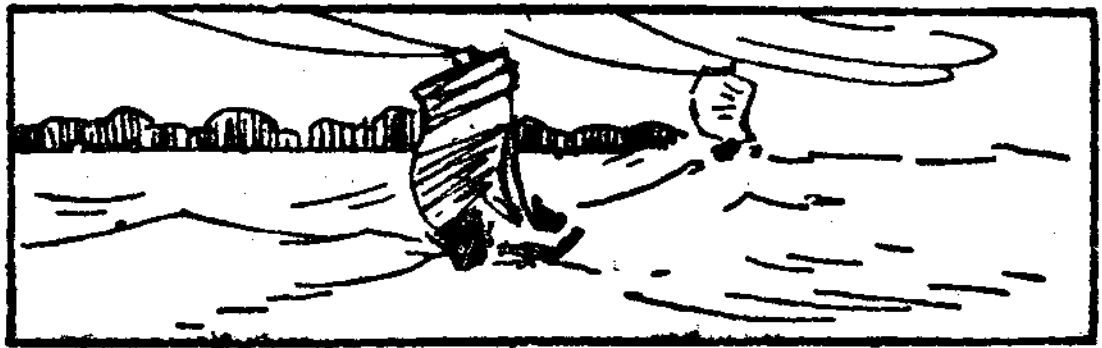


樽酒何曾重細論。數年足跡寄柴門。驚看青眼魂長陌。不見春光映水村。十里
炊煙雲黑黯。一林疏影月黃昏。無聊喜託管城子。獨向西風訴斷魂。

●傷春曲（用黎錦暉先生寒衣曲譜）

余其華

春風剪剪。細雨迷迷。桃花零落已沾泥。悠悠綠草。薄命苦相依。說甚美麗。說甚
美麗。雙雙燕子飛過牆西。獨思量。兒時的快樂。回頭憶。折新柳。賞嬌花。天真爛
漫不知愁。陶醉春陰裏。欣喜。欣喜。愛看蜂飛。癡聽鶯啼。悽愴懷抱。今非昔。望著
那殘紅與枝離。望著那慘綠傷人意。望著那林中沒有聲息。望著那天空無限
清淒。無限清淒。清淒。清淒。而今徒把欄杆倚。記一記。嗚呼。



小
說



小

說

□ 瘋人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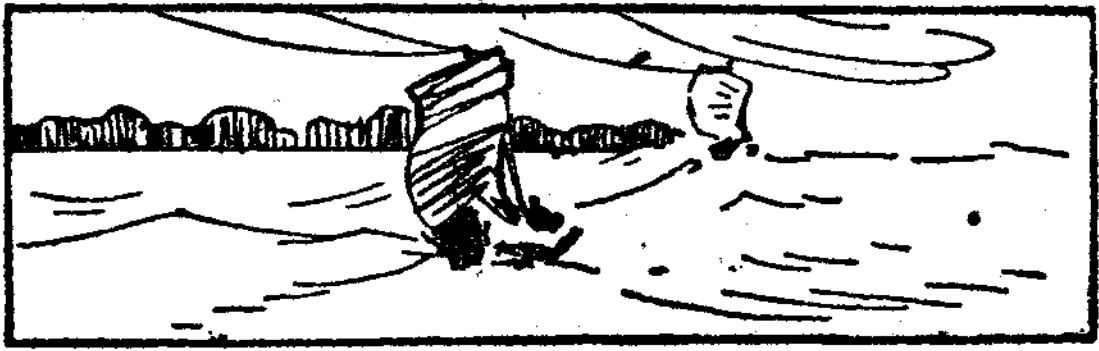
繆·啓·愉·

(一)

雖然一隻足已經跨進了墳墓。正向着「永遠的安息」的世界進行，但我終於沒有行過「懺悔式」的儀禮。因為理智同我說，超脫的襟懷，慘淡的遭際，上帝是表同情於我的，是肯竭盡其力地超度我的。

偷偷地向四周圍一瞅，還是這樣麼！你看滿屋都是一閃一爍在跳舞的眼睛，忽蒙忽露劍鋒似的利齒。他們好像在背地裏商量如何到藥舖裏買藤黃，如何使我吃了，如何陰埋屍首，但是他們也太愚蠢了，何不痛痛快快地把我整箇地吞下去，或者大家分吃了，手續上多麼爽快而泰然，怕還有一蛛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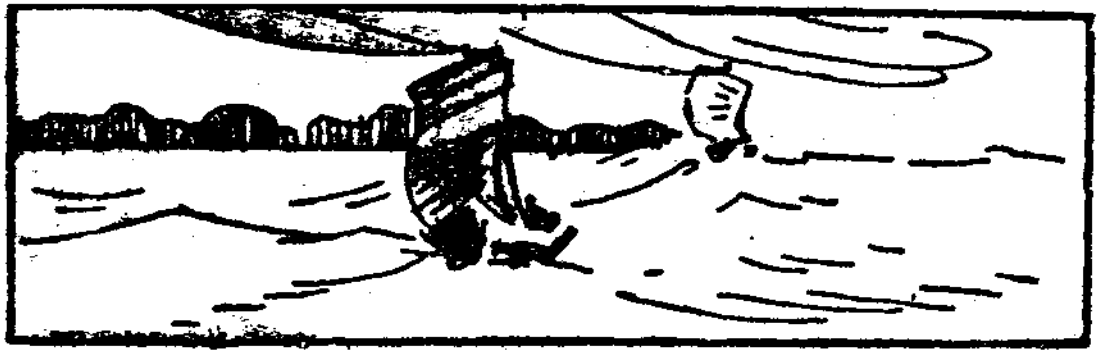


絲馬跡「可尋嗎？」

空氣太渾濁了。不得已將左臂撐住地面，側身用力向上一掀，「啊唷！我躺在鐵釘山上嗎？」心情似醉，痛不欲生，像掙扎在無底的深淵中的一頭野獸。像苟延於乾燥的沙地上的一尾魚兒。「啊唷！獵人；啊唷！漁翁；啊唷！母親……」我渴望着想得到一些同情，但四周盡是惡狠狠視眈眈的利齒和目光。

「你們纔是瘋人，好好地又把我足鏈手鎖要喫人，喫就是了，偏要先冠我一箇『瘋人』的虛名。唔！滾，青面獠牙的鬼，詭巧釀成世界萬惡的鬼。」我憤恨而咀咒了，他們如無其事地都對我「嗤」的一聲，表示得意。他們有喫人的老臉皮老經驗，對於無損於己的咒詛，儘可「一嗤了之。」

「活活的痛煞了現在的我不合算的。請讓我自由靜養幾時，等我肥胖了再像宰豬模樣宰了我，使你們多享些人肉的美味吧。」他們聽了好像一箇箇都領會了我的懇求，齒鋒微露地解放了我走了，大概「人肉的美味」在他們的喉頭裏起了一種莫名的難受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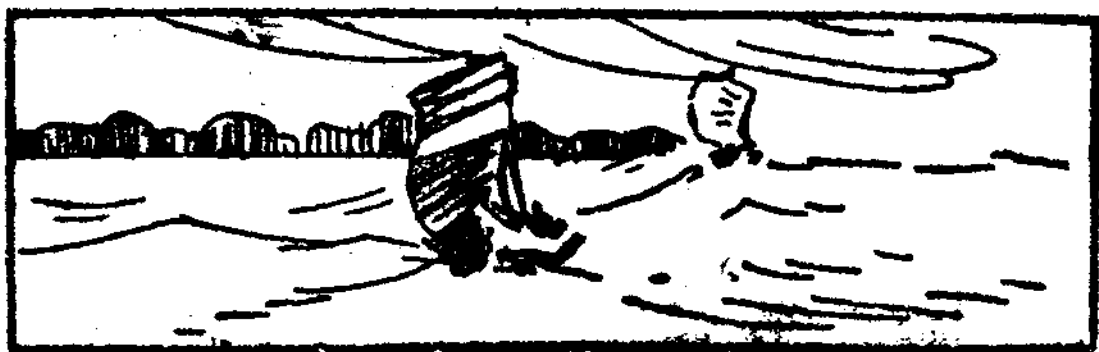
小說

(二)

晚來「處女紅」的陽光，直穿透城河兩岸垂楊的纖隙，水面絲絲沈沈的淡影，結合了斑斑駁駁的金球，萬籟都無聲，像在暗暗地頌揚它們蜜蜜的擁抱和親吻。微風飄來，卻又娉婷活潑如「兩性舞」，現出千變萬化的姿態；平汎的河水，縐紋頓起，宛如大無涯際的金魚的腹部。淡黃色的白鵝，一對對泳進楊柳陰中，變做花鵝，河邊隙道，長成一片綠蕪，粉紅的桃花，密密地開着道旁，隱約迷離，風致別饒。萬物在活潑解靈的歌舞。牠們的背景在蕭蕭瑟瑟的戰慄！這是最難得的一秒，這是最神祕的一幕。天然的電影我彷彿不像人了，敢是變做了河畔的游魚，花中的飛鳥。

少年時代的世界，大概是還甜蜜的忠實的。明媚的春天的每晚，當我放學回家，終要徵求我可愛的大妹的同意，就是挽着她的小手到這綠蕪上面跳幾跳也好，她是我的同學，也是我的隣居，是一箇十一歲同我相彷彿的年齡的女孩，她的臉如新桃，她的笑如千金，她渾身生理上的組織乃至一毛一

三



髮都極適應於「女性美」的條則。這時四周的暮景，緊逼着我們，好像在迷戀我們的心情，好像在凝視我們親膩的愛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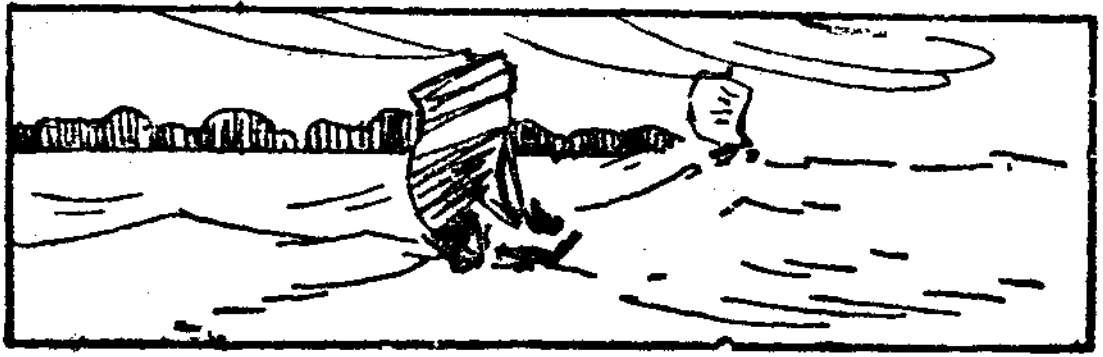
河水將碧未碧之際，清風還在蕭蕭，一幕天然的電影，演得顛顛欲活分外出神。被熱情的擁抱溶和了的我，幾乎要整箇地「羽化」了登臨僂境。

「大妹，你爲甚還穿的開襠褲呢？」

朦朧的暮氣使她比平日更心願的接受我的愛撫。問她時，她只很坦白地溫文一笑。

遠遠地喊聲，冰解了我們天真的結合。她對我笑過了最後的微笑之後，我就應着喊聲的出發點走來，當我覺得天然的電影忽然閉了幕的時候，我已倒在母親的懷裏了。

很好的春光，如風馳電掣地過去。我和大妹自那天以後常在照例的環境之下舉行照例的儀式，而且盡量享受她臨去時的照例的盈盈一笑。她的微笑，天真而甜蜜，是永遠看不厭的，現在想起來，還覺幾分垂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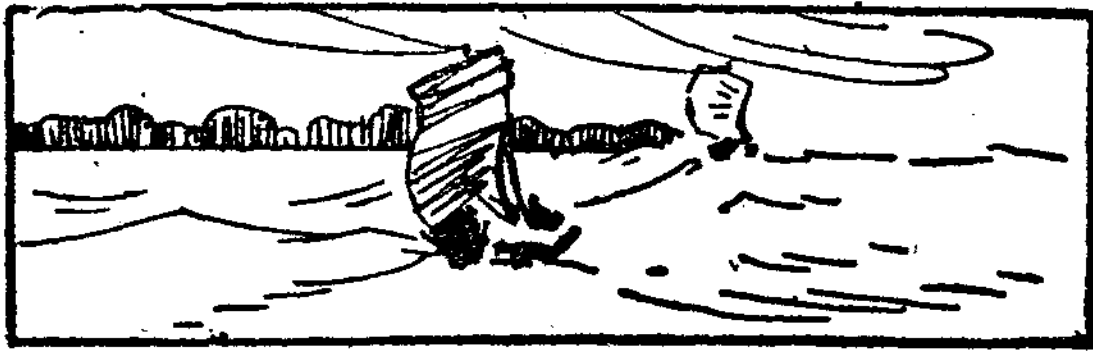
小
說

★ ★ ★ ★ ★

自從第三年的下半年，我家搬到了S城，我考進了H中學。漸漸覺得世界有些變態了：是晴朗的一天的早上罷，和風習習，爽氣宜人，自然界像在不住的催促我去領略牠們的風味。我就到西隣正則花園去跑一趟。回來經過迎紫路的時候，有一羣女學生站在路口發佈傳單。巧飾成渾身燦爛的毛羽的路人，都受領女學生們鞠躬和一道傳單。獨有我，她們理也不理，理也不理！……回到校裏腦神麻木了許久許久呢。

只記得第二天是放假的，我出了校門，灣灣繞繞地走了一箇多鐘頭，是神經還沒有復原的緣故罷，自己也不知道怎地會到了花壇巷。巷道東側一家窗口擺着兩箇粗舊的木匣，四周和上方是嵌着玻璃的，匣內浮石般的糖餅從玻片後透了出來。紙窗微微開露着，她露出了半面嬌臉，我驚得發生戰慄了。啊！你看，你看，她的眼睛是那麼瑩黑，那麼靈敏，那麼柔媚的呵！我恨不能把她的美處的幾分之幾，表現在紙上，表現在齒上，她一見了我，便把眼臉低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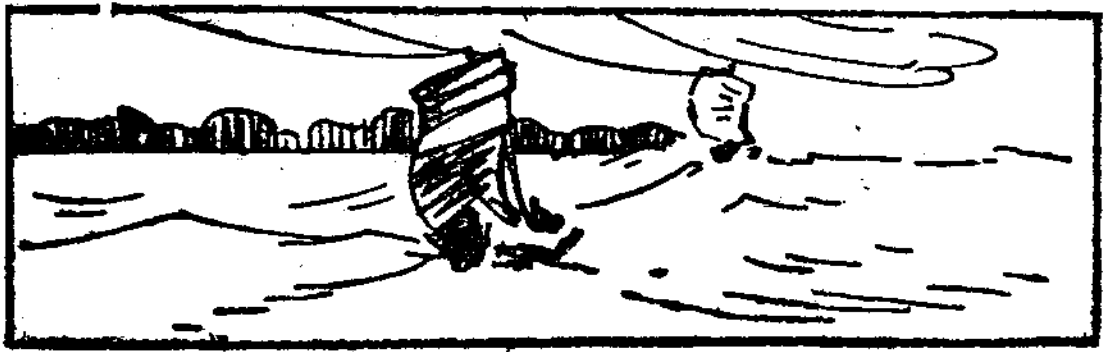


垂下去了，眼睫毛是那樣的濃密，那樣的鮮明，那樣的富有生命！如像覆着半朶纔開放着的六月菊。一頭濃膩的黑髮，疑是蟠伏着平沙上的水獺。我很想像一隻高翔的飛鷹見一匹雛鳩一樣，伸出手把她緊緊抱着。我原在她的眼上，臉上，一切一切的膚體上接遍整千整萬的狂吻！我的心頭吃緊得沒法，我的血在胸坎中沸騰，我覺着一種莫可奈何的焦燥。

「對不住，請把我點糖食。」或許可以洩塞沸騰的情慾的萬一，我終於破了臉向她表示了買糖的誠摯。

她臉頰緋紅地不語了一會，纔微微把眼臉張起來，問我要多少？她的聲音是十分微緩而且有幾分勉強的。我給她了一角錢，她矇惑地接受着，起身走到對壁的箱櫃旁。

她把糖餅交給我的時候，我禁不住把我的手指，像前年撫摸我的大妹的酥胸般的去捫觸她的手尖，她驚惶着急於收回去了。她還向我微微一睨呢！——月亮進了雲後的黑暗喲！我是失了魂，失了魂！



小說

「她的眼睛，她的睫毛，她的微睨，是無價的寶貝。她是天使，她是純潔的處女，你看，你看，她那戰慄的微聲，她那柔媚的風姿……呵！她是佔領了我全部的靈魂了。我真是萬分榮幸。」我在歸途中亂想。我醉了，我眼黑了。她從背後趕到，在拍我的兩肩。我好像忽然得着一箇靈感似的，把兩手往身後一拼，上體略略向下一折。綿軟的臀部緊貼我的掌心，她安安伏在我的背上了。柔香鬱鬱，酥體綿綿，直射我心靈深深處。我拚命地奔，「滑」的一聲，向前倒下去了。她老是像泰山一樣的全部鎮壓著我的頭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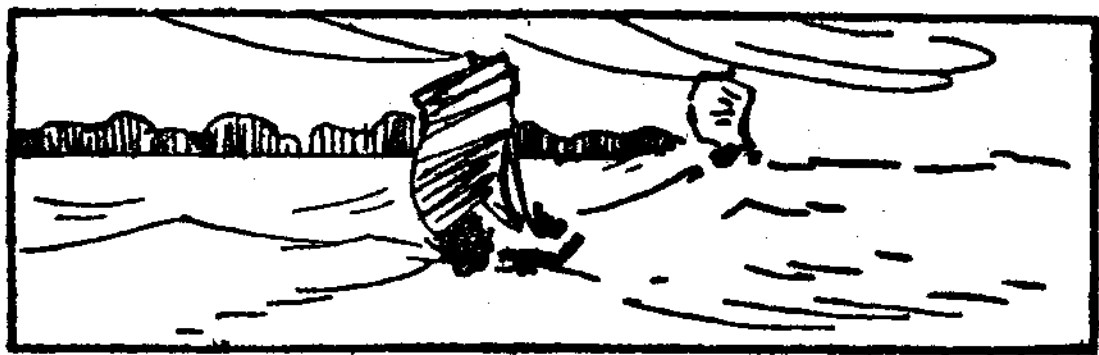
「A君，奇怪！你額上鮮豔的傷痕那裏來的呢？」走到校門首，C君就問。

「適纔在街上滑了一交。」

「因為踏空了石階嗎？」

「不。她使我……」阿！幾乎出了險！幸虧C君不經意的走了過去，沒有細敲我的心事。「但是這種胡鬧，確是好笑的。我須留心鎮靜的工夫。」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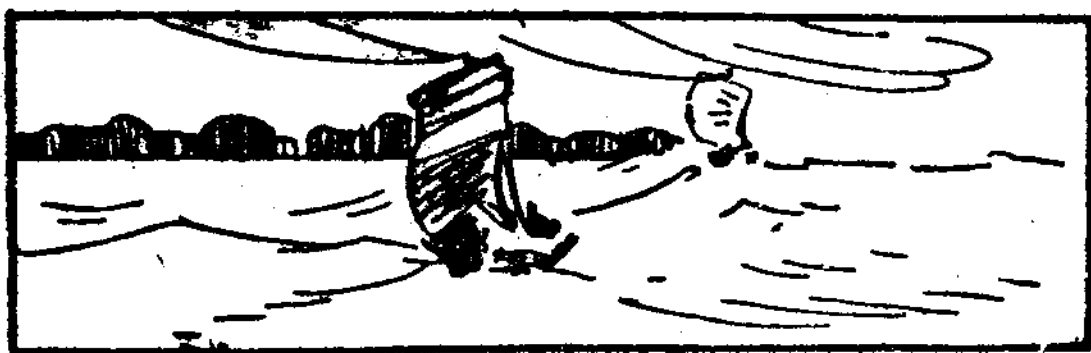
過了二天，還沒有出軌——鎮靜——第三天的課後，在校園的草場上徘徊，我重又眼花心醉起來了。看見草場上每莖嫩草都是她的睫毛，空氣中一切的閃爍都是她的眼睛，眼睛……她是使我失去了一切的自然的理智。

一星期過去了，二星期，三星期……一角錢用完了，二角錢，三角錢……一元，二元……

我爲她荒廢了功課，消耗了書資……用盡心血，忍受諷譏，幾乎每星期夾了零錢到那兒把牠來當做我們交談的媒介。她對於我的愛情，是酒醒的，是清水的，我不明白，我現在還只知道「愛情這東西，它是智理的仇敵。」

那時我站在愛情克服智理的這方面，所以儘自沉浸在自由戀愛的美夢中。

某年的天高氣爽的一晚，我很得意的夾在行人擠擠的街道中間到W女校去看盛極一時的遊藝會。經過校園入了座園中有很榮茂的花木會場莊嚴燦爛，裝置精緻入微，堪信女子的「整理力」的偉大。樓上樓下有女童



小
說

子軍，各處有女招待員。我坐在樓角上看來賓一陣陣的擁進，一剎時把空樓兒全化做漆黑的一箇箇好像在極大顯微鏡上看蠕動着脫尾的蝌蚪。我這時不但覺得視覺混亂迷離，就是聽覺也感着不聰了。「浩浩……轟轟……」一片嘈雜，辨不清是語言聲脚步聲觸物聲鼓掌聲……甚至「札札角角」的去菓殼聲。我氣悶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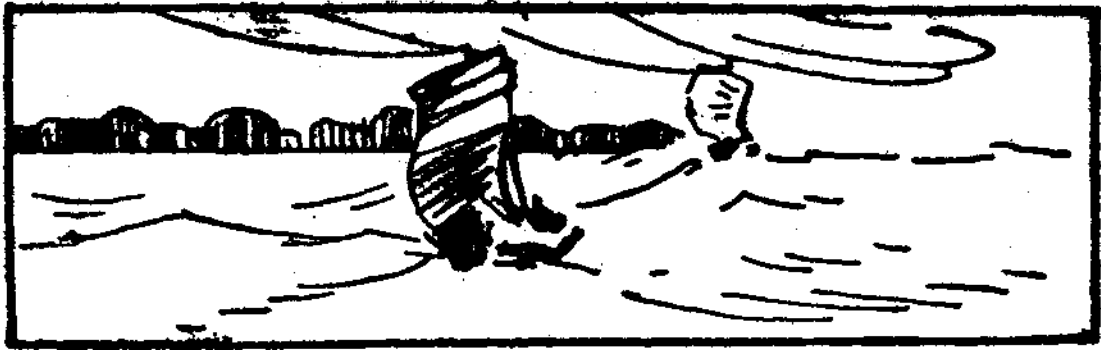
銀角一吹，滿座寂然。這銀角好像現在會場中常用的「向總理遺像俯首默念三分鐘」的口令。於是遊藝會開幕了。

獨有樓下靠右首最後一排椅子上空着兩箇座位，一四箇座位一排一兩人並肩靠住椅子坐着。無意志的凝視，往往更容易收入意識界。我的散漫的流盼，就完全聚集在他們身上了。他們和我三箇座位，恰合成一條垂線。

他們顯然是兩性。水獺般的黑髮，是上帝獨賜給她享受的。她難道竟是她了嗎？「是的，正是！」她們的眼睛，她們的睫毛，將合併了向我這麼說。

他向她耳語，她讓他耳語……他的情話還沒有完嗎？她也不會聽厭嗎？

九



你看，快到十分鐘了呢！他伸出右手抱着她，他又和她圓潤好像美玉的頸項情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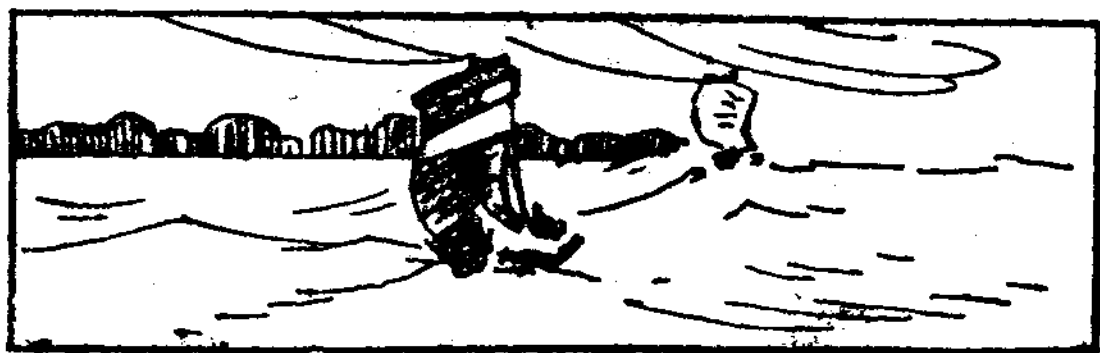
我的她純潔如天使，她一定不就是我的她。

這時舞臺上演的是「三蝴蝶」，電光紅潤的煞可憐，就好像新入浴後處女的肌膚四壁一切的存在都好像中了酒的一般，一切都在愛慾中燃燒，一切都在喘息；也是一切都在助他們倆的情火的爆發。她在他的懷抱中，他垂了頭在她的朱脣邊情話，「情話……歡子……顯然在大庭廣廈之中實行妻道呢！世界真愈弄愈古怪了！」我自語。

無名之火上心尖，神經又起了大變動，眼前又昏黑過去了。在她捧顯她的臉的一頃，我很清澈地認辨了的確是她之後。我奮身一躍，想掉下樓，至少可以踏死她或他。

「啊！了不得，你們還要敲我頭？」我喊了。大喊了……

「維持秩序……」我被站在我四周的女童子軍叫醒。原來我正撞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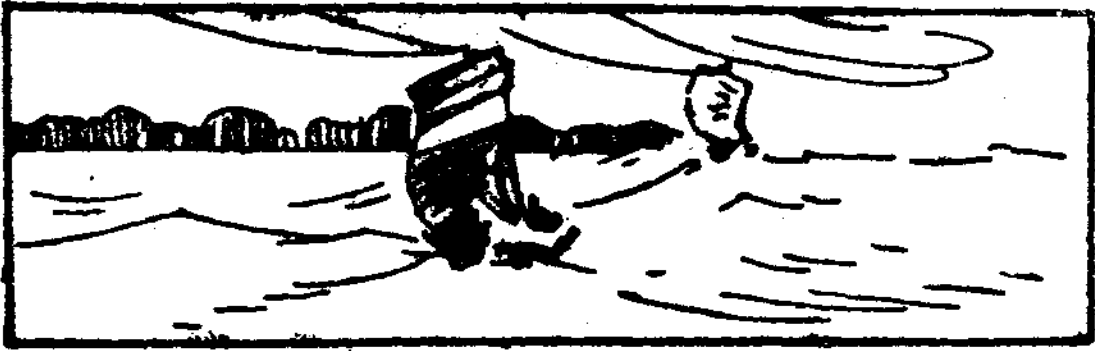
欄杆下。

「阿！萬惡的女童子軍，他們非人道的行徑，豈但擾亂秩序原來你們就是他們，你們也會非人道。」

遊藝，遊藝，一場「愛的結合」的遊藝，一場使我「痛入髓骨」的遊藝，我那能忍心的看，我那能忍心的看！

下了樓，老受女童子軍們的斜盼。校園草場上，盤坐着一蓬蓬的女學生。醉意酩酊的世界，半就著朦朧月色的懷擁，喘息在宇宙的被褥中。這時園中充滿了唧唧瑟瑟的空氣。她們濃潤的雲鬢上，輕輕戴上一層零落的淡影，好像一箇天然的帽兒。她們悠約的秘語，應了淡薄的人影消失。我走近了她們身旁，她們閃閃的目光，不他轉地向我直射橫睞。我禁不住很命的跑，直到了校門口，我的肩背上還覺幾分痛疼呢。

一切女子是不可測度的無底深淵。一切物象是為戕賊我的人生而存在。我的怨憤何時消，我的仇恨何時雪。我那時偏不活活撞死欄杆下！我那時



偏不活活撞死欄杆下！

清涼的人生，悽慘的遭遇，是成人的緣故嗎？不，實在是世界的太古怪
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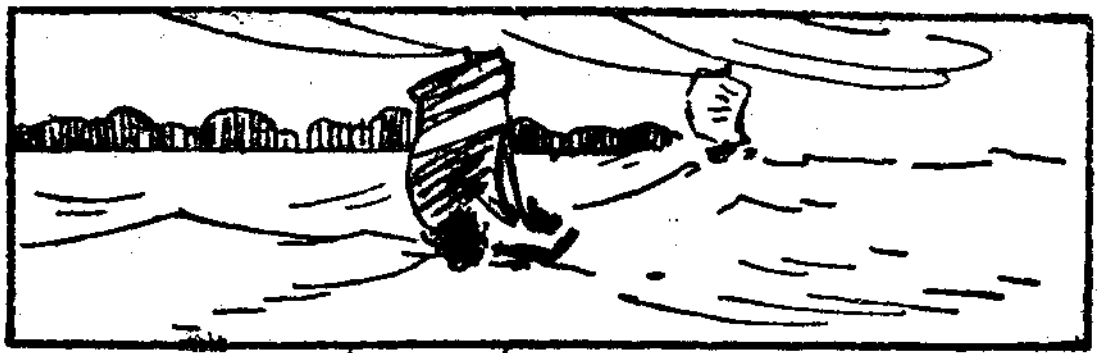
★ ★ ★ ★ ★

我的新生活開始了，我和大妹一訣整整六年，今年秋天又進了T城美術專門學校了。——我是生來就愛藝術的。

異樣的感觸，是極巔的積雪，是易炸的火山。她的微嗤如新荔枝的濃汁；她的白牙，如新洗滌後的一羣羊，使我永世不忘，現在還時刻地紀念着——這就是我一生無聊中心靈的安慰。我將如何的感謝我的大妹啊！

「但是，我先後會給她過三封信，她爲什麼連半箇回音都沒有呢呵！我爲甚搬家？爲甚考進S中校？爲甚又到了此地？風塵僕僕，天各一方，她的住址渺渺茫茫，都是自作孽，有誰好怨！——空想了一番，就用晚饅。

過了許多天，E君蹲在村夫公園的草地上，對着一帶緋紅的半已發藍



的石榴樹寫生。我站在E君身旁看他在很起勁地染綠渲紅。這天天氣的確很熱，他卸去西裝外衣……還卸去西裝背心……「拍」的從背心上掉下一本袖珍日記冊，從冊子裏滑出了一束紙片：圖案稿，色彩畫……我將它們拾起，僅極迅速的瞥了一眼，很美麗的一幅風景畫就觸着我的眼睛。在塔閣的下面，我看見了朱紅的「愛情與接吻」的字樣。我的眼裏即刻湧上熱騰騰的血；看看E君似乎還不會注意，忽忽地將那畫片收起，塞進了懷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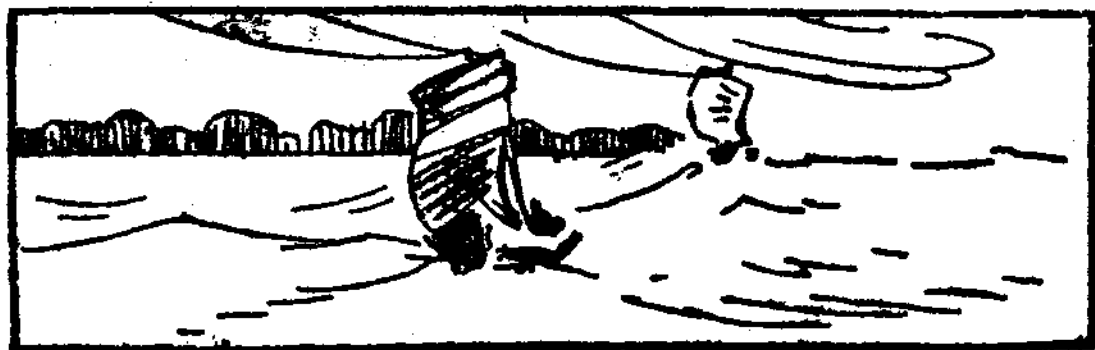
「E君，我的肚子有些疼，我要回去了。」我將日記冊子替他塞還原處，對他說謊，可憐他還沒有覺悟呢。

回到校中，坐在坑上，身子不免顫抖。

敏捷地取出畫片，屏息地看着，沈默着。

「這……確是E君的創作，塔閣下寫的，也是他自己的筆跡。哦，我做錯了。」

「這點點的刺激，我尙且不能忍受，E君不要譏笑我嗎？我的神經時刻



在衰弱……下去。」

到臨了，把畫片翻了翻，驟然地如電波一閃，我的視線凝住了：畫片的反面貼着一張女子影片。她的美豔的服飾，顧戀的柔姿，使我毫無困難地認出了她是一箇繁華場中的尤物。可是影片的左角，也有一行小字，約略只可以認得清是「大妹贈」，年月日很是模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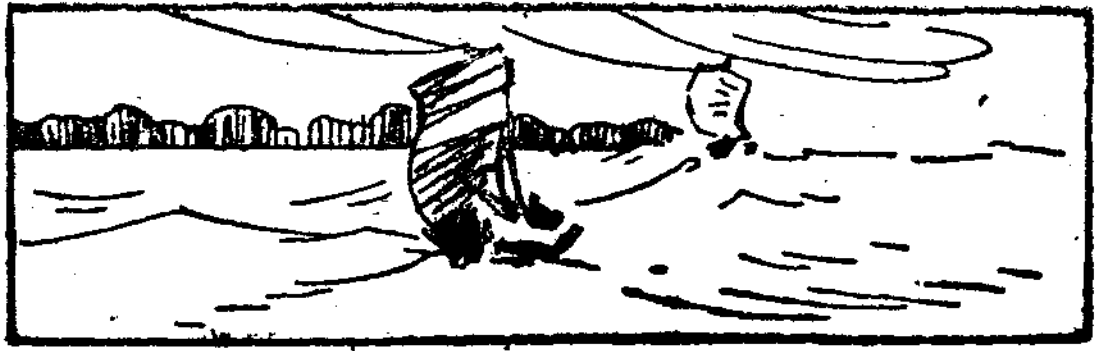
我站起來，頓着腳，頓着腳。

「咦！羞死……」

我從頭到腳摸自己寒顫的身體，恍如重新獲得的一般。我很想壓榨我的身體，擠換牠，把那潛入我的肌膚，透澈我的血管，使我的神經興奮的一切接觸，一切愛撫，都擠出去。

世界是黑沈沈。忽兒又射出微光，從空蒼的一罅裏。一箇不能克制的幻像在我眼前開展來：S這東西，他跪在大妹的身邊，遍吻她的身體。

一縷熱氣升上胸坎，我的心收縮着，我想大聲地喊，兩腳一顫，兩手向他



們撲去，很很地抱住。

當我回復神智的時候，我正摟着對面同學牀上的衾被。我非常疲倦同時也非常恐怖。

我從來沒有哭泣，現在終於蘊着岑岑的淚……

我怕見那悲切的幻像的眞在，徒然使我痛暈。我吐一口氣自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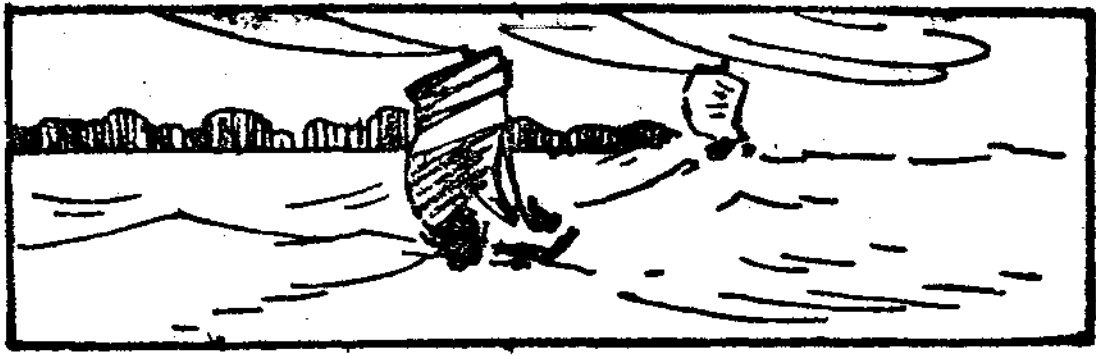
「那是一箇夢，只是一箇夢。」

……

從前月起，同學們都把我的經歷當做他們閒話的資料了。有的好像在嘆息我，有的好像在譏議我。

兩週以來的形勢，真是「危如累卵」了。同學們一遇了我，不是你一句「色情狂」就是他一句「神經病」。呀！他們那真懂得我的衷心！「下里巴人」的歌謠那裏能和「引商刻羽」的高曲合奏的呢！

骨肉也變成了仇敵。他們硬要扯我回家不許我再讀書——我終於不



能完成一幅完竣的畫！

我覺得我現在不如一隻家犬，家犬還可以自由跑走，自由喊吠。我恨不能如一頭蠅，從微隙中飛去遨遊。

無聊中追思往事，好像釋徒念佛珠，歷歷可數。好像萬矢穿紅鵠，紅心欲裂。

紅心欲裂，眼前又一黑。

女人，女人！微笑，斜盼！滿空間，滿宇宙！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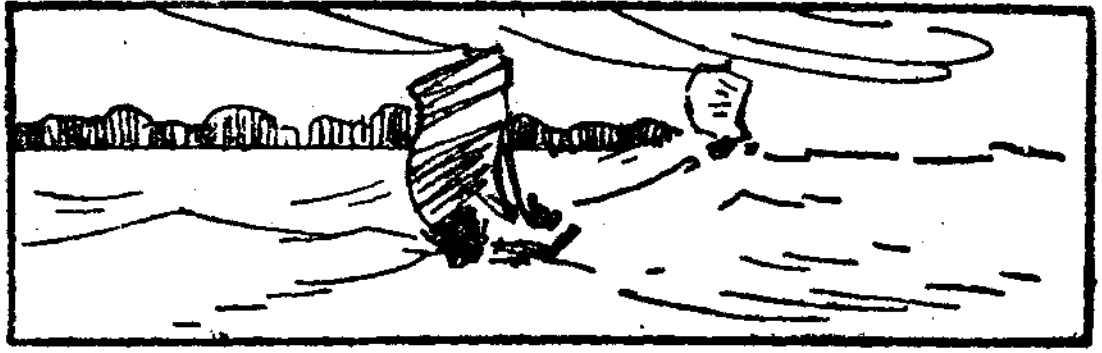
「微笑，淺淺的漩渦中，蘊蓄着千醜萬凶。

微笑，晶晶的鋒齒裏，馳射出千弩萬矢。

.....

斜盼有消魂的尖眸，但它是黑暗的呵。

斜盼，有傷美的白眼，但它是光明的呵。



小
說

.....
愚昧的，不見鋒齒，不見白眼，是以黑暗。
聰敏的，怕看漩渦，怕看尖眸，是以光明。

人生如荆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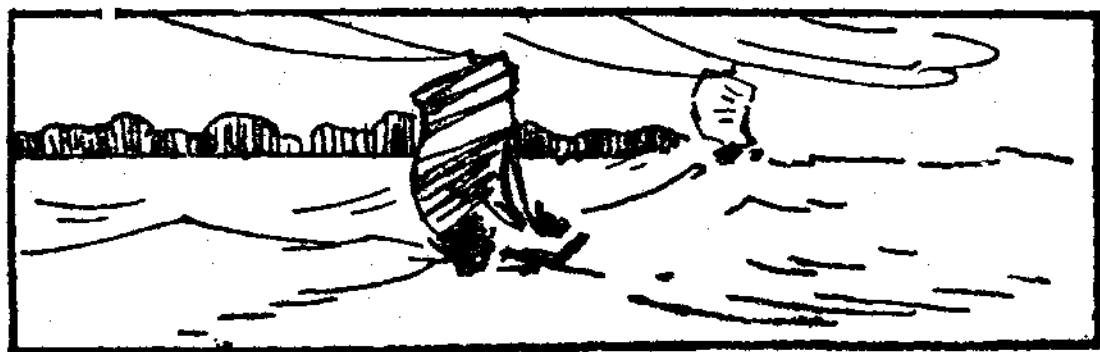
吃人的毒蟒，猛獸潛伏着的荆棘。

.....
牠們大的教小的，
小的也學着吃人。

.....
啊！救救孩子。

.....
最寶貴的是童年的時光，是童年的時光。

一七



只有童年是甜蜜的，是忠實的！

當我重又昏暈的時候，恍惚與鬼魅爲隣，悠悠的只聽到這種很尖銳的聲音，好像都在怨訴哭泣。——我不覺掉下同情之淚。我憤憤地說：

「那知世界已經古怪了四五千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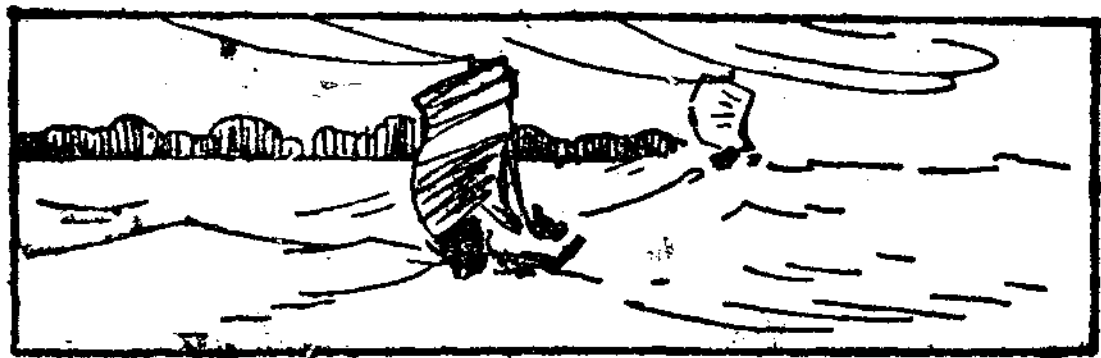
我悲痛的幾乎死去。

「的確的，我童年的光陰，是那樣的甜蜜呵！好極！我現在已經不要喫飯了，我將消瘦了，我將「返老還童」了。——不喫飯就是「返老還童」的良劑。我渴望着我的童年的再現，還甘心替他們靜養嗎？」我的計劃堅決了。

我渾身被女子射去的傷癥，就在這時候激烈地爆發開來了：四肢的血液上升。腦髓澎大，「呱」地嘔了出來。

鬼魅的怨訴，供給我具體的描畫的題材，我就在這一頃完成了我的卒業的製作。

我的精靈漸漸的消散，心花漸漸的往外開放的時候，我的靈魂就脫離



了軀殼，飄到造物主那里去了。

★ ★ ★ ★ ★

A君死了，他的哥哥依舊叫僕人送湯藥進去呵！嚇煞僕人！嚇煞僕人！僕人只是狂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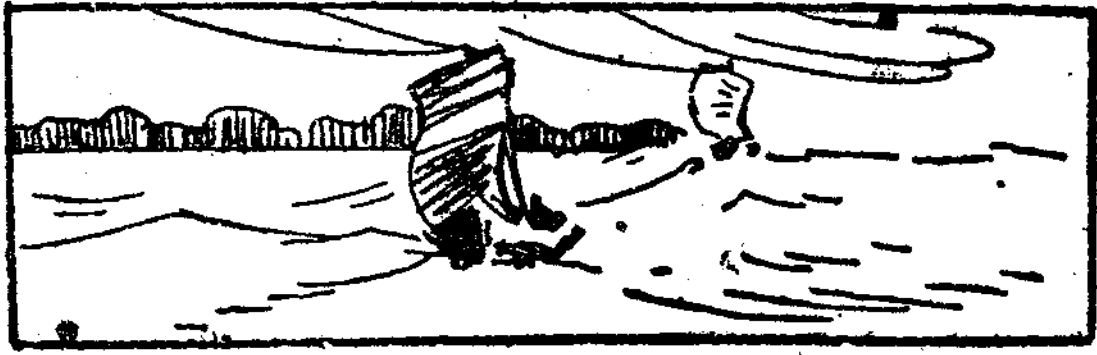
剎那間衆人環集。把屍首擡開去的時候，只見磚地上赤血淋漓，畫着些粗亂的血畫，約摸可以認得出一箇人僵臥在地上，一箇赤裸裸的女子站在他的腹部跳舞——這就是「瘋人畫」的意義。

嗚呼！A君！

波折——社會日記之一——

程尙俊

金黃色的太陽光，照在那穿着錦衣的城隍菩薩威嚴的身體上，那粉紅的兩頰，具有女性裝飾美的態度，一雙仁慈而帶着幾分壯嚴的眼睛，包含着：「善惡昭彰！賞善罰惡！」八箇大字，可是深紅的嘴唇上，時時露出可愛的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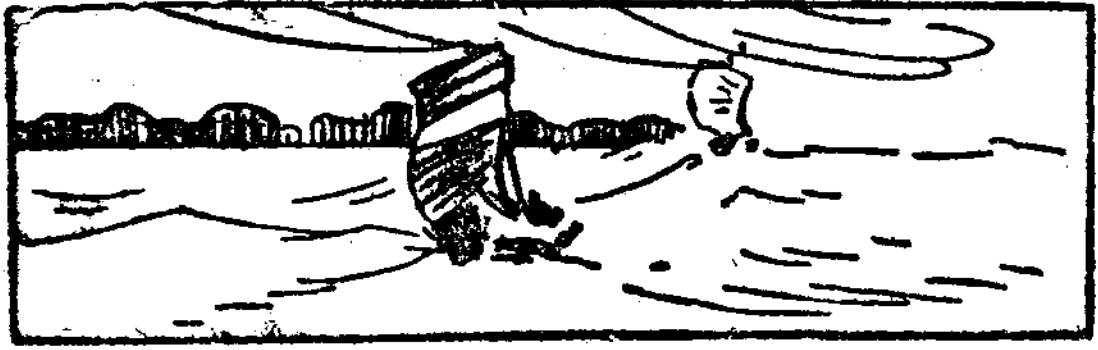


笑。

混濁的烟氣，不時的向遊者的鼻子裏攢進去，廟旁站着猙獰可怕的小鬼，拿着鋼叉又很兇惡的向人們注目，銅鈴似的眼睛，發出電光來，與人們的目光時相接觸，好似說：「人類是殘暴的動物，應當戳死他們！」可是上司得到人們的賄賂，沒有發下命令，只得敢怒而不敢言了。

菩薩的前面，安置着帝國時代的刑具，——夾棍啊，刑杖啊；……威嚴得很！這種東西，差不多年年看到！灰塵積得很厚，年長月久不會刷新過的小鬼們，繡花枕頭早已做不成，可是他們的上司，——城隍——仍舊是光彩煥然，「啊！城隍到底是上司；小鬼到底是小鬼！」人們這樣說的，確這是正理，這是社會上應當劃分的階級！

廟門口的木架上，擺列着許多牌子，——街頭牌——什麼「禁止喧嘩，……什麼……陰間的上司」……小鬼，確是很靜默的坐着……站着，誠心誠意地，但是人間的人，卻熱鬧得不亦樂乎，勝似武場戲裏的鑼鼓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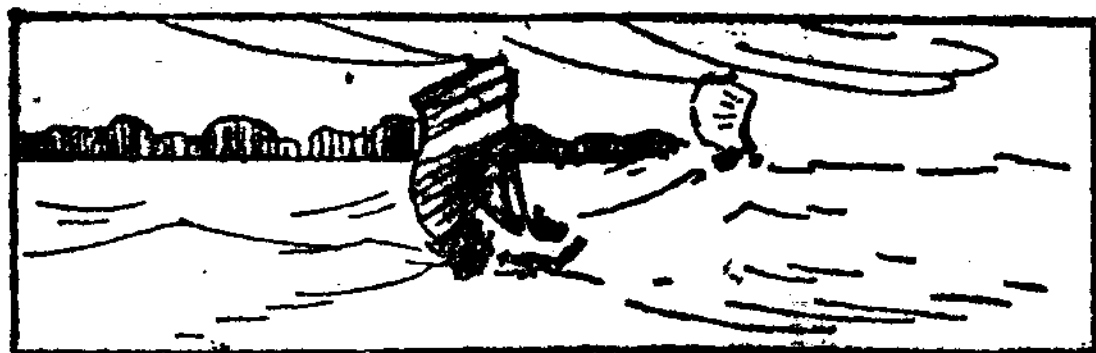


喧論：

其中最驚心的，就是那糖攤旁敲糖鑼的，拿着小鑼拚命地死敲，但爲了吃粥問題，不得不敲得起勁一點兒。

其次要算那賭博攤旁的骰子聲了，旁邊圍着一堆男子，——流氓——第二層的人，疊着第一層的人的屁股，第三層的人，疊着第二層的人的背脊，第四層的人，更伸長其鵝頸，——餓頸——眼睛的視線，都注在下面桌上的碗裏的骰子，一眼看去，好像疊羅漢一般下面……中間……上面堵得一箇水洩不通，加之幾層的朋友，大唱其『那裏格！』的粗大且洪亮的老調，更是聲震數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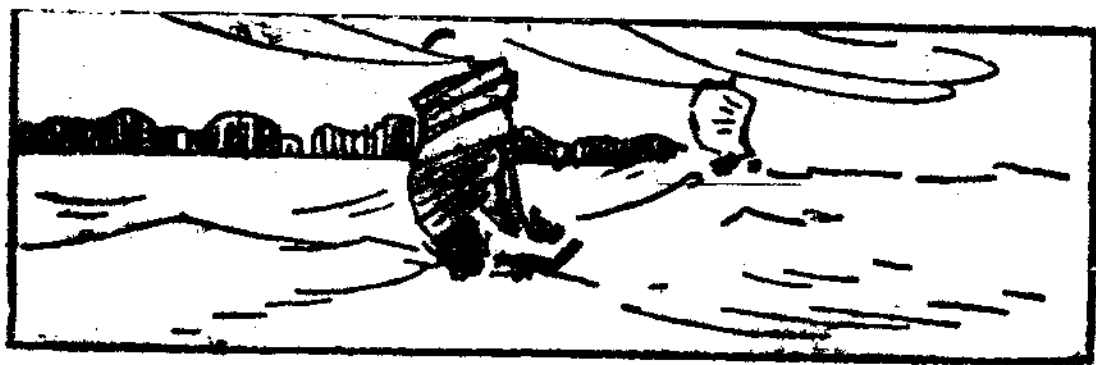
又次要算那糖攤旁的一羣被小鑼的聲音誘惑着的許多小孩子，你說他們——她們——買他們——她們——又不買，然而他們——她們——的視線，卻很出神地看着那些花生糖……薄荷糖……青梅。口裏雖互評着糖的不好，然各人仍各將口內的饞涎望自己肚裏嚥。



那菩薩的前面，跪着許多婦人祈禱着，喃喃的聲音不絕，然而她們的身旁的小孩子，因而驚駭了，終至於哭泣了。還有那幾隻湊熱鬧的小狗，與牠們的同伴，互相吠着，鬪着。

「噲！阿狗！你說是不是菩薩的手會動的呢？」一箇隨着鄉下老頭子的小孩說着，指了一指，阿狗還沒回答，可是旁邊拖着長辮子的老頭拿着長烟管兒，早已帶着罵聲說：「不！小孩子，不許亂指，指了菩薩，夜裏或許會給你打屁股的呢？」這小孩子看着上面尊嚴的菩薩，兩旁猙獰可怕的小鬼，脈膊跳動了，腦筋裏存着一箇行刑的時候的一箇現狀。

「喂！寫什麼名字？劉方氏嗎？」桌旁的一箇大約是收冥寶或錫箔者，張着一張嘻皮笑臉的口，向着一箇鄉下女人只管看着，問着，笑着，可是這初進城的鄉下女子，卻被他看得怕羞了，現出不寧的樣子，兩頰的紅暈，漸漸地發揮到耳邊，額邊，爲的省司事者的注目起見，回了一箇「是」字，可是這箇色情狂的司事，卻還帶着滑稽式的調兒問了一句，「我寫上去了呀！不錯嗎？」



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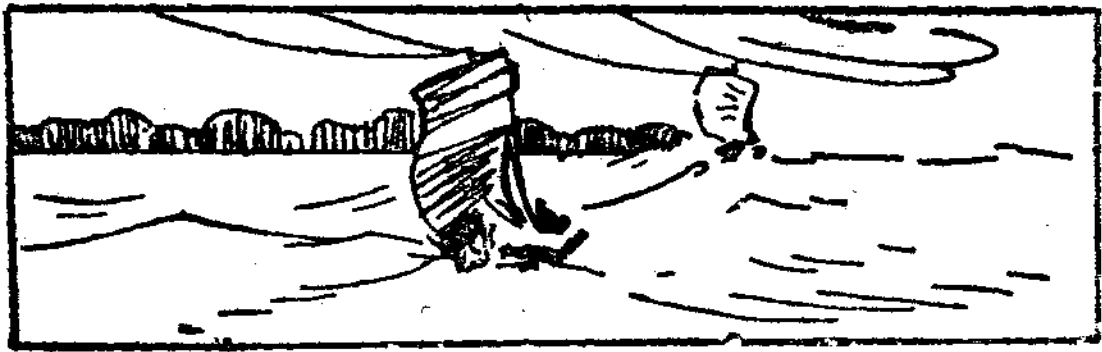
說完又看了一回——平時看見遠當是看相——纔在簿子上寫了幾箇斗大的字，卻又去照顧第二箇主顧了。我說他忙，他的精神上肉體上，都受很大的損失，但是其中也有很大的補品，兩相調和，發生快感的安慰。

一天的光陰，從這香煙彌漫人衆喧嘩之中，一分……一刻……一點……二點……三點的無形中消磨過去了。

第二天早晨，那廟裏喧嘩的程度，早已達到沸點，骰子聲，糖鑼聲，祈禱聲，孩子哭泣聲，狗吠聲……一齊送到耳鼓裏來，香煙更加濃厚了，可是觀察人們的氣像，漸漸的緊張了，並且大多數的嘴裏不住的說道：

「縣長真可惡！怎麼又說不準出巡了，像王城還是不很熱鬧的舉行着嗎？唉！豈有此理！——一箇歪帶着草帽的遊氓，老三擦擦拳頭在人叢中擠着說：繼着老三之後的一箇鄉下人突出眼珠，撓起嘴吧恨恨的說：「不準出巡嗎？最好城隍獻聖獻聖，給點顏色他們看看，他們這班人才曉得城隍的厲害咧。」

二三



東南角攢出一箇吸着香煙的胡調朋友，卻帶着滑稽式的調兒說：

「啊！可是城隍究竟是土木做的，不然，他們——所謂大人先生們——也躲着烏龜頭，不敢出來多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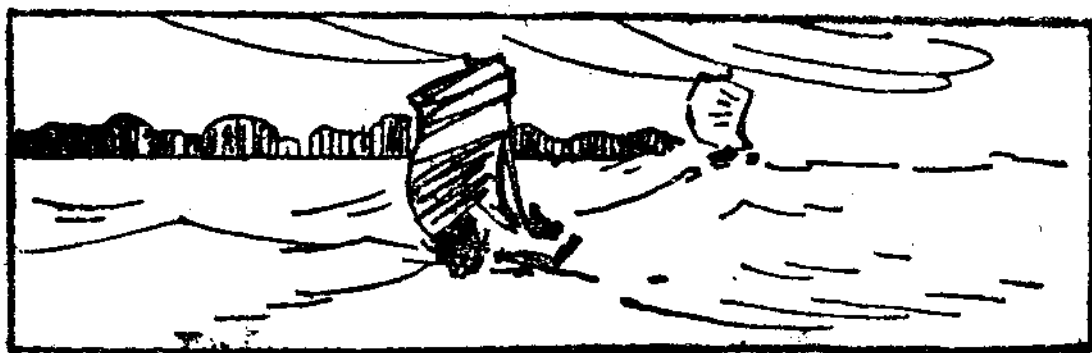
門口的牌子上貼着一張紅紙條兒，上面寫着：

「奉令停止出巡……」等字，下面一羣人頭攢動着各有各的議論：

「哈！這倒也省掉我們的繁念，也可去專心用功了。」穿着中山裝的青年，對着一箇穿制服的說着，但四隻腳仍舊還沒有出廟門口。

「啊！張貴！今年五穀又要少收了，然而這種年成卻又要什麼……什麼……這不過是乞丐袋裏搶米，苦煞了咱們這班窮人罷咳！」鄉下人對鄉下人說。

「咳！我說不該來！上年不會出巡，今年我料定是一樣的，這種幾日一換的天下，真弄得糟！」一箇穿着平膝衣衫的鄉下老太婆這樣怨着她的兒子說「十里路走來，真是自討苦吃！」



「李四真可惜！背一塊牌子，——街頭牌出巡時的儀仗——起碼……十箇銅元，總有的呀！真可惜！——箇孩子對着另一箇孩子說着，呆看着幾塊牌子出神。」

廟裏的情形大變了，喧嘩的程度更加高了，日向正午，喧嘩的程度沸騰了，可是幾箇司事者，和幾箇實行措油主義者，卻很得意地，拼命地，吃着喝着，一碗，二碗，三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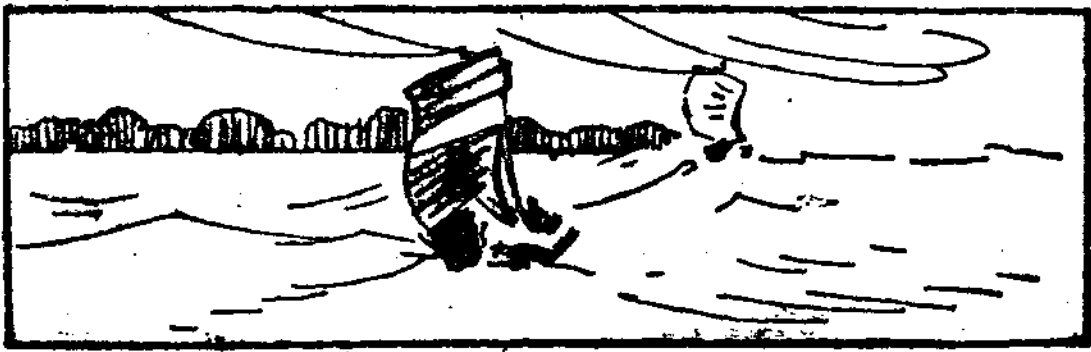
清明後二日作，陽歷七月十九改作。

汽笛的神秘

Burton Kline 著
蔡維濟 譯

(原名 In The Open Code)

一天的工作告竣了。我們開始工作就很認真，我預料一定能得主人彭楷特的歡心。我們是雇來修葺在清佛琴尼亞地方罕見的一宅舊邸，和一所綠樹婆娑的花園。在這兒遇到了戈登，他是專門修葺房子的人，和我一見傾



心，便縮成了莫逆之交。

這是夏天的薄暮時候，東方已漸漸地黑暗了。他和我坐在這園中鋪的鐵棧上面，仰視着小山。我仍想談日間所做的事情。但是，戈登似乎睡着了。其實，他正留意着一樁奇事呢。

他忽地對我說道：「四分鐘以內，你將聽見了。」

「聽見什麼？」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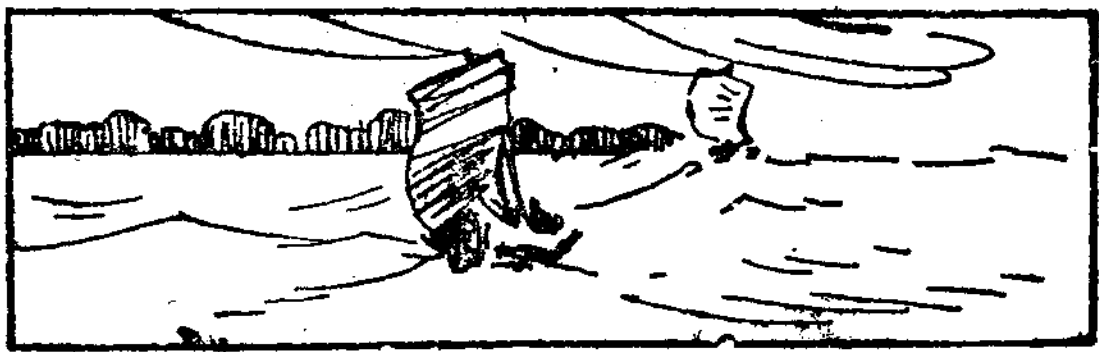
「留心看好那兩山間的谷道，大約離開這兒一里半路！」他指着說。

「甚麼鳴聲嗎？」

「是的，不過那鳴聲的奇特，是出你意料之外的。你留意着就好了！」

我們靜靜地吸着煙。我有些忍不住了。我底好奇心又將使我說話了。那樁奇事在這時也發生了。

一輛普通的運貨車，從一座山後駛出來，經過那谷道。汽笛之中忽地噴出一陣白煙。那車子便隱入別一座山背後去了。



目光才接觸着白烟，耳管也聽得了鳴聲。我可以確說：這鳴聲是極力摹倣那杏尼洛拉情歌末兩句底音調。很足以使人驚奇。

「你想這是什麼原故？」戈登發現了這樁奇事揚揚自得地對我說。

「你怎麼會注意到這聲音呢？」

「唯！我們到了這兒的第一箇黃昏，就瞧見這輛車子，經過那谷道。每天同樣的時候，又總聽見那汽笛的鳴聲，準確得和自鳴鐘一樣。」

我猜想道：「或者是一箇滑稽的機師，發這聲音娛樂他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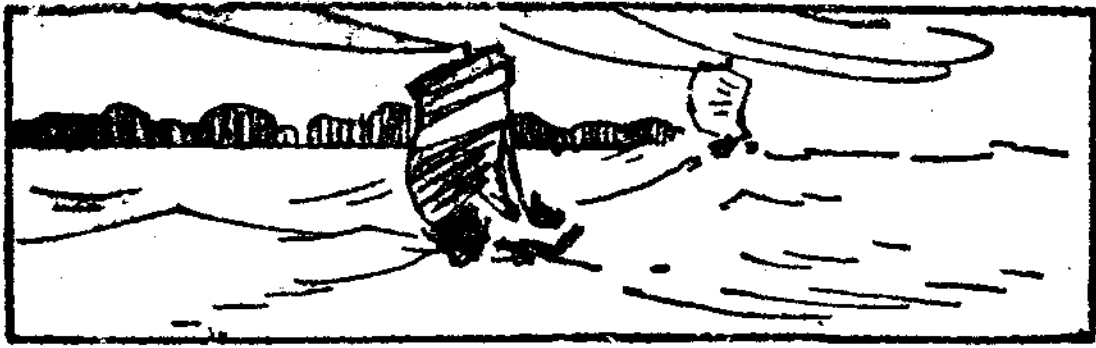
「但是，有慣例而不變的，不見得會是娛樂的。他每天這時候發這聲音呢。」

我又有一箇擬想道：「一種依規條而行的暗號，似乎最對些。」

「噯！一箇怪異的暗號！一箇鐵道上有歌意的暗號！」

「對於佛琴尼亞地方的風俗人情，我已深知底細，這事卻不能了解。」

「是的，這是一種暗號。——自然是一種暗號！不過，我疑惑這是否真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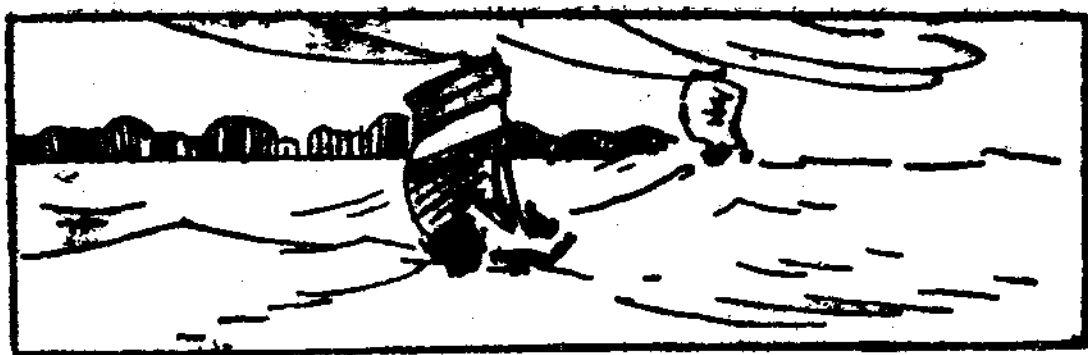
路上應行的暗號？」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這是機師和他情人間的暗號嗎？戈登！你把自已浪漫式的生活去猜度那機師了！」這時候我們的廚子祁密馬正敲着晚餐鐘，我輕拍着戈登的臂膊道：「這箇暗號我能了解的。」說着，我們便急急地走去晚餐。

明天黃昏時候，我們都聚集在空曠的地方，聽那怪異的鳴聲，果然，恰正在那運貨車駛過兩山間谷道的時候，那汽笛又和前兒一樣噴出了一陣白煙，發出了像那末兩句情歌的音調。

許多人聽見了這聲音，便有許多推測的話去解釋那緣故。他們都以爲：這是鐵路依規條而行的暗號；不過，鳴聲偶然像那情歌的音調罷了，或者是一箇談諧的機師有意頑着罷了。戈登終究被他們底意見所壓服，制勝了。

我們吃完了晚餐，這樁有趣的事情，常作爲我們討論的資料。這樣討論，逐漸地淪入於漫不經心的情狀，好像工匠弄他們的用具一般——好像木



小說

匠能把刀鋒銳利的東西，很隨意地，不經心地，弄着一般。但是，戈登仍孜孜地研究那鳴聲的緣故不止。

「假使那機師想把雅凱多特爾歌鳴了頑一下，誰都不能禁止他的吧！你在夜午清醒的時候，曾聽見汽笛的鳴聲嗎？你曉得：一箇機師受了激刺，或是開車錯了時刻，知道在那夜裏要特別留心的當兒，他所鳴的聲音，一定尖銳而急促。你也曉得：機師疾馳回家的時候，那汽笛聲嗚嗚地一定是他得意的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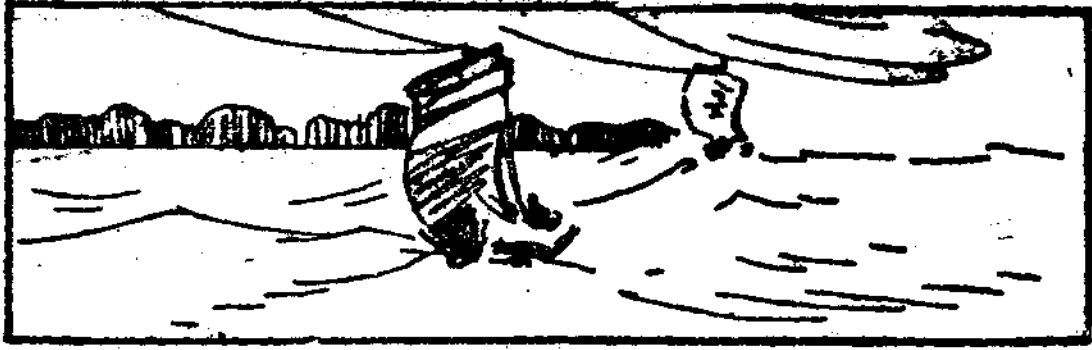
「瞧呀！戈登真是一箇詩人！」有人譏笑地說。

戈登辯道：「是的，我極相信我說的話。明天我到鄉下去偵查：是誰鳴那汽笛？爲什麼緣故他發這種怪異的音調？」

他真的到鄉下去。他查出了那汽笛鳴聲的秘密。其間情事，和他猜想的一樣。他誠能深知佛琴尼亞地方底風俗人情的了。

戈登笑容可掬的講道：「有一箇名叫喬治陸布斯的人，是運貨車上的

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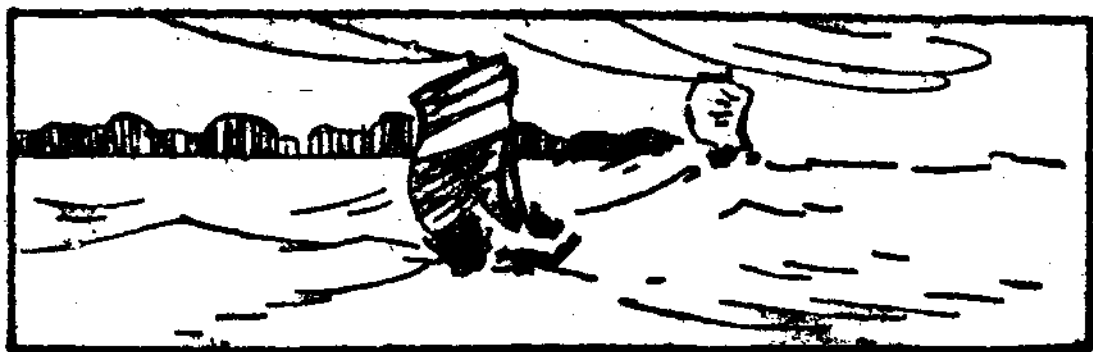


機師。他學著杏尼洛拉情歌的音調，鳴他的汽笛，是給他情人一箇暗號。他以前是一箇狠而好鬪的酒徒。自從結識了那女郎，發生了愛情，便痛改了他從前的惡習。作事勤慎了；待人也彬彬有禮了。每天過他愛人的居處，便這樣地鳴着汽笛，以致敬意，並使她知道他能守約而不再飲酒了。」

我們聽了，疑信參半，終於深信了。四星期中，每天在同時同地，汽笛同樣嗚嗚地鳴着。我默察我們一般同事，都被那嗚聲感動了。大家都能心平氣和，慎思遠慮；爭端少了許多，而都能有互助的精神。我能確實說：就是我們一箇魯莽的同事，回去也能細心些對待他夫人。這種真愛，洵能令人心悅誠服。我們吃晚飯，也不必聽祢密馬所敲的鐘，祇要聽喬治陸布斯鳴的汽笛就好了。但是，又有奇事發生了。那暗號停止了。

起始，我們以為或是聽覺的錯誤。但是一天一天下去，火車雖經過那谷道，汽笛仍是靜寂無聲。

令人多麼懊惱啊！汽笛兀自沒有聲息，善於嘲笑的人，自然又有話說了。



「我想你的朋友——那機師——也和我們一樣不是一箇有恆心的人啊！」有人譏諷着戈登說。

「或者又渴醉了！」別一人嘲笑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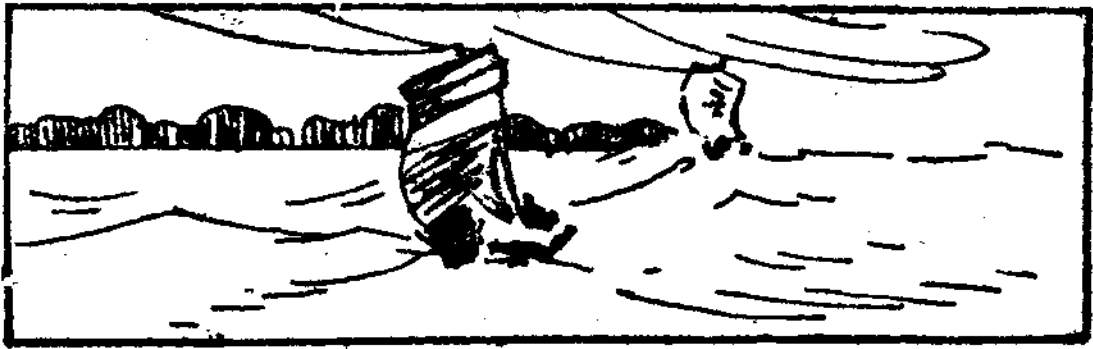
「大約兩人發生了一些口角的緣故，這是戀愛期內所難免的。」我助着戈登這樣地辯。

「我再去偵查。」戈登說。

「他又到鄉下去偵查。當回來的時候，他笑容滿面地說道：『他們已結婚了，正在度他們的蜜月旅行。一星期內，他們要回來了。候着聽那暗號吧。』他說得很對。一星期內汽笛又響了。但換了地點了。

有人又譏諷戈登道：『這是何故？想是他把汽笛鳴得近了，要被夫人打的，所以換一地點，遠一些兒。』

「這是容易明白的。」戈登冷笑着說，「她嫁了，當然要脫離了父母隨她的夫婿住了。現今她住在沿鐵道的一宅小房子裏，離開這兒遠些。陸布斯



自然要在那兒鳴他的汽笛了。」

二十多日，我們又聽得這依時不誤的暗號，同樣地在遠遠兒鳴着。不過聲音稍微低些。

這時候！我們的工作差不多要完結了。兩三星期以後，我們就要離開這兒了。大家都有些煩惱起來。他們說：因為這兒風景秀美的緣故。但是，我想喬治·布斯和他鳴的汽笛聲，也是一箇緣故，使他們依依不捨。他們無論到那兒去，無論怎樣快樂，這樁有趣的事情卻沒有的。

奇事又發生了。汽笛又不響了！四天一些兒沒有聲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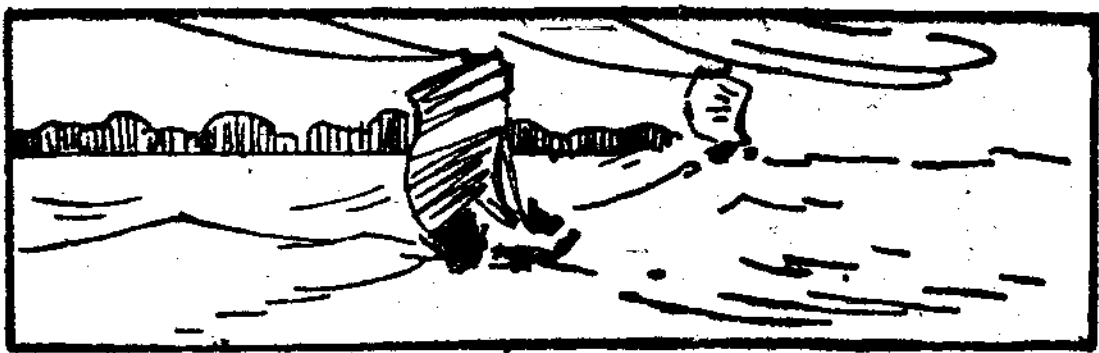
「家庭中發生了爭端了！」天性好嘲笑的人又說。

「她擲碗碟斷了他鳴汽笛的手了！」又有人說。

「戈登！你還是再去偵查一下吧！」第三箇人忠告似的說。

「我去。」戈登說。

「這天夜裏他從鄉下回來，失掉了他的笑容。他仍是在那很長的車道



裏走着但是，他的頭俯着脚步也遲緩了。當我們坐在廊下候戈登的時候，我們的確又聽得了嗚嗚的聲音遠遠地送過來。不會錯，不過聲調變了。

戈登手中執着帽子，聽了這聲音，立定了，直待那聲浪隨風遠去，漸漸地消滅了，他才慢慢地走上了階沿，坐下來。我們注視着他，聽他說話。

他很悲慘似的說道：「她是一箇嬌弱多病的女子，現在她死了，已葬在一箇小小的墳墓當中，老遠地在近鐵路終點的地方。那兒，我想：可憐的陸布斯，還鳴他汽笛之聲，使她知道他能守約而不再飲酒了！」

十七，七，二十，於書聲琴韻室。

徐傳霖 凌善清 呂雲 彭鳴 編
 黃興洛 胡寄塵 沈王 鎔

兒童智識寶庫

▲給兒童之思物，最好莫如書籍，以其能引起其識字之興趣，而為求學之初步。
 ▲兒童智識寶庫，宗旨純正，文義淺顯，能導兒童入光明之路，而收養正之效。
 ▲兒童智識寶庫，能深合兒童心理，內容包羅既廣，趣味又濃，故極為兒童所喜閱，無枯燥乏味之弊。
 ▲本編共十一種，廿二冊，售價一元八角五分，後附四種，以備互相參閱。

- | | | | | |
|-------------------------|------------------------|-------------------------|-------------------------|-------------------------|
| <p>兒童笑話 三
一角八分册</p> | <p>兒童遊戲 九
分册</p> | <p>兒童劇本 八
分册</p> | <p>兒童小說 二
一角六分册</p> | <p>兒童故事 四
三角二分册</p> |
| <p>兒童識字 二
角册</p> | <p>兒童作文 二
角册</p> | <p>兒童謎語 二
一角六分册</p> | <p>兒童歌謠 二
一角八分册</p> | <p>兒童詩歌 二
一角八分册</p> |
| <p>兒童談話 二
角五分册</p> | <p>兒童物語 二
角五分册</p> | <p>兒童圖畫 六
角册</p> | <p>兒童書法 二
一角六分册</p> | <p>兒童體範 一
角册</p> |

上海 大東書局印行



劇

本

劇本

學生的家庭

楊·鈺·

時間：學校開懇親會的日期

地方：某校鄰近的一箇鄉村

人物：

錢翁 家主

錢母 主婦

競進 長子

競新 次子

慧珠 幼女

趙嫂 鄰居

佈景：一箇儉樸的家庭陳設很簡潔一望而知爲鄉村人家除了當

中和旁邊的兩張桌子幾張坐具外還排着茶几靠椅等預備

給客人來用的右旁有門通裏面左旁有門通外面

啟幕：錢母靠着當中一張桌子的右邊坐着左手拿針右手取線穿好了針線就一針一針開始做他的縫紉工作

（競進學生裝束手裏提着書包從左門登場）

競進 （一口氣跑到錢母面前站住）媽媽！我回來了！

錢母 （放下針線擡頭看着）呀！競進！你回來了！我已經等了你好久，你今晚爲怎麼回來了這般遲呢？（依舊工作）

競進 是呀！媽媽！因爲今天學校裏開會

，我一直忙到了現在，一分鐘工夫也沒得空。

錢母 你不想我要望着你嗎？

競進 我心裏也想着！今天爸爸有事出去，只剩得媽媽一箇人在家中！但是……所以散了會，立刻就跑回來。

錢母 現在他們都跑掉了嗎？

競進 怕還有留着呢？我是一箇人先跑呀！

錢母 競新和慧珠呢？怎麼這時候還不同來？他們不是同你在一處嗎？

競進 本來是同在一處的，祇因爲全校的同學，都是分工合作，所以他們各有他

們的職務，不同在一處了！

錢母 時候不早了，趕忙去預備晚飯吧！

競進 呀！我就去！

（競進向右門退場）

（競新穿着西裝背了書包大踏步從左

門上）

競新 （走到桌旁卸下書包）媽媽！哥哥

回來了沒有？

錢母 （向競新一望仍繼續工作）你哥哥

早已回來了！

競新 他倒比我先轉呀！現在呢？

錢母 在裏面預備晚飯啦。

競新 讓我去幫他一下吧！他今天實在辛

劇本

苦了！

（競新拿了書包從右門下）

（慧珠是一箇很活潑很有趣的小姑娘身上穿着淡紅色的窄袖衣裳淡紅色的短袴及雪白的長統襪一雙淡紅色的鞋子她的這身裝束及哥哥的學生裝西裝是先生因為他們的成績好特地送給他們的慧珠這時穿了這身裝束愈加顯出她的美麗嘻笑地從左門跳步進來又足以顯出她一副天真爛漫的神情）

慧珠 （一面跳着一面笑着說）好開心呀！今天學校裏鬧熱得很，學生家族來的

三

真不少，媽媽你怎麼不來呢？

錢母（向慧珠身上從頭至腳細看了一遍

）咳！你們小孩子！吃了沒幹紀的飯，

自然有這般興趣，像我跟你爸爸，一天

到晚，把身體駕在磨上，弄得幾箇錢，

還嫌養不活你們，那有空工夫跑到學校

裏去呢！（說罷氣喘）

（慧珠嘻皮笑臉地把身體撲到錢母懷

裏兩手只管弄襟帕嬌憨得令人可憐

）

錢母（定了一回神後）咳！慧珠呀！你

的年紀，一年一年大起來了！也應該替

着自身想想，多做些生活，怎麼還是這

般嘻皮笑臉着，毫沒一點念頭似的，儘

管癡頑？像我這種多病身軀，處着這種

困苦境況，自身還顧不周全，那能再有

餘力顧到你的一生呢？（咳喘氣喘一手

拍胸膛略停）這箇總要你自定主意了啊

！（啜涕）

（慧珠看着錢母的面龐隨用手帕去拭

他的眼淚自己也跟着流淚低下了頭

默然不響少選揩乾了眼淚取了針線

在手湊到桌邊也去做縫紉工作）

（競新提竹籃上）

競新（將籃裏的碗筷分置在旁邊的一張

桌上）媽媽！晚飯預備好了！

錢母 開來了嗎？

競新 (向內喊) 哥哥！晚飯開出來吧！

競進 (在內) 來哩！

競新 妹妹呢(回轉頭來看着慧珠做出詫

異狀) 又在這裏繞紉呀！

錢母 待我進去看！(立起身來走了三步

忽然轉身) 噯！門還沒有關。

(錢母急走向左門外去關了門回身進

來再走向右門退場)

競新 (走近慧珠身看她縫紉並細視她的

面上) 妹妹！你今天又有怎麼不高興？

.....

(慧珠把頭向裏旋轉只做不聞)

劇本

競新 是同學欺侮了你嗎？

慧珠 (懶懶的答道) 不是！

競新 是先生冤屈了你嗎？

慧珠 (搖頭) 也不是！

競新 是哥哥得罪了你嗎？

慧珠 (頻搖頭兼搖手) 更不是！

競新 那我曉得哩！今天我的兩條腿不好

，跑了太快，沒有等着你一同走，是嗎

？

慧珠 (笑了起來) 益發不是了！

競新 哦！對啦！莫非媽媽又怪怨了你嗎

？ (注視慧珠更帶着一種安慰的神情)

(慧珠低了頭只管不斷地工作)

五

競新 (得意的笑着) 一定猜着哩!

(競進托了一盤飯菜出來錢母提着一隻飯籃跟在後面)

競新 (趕去幫盛飯) 媽媽!我替你盛飯!

錢母 我要候你爸爸回來了同吃啦!你們餓了,先吃吧!

競進 (把盛好的飯放桌上轉首向着慧珠) 妹妹!吃飯呀!

慧珠 呀(仍舊繼續縫紉不立起來)我還有一條縫呢!

錢母 放好針線,吃了再做吧!(她自己一面說着一面走到桌邊仍繼續工作)

競進 (向競新) 弟弟!我們也等一等同吃吧!

競新 好呀!(仍舊走近慧珠身看她工作) 妹妹!你太辛苦呢!在學校裏,一刻不停的對學業上競爭;回到家裏來,又一刻不停地盡家庭的義務。

錢母 競新!你看!那一箇像你這樣荒唐?……你哥哥在學校裏,忙了一天,回來就要弄飯給你們吃……噯!你只知道可憐你妹妹一箇人嗎?

競新 不!尤其是媽媽最苦。

競進 弟弟呀!媽媽爲了我們三人的學費,書錢,飯食,衣服,有偌大一筆出款

，所以整日整夜，跟着爸爸做活計，幾乎連寢食都沒有時間！

錢母 咳！終是爲了幾箇錢。（悲酸聲音斷續地說）

（她氣急了競進替她敲背）

競新 哥哥！我們還是不要到學校去讀書吧！也好看家裏替爸爸媽媽幫做幾件生計，既可以分擔一點勞苦，又可以多弄幾箇錢開銷，又可以省了學費書錢，豈不好嗎？

錢母 現在養育你們，是我們做父母的，應當的責任，我同你爸爸二人，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們將來能夠在社會上做事

劇本

情，至少有自立的能力，所以要你們到學校裏去，受了教育，總可以得到一種相當的學識。若沒有讀過書的，怕信都寫不來呢！莫說別人會來請教你們，只要你們不去請求別人，那就好了！

（以上都用着極鎮靜的態度極沉重的口吻極嘹亮的聲調抑揚頓挫的語勢舒緩地說着）

競進 弟弟！你聽好！（用着極懇摯的神情含着極沉痛的音勢）我們應當分擔父母的勞力，尤其要能夠體貼父母的苦心

競新 哥哥！我從今以後，格外要注意學

七

校裏的各種功課了！也許就是報答父母之恩的基礎。

慧珠（做完工作陪着笑臉起立）我也都聽得明白。（一面走一面說）只恨我兩隻手太沒用，不濟事，累了大家都等着！

（外面敲門聲響）

錢母 怎麼響？（側耳細聽）仔細聽着！不是敲門聲？

慧珠（拍着手）一定是！爸爸回來了！
競進 我去開門！

（競進趕向左門下）

（錢翁是一箇極慈祥的長者身穿很儉

樸的衣服拿着一捲報紙從左門踱步進來競進隨上）

競新 爸爸回來了！

慧珠（撲到錢翁身邊）爸爸！媽媽候你好久了。

競新 我來搬凳！

慧珠 我來盛飯！

錢翁 你們還沒有吃晚飯嗎？

錢母 因為候你，直到現在。

錢翁 唉！我剛才吃了兩碗麵，肚子很飽，不吃了！

競新 爸爸！外面可有怎麼新聞，講給媽媽聽嗎？

錢翁（將手裏報紙一捲遞給競新）這裏有新聞，你們去看吧！我身很體倦啦！

競進 爸爸！省力些吧！

錢翁 嗨！競進！今天學校裏開會，到的人多嗎？

競進 到的人很多。

慧珠 喔唷！鬧熱得很，好開心啊！

競新 可惜學校裏的房子，沒有用橡皮做

牆壁啦！

錢翁（詫異的笑着）怎麼說？

競進 人數竟超過預料之外。

錢翁 哦！（捋着髭鬚笑）那末，也可說是教職員一番熱心的效果了！

劇本

錢母 我們來吃飯！讓爸爸到房裏去安息

一回！

（錢翁踱進右門退場）

（錢母到桌邊坐着競進競新慧珠挨次入席坐下）

競進（揀了一塊肉用筷夾住）媽媽！這

塊肉不肥不瘦好嗎？（說着隨即送到錢母的飯碗上）

錢母（把那塊肉還了競進的飯碗上）你

吃吧！油膩我吃不進。

競進（側首沈思半晌）不錯！媽媽喜歡

要……（把肉送還肉碗裏又揀了一塊精的要緊夾住）

九

競新 (用筷向着肉碗裏演了一箇驚鴻撲
雕之勢搶快夾住那塊競進揀好的精肉送
到錢母飯碗裏) 媽媽！我這塊肉很好，
是全精的，媽媽吃得！

錢母 (向着競新笑着隨把那塊精肉給與

慧珠) 慧珠喜歡吃瘦的，慧珠吃了罷。

慧珠 (把肉送還競新) 還是你吃！

(競新再要送給錢母恰好競進已把肉
一直送到錢母的口邊了競新就把肉
送到競進的飯碗上)

競新 哥哥你吃吧！

競進 你呢？

競新 (揀了一塊肉用筷夾住) 我有在這

裏！

(外面又有敲門聲三響)

錢母 又是怎麼響？

競進 也像敲門呀！

慧珠 我去開看！

(慧珠向左門下)

競新 真忙啊！吃一頓飯還要有人來！

(慧珠引一中年婦人從左門上)

慧珠 隔壁趙大嫂來了！

趙嫂 錢家媽媽！你們剛才用晚飯呀！

錢母 (起立招呼) 正是！趙大嫂！就在

這裏使飯吧！

趙嫂 不客氣！偏過了！(略作躊躇) 哪

！我家那箇有眼沒睛珠的，今天接到了一封信，對牠發怔了半天，不知信上說些怎麼要緊話？沒法想，又要來煩勞你們了！（對着他們看了一回）咳！這總是不識字的苦處啊！

錢母 你的信拿出來！讓他們替你看！

趙嫂（取出信來拿在手中作看信姿勢並移近慧珠那裏去給她看）慧姐！你看！這張紙上怎麼塗着許許多多的亂髮團，相了一回，眼睛都弄花了！

慧珠（湊上頭去看她的信笑了起來）你把信倒看了呀！

趙嫂（也笑起來）我是給你看啦！（順

劇本

手把信遞給慧珠）

慧珠（接信手中細看了一回對着趙嫂發笑）趙大哥回來了沒有？

趙嫂 回來了，就要出去的。

慧珠（驚慌狀）阿呀！……（漸變了從容態度）還好！……

趙嫂（也帶着驚疑的神情）怎麼說？……怎麼說？……

慧珠（帶笑着看趙嫂再環顧競進競新做鬼臉）沒有怎麼要緊話，不過……（慧珠看着趙嫂不說出來）

趙嫂（要緊聽）不過怎麼？

慧珠 不過有箇朋友很想念他，要約他今

一一

天夜裏到那裏去，有話面談呢。

趙嫂（拍着胸）急殺我呀！……（點頭

）還好！……（作沉思狀）我道是怎麼

，原來……（忽變態度）嚙！（忽向慧珠

）你說那朋友，還是男的，還是女的？

慧珠（笑着搖頭）那箇我可不知道，信

上又沒有注出男女字樣，（將信遞給競

進競新看）

競新（帶笑看着趙嫂）趙大嫂！你若不

放心，何不跟他去走一趟，保管你一箇

明明白白。

趙嫂（忽作領悟點頭狀）不錯！那是自

然

競新（吃好飯順手取報翻看）你真要去

，今晚還有火車哩。

（錢翁從右邊門裏闖出）

錢翁 我道那一箇，原來是大嫂！

趙嫂 錢老先生！你今天在家裏。

錢翁 我剛才回來。

趙嫂（露出羨慕狀對着錢翁）你真好福

氣！（指着三人）他們這般小的年紀，

已經會寫信看報。像我家那箇阿牛，說

來真要氣死人！他的身體，比他們一箇

有兩箇高，除了吃飯穿衣外，簡直一些

也不懂。一天到晚總是和人家打架。（

惹動了氣分鼻管裏噓噓地作聲）

翁錢 爲怎麼不叫他到學校裏去讀書？

趙嫂 沒有錢，怎麼好？

錢翁 咳！說起來，像我們這種景況，那裏有多餘的錢，夠供給他們三人上學讀書呢？但是爲了他們將來要立身社會之計，不得不忍耐着自身的痛苦，總使得他們有安然入學的機會，勿因經濟的困難，就錯過了他們的入學年齡，犧牲了他們一生的幸福！這是做父母的應盡的義務！

（此段說來要有咬金嚼鐵之勢聲調鏗鏘字字清朗流利極頓挫抑揚之致）

趙嫂 感謝你一番開導我的話！聽得心裏

劇本

很明白，但只恨阿牛的笨貨，沒有福分讀書，我實在氣他不過，只好讓他在家裏抱抱小弟弟，領領小妹妹，將來學一點手藝，胡亂騙一口飯吃吧！

錢翁 不錯！手藝就是一種職業，現在正是職業教育時代，不過做手藝的尤其應該從學校裏畢業出身，不比從前不識字也好吃飯啊！

（幕後汽笛鳴鳴）

趙嫂 阿呀！時候不早了！（向着大衆行了一箇禮）驚吵了！再會吧！

（大衆一齊起立相送）

——幕下——

一三

皇帝夢

李質之

第一幕 計脫虎口

佈景：一箇新式家庭

地點：北京

登場人物：蔡松坡 蔡夫人 春梅 衛兵

警察局長

幕開：蔡夫人獨坐，春梅侍立，衛兵立門前。

蔡夫人 唉！我生不幸，嫁得蔡松坡這箇丈夫，終日流蕩在外，吃酒打牌，不理正事，家中財產，都被他耗盡，現在又漸漸弄 我的粧奩了，長此下去，如何是好？（說罷掩面悲啼。）

春梅 夫人不必悲傷，把身體弄壞了，不是耍的。

蔡夫人 你那裏曉得我的心事，你家大人已經玩得落花流水了，叫我怎能不難過呢？唉！

春梅 大人是很能幹的人，決不會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想你老人家還是保重身體，將來的福氣，大得很哩！

（蔡松坡作醉狀上，衛兵舉槍致敬）
春梅 大人回來了，夫人正在惦記你呢！

蔡松坡 這種不賢的婆娘，一天到晚號喪；沒有看過她的好臉色，真可惡極了。

蔡夫人 你不要信口罵人，這幾天究竟在

什麼地方的？爲什麼終夜不歸？

蔡松坡 我嗎？和朋友在六國飯店吃酒打

牌的，要你問幹什麼？

蔡夫人 吃酒打牌，是不是好事？

蔡松坡 管他好事壞事，不要你管！

蔡夫人 你把家中的錢，都花光了，再不

問你，將來人還要受你累哩！

蔡松坡 少說廢話，不要自討苦吃。

蔡夫人 我說是要說的，看你怎樣？

蔡松坡 不要臉的東西，就賞你箇不要臉

！（說罷一拳將蔡夫人推倒。）

春梅 大人！夫人身體才好的，不能打

劇本

呀！（說時作哭聲拉蔡）

蔡夫人 好！你打吧！我送給你打！（說

罷一頭撞入蔡松坡懷裏於是兩人扭做一

團。）

蔡松坡 打你這不賢的東西！

（這時春梅很着急，拉也拉不開，衛

兵也紛紛進來拉，好不容易才拉開）

蔡夫人（哭）我被他打死了，這箇日子

不能過了！

蔡松坡 不能過！尋死去！

蔡夫人 春梅！代我把警察局長找來！問

他打死人，管不管？

蔡松坡（對一衛兵說）好！你找去！（

一五

（衛兵下）

春梅 夫人！這一陣也纏殺了，請到房裏去歇息吧！

（夫人不理，仍伏地痛哭，一會兒，

衛兵暨警察局長上）

衛兵 大人！局長來了！

局長 蔡大人！招我過來，有何吩咐！

蔡松坡 我家這不賢的東西，請你代我趕

出去！

蔡夫人 他把我打傷了，我決計不能再和他同居了，請你替我判箇曲直吧！

局長 大人，夫人，總請息怒！夫妻吵

嘴是尋常的事，何必認真呢？你們這時

都在氣頭上，到了明天，保管一點氣也沒有了。

蔡松坡 不行！非離婚不可！

蔡夫人 我決計不再和他同居。

局長 這離婚是要經過審判廳判決的，

我怎能辦呢？

蔡夫人 我們是雙方同意，協議離婚，不過要你做箇證人好了，可以不經過審判廳的。

蔡松坡 你不要故意爲難，離婚書我來寫，只要你簽名蓋章。

（蔡松坡寫離婚書，寫就各人簽名蓋

章）

蔡夫人 他的財產已經輸光了，這許多東西，都是我娘家賠來的，我要帶走的。

蔡松坡 誰希罕你這些東西，儘管帶走！

局長 夫人！此刻到那兒去。

蔡夫人 回娘家去！

春梅 我也跟夫人走。

局長 讓我護送夫人先走，停一會兒再

來運這些東西！

（局長暨蔡夫人春梅同下）

衛兵 我們大皇帝也太糊塗了，這種瘋

漢，還叫我們來監視他呢？你看他牌到

看昏了，還有什麼作爲啊！我們還不如

到中央大戲園，去看梅蘭芳唱天女散花

哩！（全下）

蔡松坡（四面張望）可恨袁世凱要做皇帝，把我賺到京裏，派許多兵來監視我，若非我用這箇苦計，怎能使全家脫離虎口，現在雲南唐繼堯還等我誓師討賊，趁此衛兵們不在意的時候還不走，更待何時呢？（下）

——閉幕——

第二幕 誓師討賊

佈景：督署

地點：雲南

幕開：唐繼堯李烈鈞對坐衛兵列門前

唐 可恨袁世凱這盜竊國柄的國賊，居然

想做起皇帝來了。若不設法撲滅他，諸先烈手造的中華民國，不是要被他的斷送了嗎？

李 都督所見很是，現在各省都存着觀望的態度，只要我們一舉義師，保管他們可以立時響應。

唐 我這裏各事業已齊備，只少一箇指揮作戰的人，可惜蔡松坡身陷虎穴，不然早已與師北伐了。

李 昨天接到東京老友的电報，說他已脫離虎口，由海道回滇了。

唐 真的嗎？（作驚訝狀）那真是天從人願了。

李 真的，照電報上日期，恐怕不久就要到了。

周得標 （衛兵）稟大人！蔡將軍到了。

唐 他來了麼？好極了，我們趕快去歡迎吧！

李 我們一起來歡迎！

（蔡松坡上互相握手畢，就坐。）

唐 蔡兄沿途辛苦了，前次接到你的密電，說被袁世凱監視住，不得脫身，我心裏急得什麼似的，現在怎麼能逃出來的呢？

李 你一箇人逃出來，倒怕不老袁加害尊夫人麼？

蔡 我是裝瘋作癡，天天和內人吵鬧先和他假意離婚，叫他先回娘家，然後乘衛兵們不注意的時候，逃出來的。

唐 哈哈！你這脫身之計，真妙極了。

李 這也是民國有幸，天使老袁做不成皇帝。

蔡 現在這裏軍事計畫，可有把握麼？

唐 出兵的計畫，與協和印泉諸兄，早已謀定，專等你來，咱們就趕下動員令，正式宣佈。

蔡 老弟！你真是一代英才，事不宜遲，咱們就急急進行，早日宣佈吧！

李 蔡將軍的愛國精神，真不可多得，剛

回來，也不想休息一會兒，就忙着進行討賊，實在令人敬佩。

蔡 我現在不知自己犯的什麼病，每天魂裏夢裏，只想殺賊，能早一天直搗黃龍，剷除民賊，便可了卻心頭之願了。

李 既然蔡將軍如此熱誠，何不就乘此時機，召集各師旅長開討論會，即日興兵呢？

唐 好！周德標，你傳令各師旅長，即刻前來開會。

周 各師旅長，聽說蔡將軍回滇，多來求見。

唐 如此，好極了，請進來吧！

（周下引李根源等，各師旅長約十人魚貫上，行禮畢，蔡唐李各就坐

。）

唐 袁世凱違法稱帝，繼堯與蔡李二公要出師討伐他，特地請諸位來商量一箇長策，箇人的意思，師出要有名，本軍擬暫定名爲護國軍，諸君意見何如？

衆 贊成。

唐 如今蔡都督復來，箇人擬請他復職，騰出身子，追隨諸君之後，努力殺賊！

蔡 （作怒狀離席）鏢此次來滇，乃是犧牲我的生命及一切身外利祿，專心殺賊的，唐都督若如此舉動，鏢也只好犧牲

殺賊的志願，不問世事了，（說時忿忿退出衆人連忙攔住。）

衆 唐都督不必再推辭吧！

唐 蔡兄既然意志堅決，我也只好勉爲其難了，軍事怎樣分配請公決！

蔡 我願擔任第一軍職務，先攻四川，驅逐陳宦，然後揮師北進，直搗老袁巢穴！

衆 （一部分）我等願跟隨蔡將軍打前敵

李 我願擔任第二軍職務！

衆 （一部分）我等願跟隨李將軍打第二隊！

唐 那末，我來擔任第三軍職務！

衆 (一部分) 我等願跟隨唐都督，鞏固

後方。

蔡 現在軍事已籌畫就緒，請唐都督擬稿
通牒各國致電各省。

唐 不消吩咐，電稿都擬好了。

蔡 那末我們明日就誓師開拔，諸君就趕

速準備去吧！

衆 好！我們就此去準備。(紛下)

——閉幕——

第三幕 臨陣倉皇

佈置：家庭晚景

地點：北京

劇本

人物：胡氏 張敬堯 秋香

幕開：胡氏(張敬堯妻)坐椅上，秋香(

婢)侍立。

胡 秋香！你老爺怎麼到此刻不回來呢

？

香 連我也不知道，每天太太叫他什麼時

候回來，他就是什麼時候回來，從不會

違拗過麼？

胡 今天真有些蹊蹺，時鐘已快敲十一點

了，真等得人心焦。

香 再不要瞞着太太，做些鬼鬼祟祟的事

啊！

胡 他呀！不敢，老娘的木錘，怕不折斷

了他的狗腿！

香 更不回來，讓我找去，太太先吃飯吧

！

胡 好！把中上的一碗紅爛肉，一瓶高糧酒，四箇熱碟子一齊拿來，順便帶一盤狗尾椒，一盤大頭葱，幾塊大餅。

香 是！（下拿酒菜餅置桌上）

胡 （舉筷欲食，忽作怒狀）這東西放在什麼地方的？一下子爛泥，趕快拿下去換，癩了頭：太不仔細了。

香 是（拿菜）我家這太太真難頑，連我們老爺都怕他如鬼。（說時面向外，說完下換菜上）

胡 （大喝）吃！

（張敬堯踉蹌上）

香 太太！老爺回來了。

張 咦！我也做起大元帥來了。（說完作醉後昏糊狀坐椅上）

胡 （一面吃，一面罵）老殺頭！在什麼地方的？老娘說的話，全不放在心上。

張 咦！我居然也出征了。

胡 老東西！你還故意裝這鬼像哪！

香 怕的是喝醉了！一股的酒腥氣！

胡 不知喝了幾杯酒的，又學做狗了。

張 管他做狗不做狗，橫豎已經上了當啦

！（說時作哭聲）

胡（停筷，作驚訝狀）上了什麼當呀？

誰把當給你上的，趕快說來，老娘保管打得他家地踏土平！

張 太太！我這次奏凱回來，還怕不升官發財嗎？

胡 你想升官也想瘋了，一天到晚說夢話

張 餞行酒都吃過了，去是一定要去的了

胡 真可惡！有話不好好的說，東一句，

西一句，把人頭腦都攪昏了，不給他箇利害，還了得麼？（說罷一錘打來，張

敬堯連忙跪下）

張（酒嚇醒）太太息怒容我稟來！

胡 快說！快說！站起來說！

張 唉！這件事可算得有利有害，若是不去，我又捨不得，若是去，又恐怕有危險，唉！真難殺人也！

胡 可惡！越說越不明白了，不要惹得老娘性子上來，打你箇半死！

張 不要着急，我來告訴你，自從蔡鐔逃出北京，到雲南起兵，想推翻袁皇帝，現在各省告急的表章，如雪片飛來，皇帝特地叫我起兵去討平他們。適才倪嗣冲等，在六國飯店，替我送行，多吃了

幾杯，所以醉了，冒犯太太，求太太恕罪。

胡 什麼！打革命黨啊！這件事決計辦不到，他們不是替你送行，簡直是教你送死啊！

張 什麼緣故呢？

胡 革命黨多利害呀！他能在半空中放炸彈，黑地裏放手鎗，連大清朝宣統爺還給他趕走呢？你有多大的本領敢同他對敵啊！

張 這怎麼辦呢？

胡 這件事還是你要去的？還是他強迫你去的？如果是他強迫你去的，讓我一路

花棒打上他的金鑾殿，叫他曉得老娘的利害呀！

張 是……我……要去的。

胡 好！人家都朝生路上走，偏是你要向杆死城裏攢！

張 現在既已答應他了，怎麼弄呢？

胡 這件事真令人為難，要是不讓他去，萬一打勝了，豈不是錯過升官的機會，要是讓他去，危險又太大。（低頭沉思，臺後作雞叫聲）

張 時光已不早了。他還限定我五更起程呢？太太！快些決斷啊！

胡 不要怕，可以去得！記得我小時我媽

代我算命，說大了一定能封侯拜相，你想我是箇女人家，怎能封侯拜相，定是應在你身上的。

張 既然如此，天也大亮了，我就此起程了。

胡 你就走了嗎？

張 我走了，太太在家，身體要保重呵！

胡 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要同你講！

張 什麼話？

胡 你住的地方，至少要離開火綫一百里，千萬不可當頭陣去冒險呀！

張 知道了。（掩面下）

胡 （伏案哭）

劇本

香 老爺已去遠了，不要哭吧！

胡 你老爺此去，生死存亡不可知，我怎能不傷心呢？

香 太太放心！老爺是能征慣戰的人，看見風聲不對，一定會向後轉的。

胡 話雖如此，我怎能放得下心來呢！（

說罷大哭）

——閉幕——

第四幕 皇帝末路

佈景：新華宮

地點：北京

幕開：袁世凱獨坐龍椅上，侍衛列兩旁。

侍衛 奏聖上，康有為送來一封信，特呈

二五

上請龍目展閱！

袁（信看作搖頭不悅狀）可惡這書獃子，又喝了革命黨的昏迷湯；發出這種狂論來了。那模範拱衛兩軍，是我兒子統轄的，那有變的道理。

侍衛（慌張上）王式通有要事求見！

袁（大驚）快領他進來！快領他進來！

（侍衛下領王上）

王 主公趕快打定主意，外面變了！外面變了！

袁 什……麼變……了！

王 拱衛模範兩軍，業已開火，市面上已搶劫起來了。

袁 我家兩箇畜生呢？

王 兩位太子已鎮壓不住了。

袁（作急）教我現在也沒有主意了。趕快把兩箇畜生喚來！

侍衛 是（下）

臺後作爆竹聲不絕

王 讓我去看看，現在不知又鬧到什麼地步了。

（王下克定克文上）

袁（拍案）你倆有什麼冤仇，要這樣胡鬥，弄笑話給人家看，早知你倆要演這一場掃臺戲，爭奪這把椅子，我還沒有死啦！

定 兒子等也非絕無心肝的人，大局這樣紛亂，還能再爭權利嗎？適才接到一箇秘密報告說：

袁 什麼？秘密報告上講的什麼？

定 說現在各省紛紛獨立，張敬堯連打敗仗，曹錕等頓兵不進，父王這把椅子，恐怕坐不成了。他們怕餉項無着，所以弄出這箇亂子來。

袁 (大驚) 什麼？我這把交椅坐不成嗎？(稍停) 就是做不成，也得要好好的下臺，爲什麼要玩得這樣落花流水的呢？

定 在我兒子看起來，你老人家還是取消

劇本

帝制的好，不然，恐怕亂子，要越鬧越大了。

袁 (怒狀) 我用盡心機，辛苦幾年，難道就這樣算了不成？

文 不算，又怎樣呢？

袁 唉！早知今日，我悔不……(作欲哭狀)

文 父親！不必悲傷，事到如今，也說不得了。

定 就這樣罷！雖然做不成皇帝，總統還可以保留着。

袁 唉！不能談了(揮淚) 只好這樣了。克文，你趕快去和老段商酌，請他幫忙

二七

，代我收拾一下殘局，如果有什麼變更國體的稿子，就請王式通就近代寫吧。

文 是（下）

袁 克定，你趕忙去安慰模範拱衛兩軍，叫他留我點面子，就是要撈幾箇，也得要陶遠些，千萬不能在眼面前鬧，與我以難堪呀！

定 空口說白話，怕不行吧！

袁 財政部有錢，你去支二十萬就是了。

定 梁士詒早已跑了，找那箇支呀？

袁 他走了麼？難道還要我自掏腰包麼？

（沉思片刻）好！這些不要臉的軍隊，留着也無用，趕快到庫裏拿幾萬塊錢，

把他解散了吧！

定 是（下）

袁 唉！實指望登了大寶，立子孫萬世基業，想不到一霎時，就弄得瓦解冰消。

（跺足，嘆氣，于夫人上）

侍衛 稟主子，娘娘來了。

袁 什麼娘娘不娘娘，還鬧這些鬼稱呼嗎

？

于 好！只准喊你皇帝，就不准喊我娘娘

！

袁 吓！

于 你不要吓！我究竟要問你，那皇娘的衣服，什麼時候可以做成功？前天孫寶

琦夫人來見我，我想穿起來，擺擺架子，叫宮人去拿，說是沒有做哩！急得我沒有法子想，只好把前年害病，預備送死的老衣穿起來。

袁（高聲）我現在不做這癆瘵皇帝了！
于 哦！這不是明同我碰釘子嗎？你早也沒有說不做，遲也沒有說不做，將等我同你要衣服，就不做了。

袁（作急）我真不做了。
于 真不做啦！你辛苦了幾年，捨得嗎？不要哄我，老實說一句，你不做，我還要做呢！

袁 你不要再纏我吧！我這時心都撕碎了

劇本

于 除非你代我把衣服弄來，我才不纏你哩！

袁 大局已瓦解了，不要做夢吧！

于 你不要裝假，你說大局已瓦解，爲什麼你的龍袍龍冠龍牌，都留着呢？

袁（高聲）不錯！讓我來燬！（點火燒，手作戰慄狀，于夫人拉，克定克文孃太太等同上）

于 我和你是自幼兒的結髮夫妻，你就忍心翻臉啦！

袁（氣塞面無人色兩姨太太攙扶抹胸捶背）

二九

衆 聖上醒來，聖上醒……來。

袁（昏醒）我老袁操了幾年心，要做皇帝，到如今直弄得氣憤填胸，回想起來，真是一場春夢。（說完氣絕身倒）

衆（大哭）

——閉幕——

本劇終 十七·十二，二十三·

脫稿於淮中質小





游藝

養貓的常識

楊同芳



貓是人家通常所必要畜養的動物。但是，牠的養法，也很不容易；我們既要畜養牠，那麼，對於畜養的常識，就不得不明瞭。茲將我養貓的經驗，分述於後：

一、選擇「勺」毛。毛的質地，越軟越好，若是過於疏鬆，或過緊密的，性多畏冷。

至是毛的顏色，有從大腿起螺旋紋，共計四圈，兩兩相對，略像蝶形的，稱為雙飛蝴蝶貓；有黃、白、灰三雜色而雄的，或黃、白、黑三色相雜而雄的，稱為三色雄貓；有灰黑色和鼠相似的，稱為鼠毛貓；這三種貓，最為上品，其餘如黃貓、白貓、黑貓、狸貓、花貓等，大概不能



用毛的顏色去判定優劣，必須細察牠的種種部分，優劣纔可以區別。

父頭 頭要闊大，或帶圓形，或是方形，若是長形的，捕鼠很懶，鼻要大，鼻孔要闊，耳勿過大，過大的，野性未去，難以畜養。眼臉要厚，睫毛要長，臉薄毛短的，喜歡暴動，令人可厭。眼球以紅色、金色、藍色、綠色的為最佳，黑色的稍次。口要闊，尖的，捕鼠也懶。口蓋上的摺紋要多，大概有九條的最佳，七八條的次之，若是祇有五六條的，往往有竊食的弊病，或有咬死小雞小鴨的壞處。鬚要粗而長，若像八字形的，更好。

胸、腹、尾、足 胸腹兩部要短，長的，捕鼠較懶。頸也要短，背要平直，否則，腰部必弱。胸要有肉，瘦不露骨的也佳。尾的根部要瘦小，末端愈尖愈好，又有尾的形狀奇異，如掘尾貓（尾像割去的一般）金錢貓（尾長一寸左右，拳曲像錢）都是佳種。肛門要隱藏。



在臀的裏面，不可露出。前足要稍短，後足要稍長，若長前足後足的長短相等，跳躍時便不能及遠。

二、養法——飼食 貓最忌寒性的食物，所以常用焦魚屑拌在飯裏去喂，最為合宜。焦魚屑的製法，先拿市上買來的小魚，放在燒得很熱的鐵鍋裏，焙焦後，攪成碎屑，便可取用。其餘如魚的內臟（膽要除去）和鹹魚等，都可做食料，也要焙焦纔好。若是和水煮熟的，卻不合用。又不可用鮮魚去喂，使牠養成竊食的惡習。倘要貓漸肥壯，或在妊娠期到哺乳期內，往往把豬肝包在濕紙的裏面，放在火爐中，煨熟後，切成薄片，每日喂三四回。天氣很冷的時候，用胡椒末少許，拌入飯裏，或在豬腸內，放入硫磺末少許，煨熟後，也可以充禦寒的食品。平時喂貓的人，不可更換，使習聞熟人的聲音，一呼便來；每天喂兩次最好，時刻也要一定，纔合。

三、管理 貓對於舊時所住的地方，極其戀戀，所以人家新畜一貓，



雖在隔開一二里的地方得來，也不可不防牠逃回去的。並且貓的寢室，和便溺地方，都要一一指示，大約過了兩三天，便會不誤；習慣以後，切不可隨意更換，使貓無所適從。又貓的睡眠地方，不論天氣冷熱，都要鋪些稻藁棉絮等物，並要隨時使得十分清潔，睡眠其間，纔可以舒服。至於便溺的地方，更要清潔；倘貓有時隨處便溺，可以領到一定的地方去，把足輕輕打了幾下，使牠改過，很有效驗。又貓可以終年不飲水，若一天忽然要飲起水來，便是發病的預兆，可以拿一箇豬膽，連了膽汁，包在溼紙內，使貓吞食，病即可愈；或用烏藥（各藥店均有出售）和水研細，灌入貓口內，也合；有時生了腹瀉的病，用雞蛋白調在飯裏去喂，也好。

繁殖 貓每年產子兩回或三回，產子後，最不喜歡有人去看小貓；若是看小貓的人數稍多，老貓便把小貓啣在口內，隨處遷移，不把乳汁去哺小貓，並且有把牠活活咬死，隨即食下的小貓在



產下時，體上有毛，就叫胎毛；三天以後，眼纔張開；一月以後，所飲的乳汁漸減，略可食飯；兩月以後，便可和老貓離開；三月以後，能跳躍；五六月以後，要換毛，換毛以後，纔能捕鼠；一歲半以後，便到了成熟期，也能產子；兩歲到四五歲的中間，捕鼠最有力，後來漸漸衰弱；十歲左右便老死。

天秤

周·樵

材料 || 木版，木條，粗細銅絲，小銅釘，薄銅片，厚紙。

用具 || 鋸，鉋，錐，圓鑿，尺，沙紙。

製法 || 取平方五寸厚五分之木板一，在中心鑿一直徑五分之圓孔，如勺圖，為底座。

又取長八寸寬五分厚三分之木條一，在兩端距離相等處，削之使成長八分厚一分，錐以孔，如文圖，為秤桿。一桿之兩端，各錐以孔，繫以小



銅絲鈎，以便繫戩盤，如左圖。

又取長十寸直徑五分之圓木條一，在一端鋸之使成長八分闊一分許之縫，如 \cap 圖側面。錐以孔，（二分處）如 \cap 圖正面，為秤柱。

又取長六寸寬四分之薄木條一，上端錐以孔，削下端使尖，如 \square 圖，為平準針。

又取厚紙一小方，作半圓形，畫以度數，如 \square 圖，為平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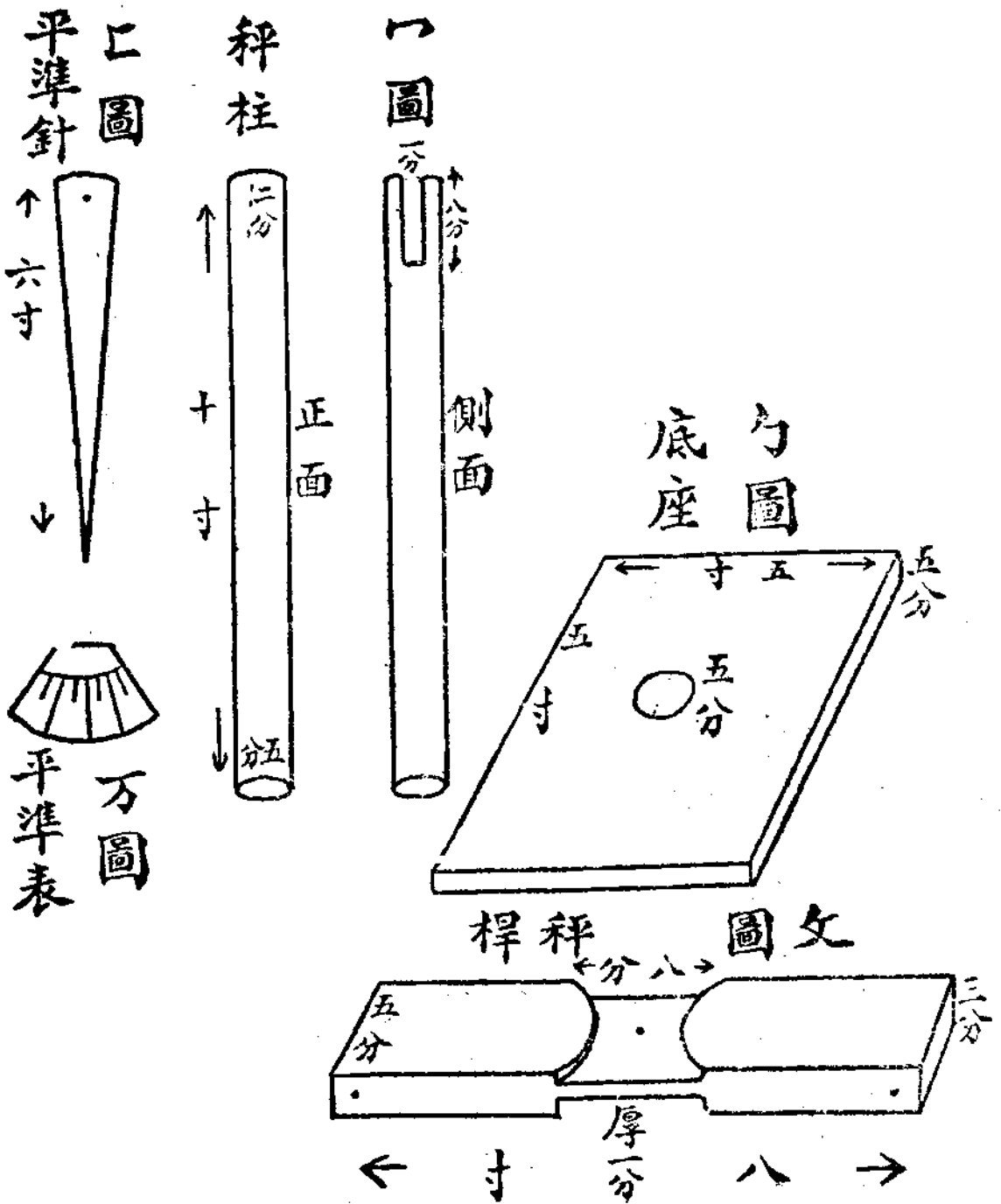
再取薄銅片，剪成直徑三寸之圓片二，上錐三孔，如 \square 圖，為戩盤。

以上諸物製成，鈎之使光，再擦以沙紙，然後將柱插入底座圓孔中，（宜直）秤桿中之狹處嵌於柱之短縫內，（不可落到縫底）貫以粗銅絲，（桿上宜緊，柱上宜鬆）平準針貫於柱之外面，（宜緊而正）平準表用小銅釘釘於柱上針之下端，（使針尖對準表之中度線）戩盤繫以細銅絲，懸於桿之兩端小鈎上，則天秤即告成功，從而市上買套法碼，便可應用。若再染以彩漆，則更美觀矣！



游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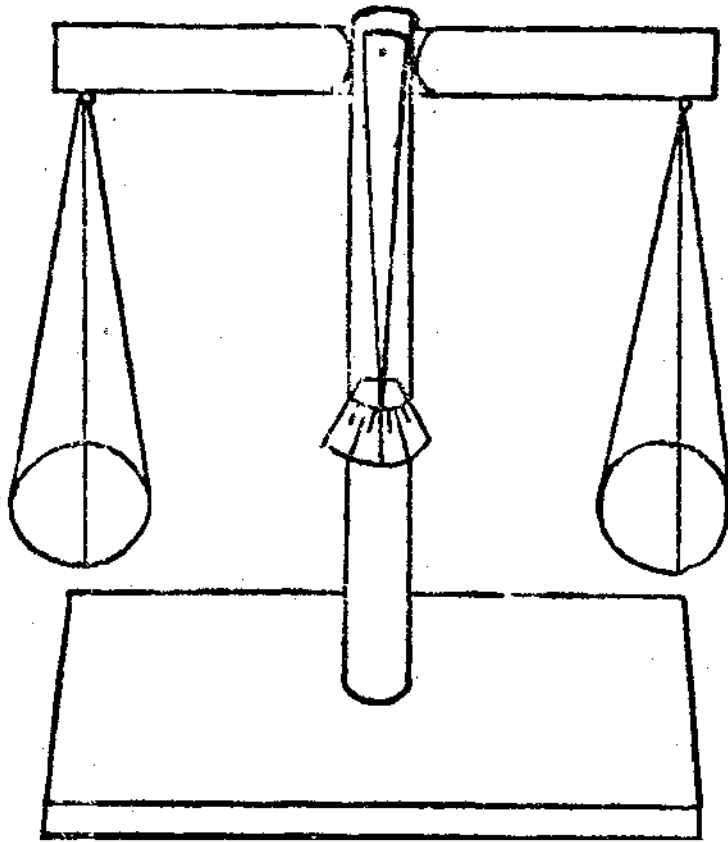




游
藝



戥
盤
圖



云
圖
大
秤

八



注意——秤桿之中孔宜在其重心處，桿在柱中宜使能活動自如，戥盤之重量宜相等，否則秤物不準。

蟹燈

方昀青

材料——竹篾，細竹竿，紙捻，鉛絲，細銅絲，麪糊，絲繩，皂紙，白紙，雞蛋殼。
工具——尺，剪刀。

製法——先取長約三尺竹篾二根，縛成兩扁圓圈；次取長約尺餘竹篾二根，頭間用火烘彎，縛於扁圓圈上，更橫縛竹篾二根，成爲井字形，以作蟹之背殼，如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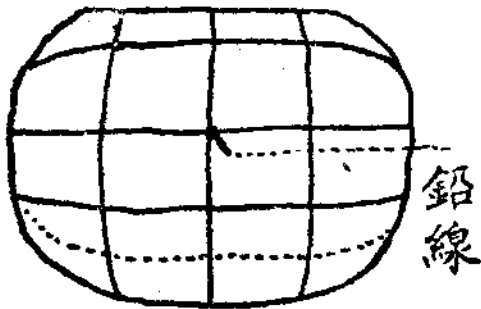
再取長約尺餘竹篾三根，頭間亦用火烘彎，縛於扁圓圈上，更橫縛竹篾三根，中間纏上鉛絲，以作蟹之胸殼，如乙圖。

再取長短適用竹篾四根，縛成四箇長圓圈，兩箇一結合，頭間另用火熏彎，繫爲蟹鉗，以作蟹之兩螯，如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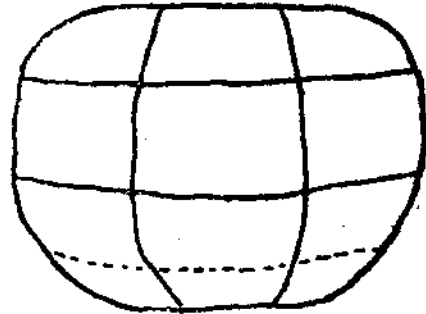
再取長可尺餘竹篾十六根，縛成八節細長的圈，八節細長且尖的圈，兩箇一結合，以作蟹爪，如丁圖。

圖乙



出凸

圖甲



出凸

圖丁



圖丙





游
園

於是用紙撚把繫成的兩箇蟹殼結合起來；更用細銅絲把兩箇蟹螯
八箇蟹爪扭結於蟹殼縫中，使之能顫動；取皂紙糊背及爪，白紙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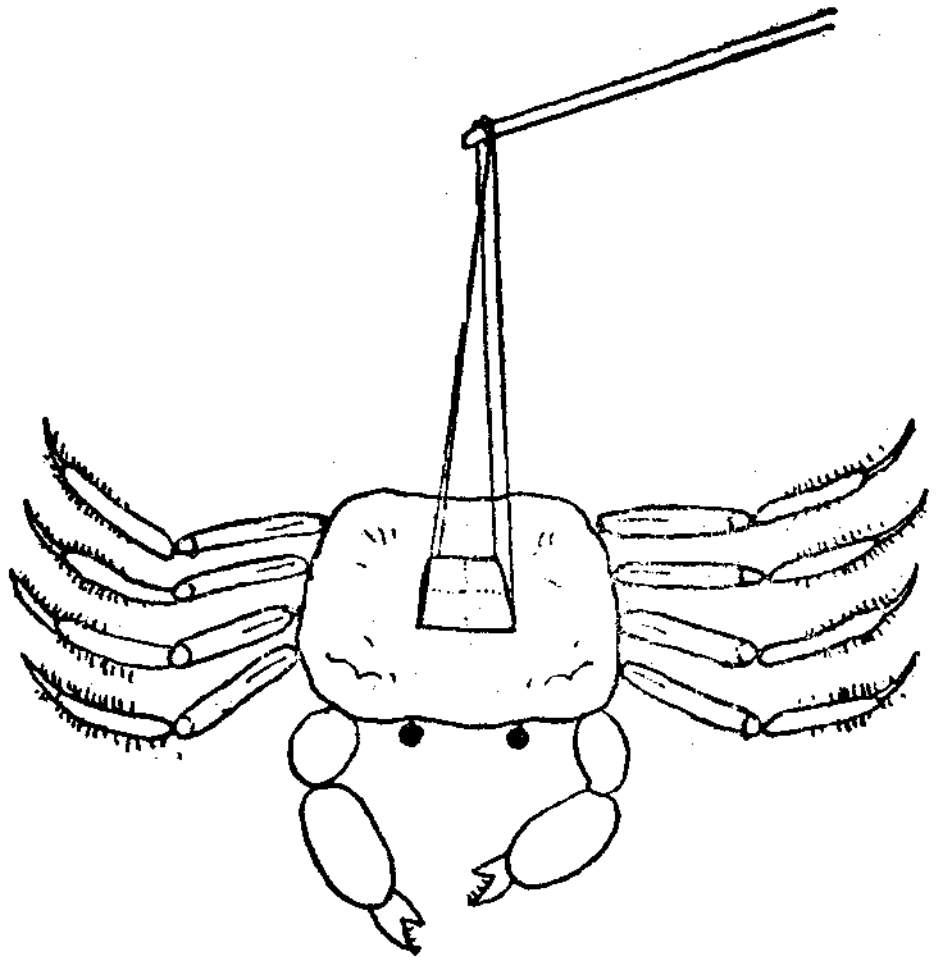


圖 戊

二



胸及鉗，頭間嵌上雞蛋殼，用墨筆畫成兩箇蟹眼；再繫上四根絲繩，總打一箇結子，套於細竹竿上，如戊圖。螃蟹燈即於焉告成。

螢籠

方昀青

材料 竹篾，紙捻，麵糊，線，黃紙，皂紙。

工具 刀，剪，中國尺。

製法 先取長約三尺竹篾一根，用火熏彎，紮成掌扇形之圈，（中間宜縛橫豎竹篾二根）作為螢身，如A圖。

次取長約一尺竹篾二根，於掌扇形圈上，紮兩箇半月形之圈，（上邊宜斜縛細竹絲二根）作為螢的頭和項，如B圖。

再次取長約七八寸竹篾六根，用火熏彎，縛於兩旁，作為螢的六足，如C圖。

於是剪碎茸茸的黑紙條兒裹其足，取黃紙糊其項，皂紙糊其頭和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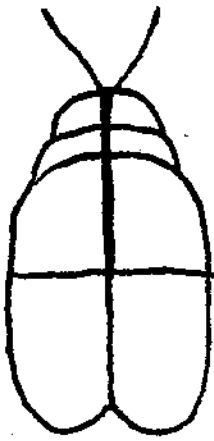


圖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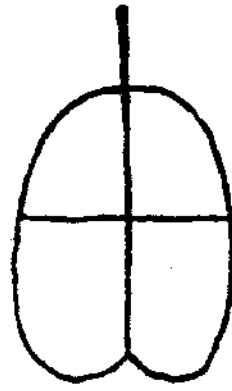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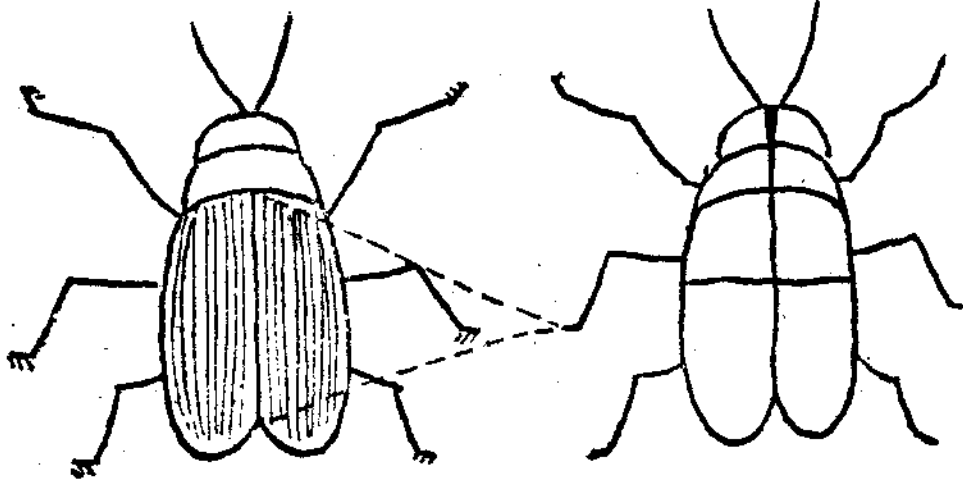


圖 A

圖 D

圖 C



繫上垂線和穩線，如D圖，螢鷓便成。乘風縱之，大是有趣！

會機好良之

新文學研究

大東
書局
出版

下列各書。
能以極新穎
的學說，極
正確的觀念
，示新文學
的蹊徑。逐
漸研究。自
從從初階以
迄變化。進
步之速。不
待言了。

新文學研究法

載涓清
呂雲彪
編合

大家公認新文學是很有價值的，所以關於新文學的研究書，也一天多似一天，不過那些書本，不是專講白話文，就是專講白話詩，或是白話信札，却沒有一本完完全全有系統書本的本足供研究。本書內容分五大編，計十萬餘言，關於新文學方面，像白話的詩文小說劇本等，統統包括在內，用最新的體裁，記得很透澈，狠有條理，研究新文學的同志們，欲從根本上解決起，那就不得不看這本書了。

▲二册 二元五角

標準國語文法

▲周銘三編

一册

▲定價四角

語體文法表解

▲呂雲彪編

一册

▲定價三角



雜
俎

雜

俎

趣

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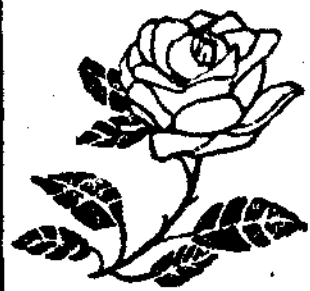
雙桂軒漫筆

張思堯

某甲略識之無。輒喜弄文翰。一日作書致其姻親某乙。姻兄誤作烟兄。乙作詩嘲之曰。一。生。性。何。嘗。解。吸。烟。雪。茄。鴉。片。總。無。緣。姻。兄。竟。把。烟。兄。喚。黑。籍。沉。冤。大。可。憐。甲聞之。不解所謂。喜弄文翰如故。

某君性詼諧。善作誹體詩。其嘲某醫詩曰。一。喝。六。呼。么。轎。子。扛。燕。人。性。命。木。鐘。撞。搖。頭。咋。舌。眉。鎖。裝。出。郎。中。道。地。腔。一。其。二。云。一。心。肝。脾。肺。說。專。家。到。死。總。歸。弗。認。差。忽。發。天。良。施。妙。藥。幾。包。木。屑。太。湖。沙。一。其。三。云。一。不。掛。方。壺。掛。短。琴。

一



江湖訪友覓知音。看資照送無須慮。掛號叨光數百文。一時醫醜態。活現紙上。有某君戲作送窮詩云。一勞爾相陪已幾年。今朝祖餞特開筵。一盆豆腐齋羹飯。三炷清香下草船。對你瞋頭當速去。饒予活命莫多纏。從今好把阮囊洗。等待明天貯老錢。一噴。今之民困窮極矣。亦安能將窮神送之而去哉。

學究某訓蒙餬口。伊唔咕哩中。魯魚帝虎不辨也。一日晚間。見窗下枇杷結實纍纍。遂寫「琵琶結子」四字。令徒屬對。其徒苦思不得。歸告其父。父見師之誤書也。笑不可仰。因教子以「喇叭開花」答之。次日徒以對。某怒曰。喇叭樂器也。何能對。責之。徒歸泣訴於父。父即作詩一首。命致其師。詩曰。「枇杷不是此琵琶。想是先生落筆差。若果琵琶能結子。定教喇叭也開花。」某見之大慚。歸商諸妻。妻故世家女。饒有才。閱詩後。為某作一詩代答云。「琵琶就是這枇杷。不是先生落筆差。若果琵琶不結子。笛中那得落梅花。」

閒

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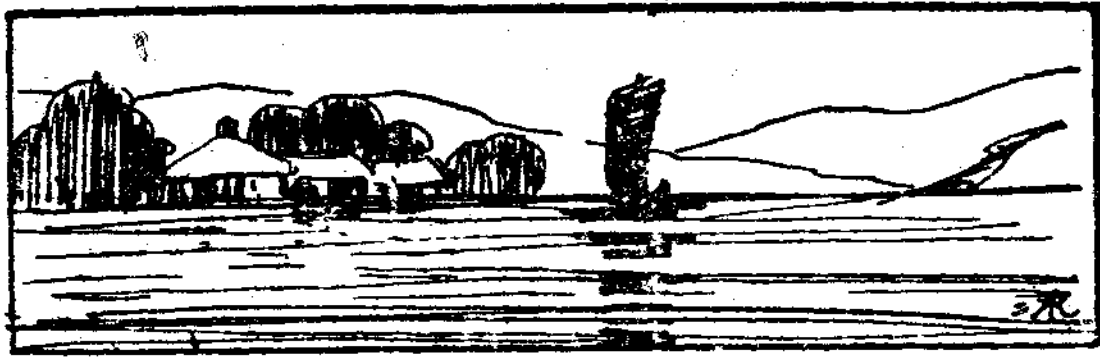


牧廬筆記

解吉昌

如皋濱海各區。時有海盜。綁票勒贖。殘酷異常。所欲不遂。則施以暴刑。有所謂蛇浴者。尤慘。其法以巨缸貯毒蛇。裸人投其中。故臨刑。未有不恐怖欲死。求如其願。以自贖者。嗚呼。殺人之術。真可謂無奇不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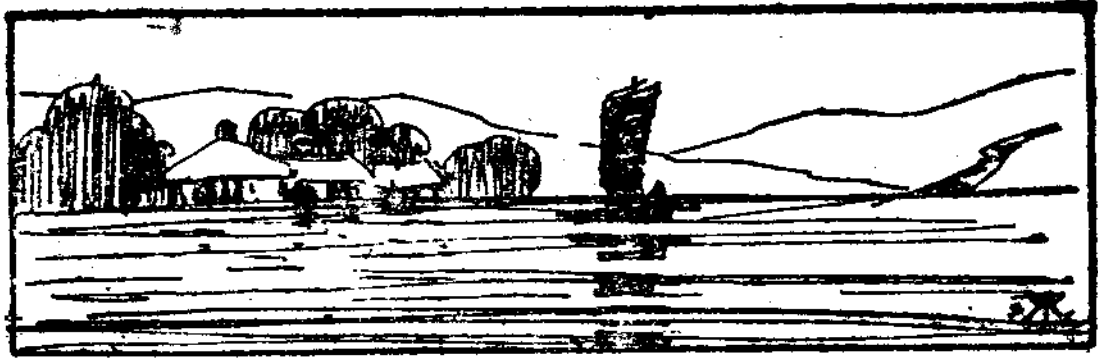
吾友張君思古。言阜寧某甲。素有冒似道之癖。願屢負。頗思獵一異蟲。以吐其氣。每秋風動。則躑躅於荒烟蔓草間。而不倦。一日夜午。月明如晝。某出捕蟲。正徬得間。聞一蟲鳴。聲如金鐘。知非常物。尋聲至短牆邊。側耳細聽。聲在牆內。踰牆而入。有茅屋數椽。蟲聲再發。乃在屋內。推扉入屋。寂焉無人。赫然觸目。一棺而已。棺前短檠。燭光猶明。某凝神蟲響。漫不加意。屏息傾聽。聲在棺下。取燈燭之。始得一穴。灌穴而蟲出。急捕之入筒。欣然自得。如獲異寶。俄聞戛然一聲。棺蓋忽啓。一尸探首而出。貌殊猙獰。啾啾四顧。勢欲攫人。某大驚。奔出。尸舍棺追之比。至短垣。相迫益近。某急越牆而奔。尸攀牆不能上。因得脫。歸視蟲。則廣額長鬣。金翅紅牙。真英物也。持與人鬪。舉莫之敵。乃爲豪家以巨金市之。去而某



卒以驚得心悸疾。莫之愈也。

劣僧某。不守佛規。有芙蓉癖。好淫狎。陰置婦於廟。一日方吸烟祕室。其婦侍之。無賴四五輩得悉。卽推門直入。僧不及備。遂被繫。婦倉皇逸去。不及捕。其鄰某紳聞外嘈雜聲。遣其婢子出視之。適天氣苦寒。婢子乃披黑色布襖出。趨至廟內觀之。蓋欲探其實以告主人也。適該婦亦著黑襖。衆見婢。卽疑爲僧所狎。急繫之。而問僧曰。此汝婦耶。僧倉皇間莫能辨。卽隨口應曰。諾。婢子大譁。衆不顧也。共捕之去。紳得其實。大怒。乃訴於有司。逐僧出外。衆無賴亦各向紳道歉。始寢其事。

某知事訊一盜案。久未能決。繫之於獄。有盜夥某。未就繫。夜潛入廨。謂知事曰。君能脫我友。我必有以報君。言畢。熟視知事。若待其諾者。知事畏其用武。諾之。遂釋盜去。事聞於上峯。褫其職。沒田產於官。飄泊無所依者三年。將赴申投戚友。途遇偉丈夫。乘輿而來。僕從如雲。一望而知爲顯宦也。憩道旁避之。輿中人已先見。大呼曰。此我恩人也。數年之別。何窮困乃爾。蓋輿中人。卽某盜夥也。以



多金行賄。今已顯貴矣。遂拜迎至家。待如上賓。童僕無敢慢之者。寢於東廡。夜起如廁。經盜之臥室旁。忽聞人語曰。毋多慮。我必殺此賊以報命。知事就窗隙窺之。一虬髯叟。背藥囊欲行盜。曰。彼宿東廡。此時想已睡熟。君須謹慎從事。知事大駭。返廨呼妻子。攜銀共逃去。行數十里。天如明。投逆旅而憩。方入門。叟亦至。知事跪白前事。叟怒曰。渠無義。乃謂人無義。使我幾殺無辜。我不恕渠矣。出門如飛去。頃刻。手一人頭入逆旅。語知事曰。視此賊不錯。卻否。知事歎服。遂從叟學劍云。

慈竹廬隨筆

楊同蘇

海陵解解來云。其地有小販某。日前因一貓攫取其雞鴿等。遂任意將貓擊斃。數日後。該小販往浴室洗澡。甫就浴。陡見一貓跳躍於前。當時神志昏亂。身不自主。遂扑入池。熱水淋漓。皮破肉爛。藉此引線。一病不起。自云貓來索命。延數日面卒。余聞其說。因憶昔人有以毒藥殺鼠者。及病篤。見羣鼠爭來索命。遂死。可知凡物之不得其死者。無不求雪其冤。物固有之耳。昔者伯有死爲厲。彭生

立而啼。是人之相報。更不容毫髮爽。古之時信有徵也。然今之強有力者。動輒草菅人命。彼死於非命者多矣。奈何不聞其報復之相尋也。噫。豈其爲鬼不靈耶。不然。胡爲狸奴之不若耶。

丁卯春月。大軍過境。道經北門外馬路。有兵士遺炸彈一枚。未幾。一村童過而見之。怪不知其何物。急取以歸。家人亦驚喜曰。此異物也。遂炫其奇。鄰人聞之。羣往求一觀。其家卽出以示衆。衆譁然要其開視。其人乃取刀剖之。不得。復以口咬之。豈知用力過猛。彈忽炸裂。其人面部完全炸燬。立卽斃命。而同觀者之死傷不一。其人卽送詣醫院拯治。亦已無及。先後而死。一時聞者無不扼腕太息。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者。信不誣也。

叢

話

拾錦

林其貞



地面上，人類的呼聲，在空中能傳達一六〇〇英尺高；池蛙的啼聲能傳達二〇〇〇英尺高；鼓聲，能傳達四五〇〇英尺高；鐘聲和雞鳴聲，能傳達五〇〇英尺高；槍聲及犬吠聲，能傳達五九〇〇英尺高；火車行動聲，能傳達八二〇〇英尺高——這是福賴瑪利翁用飛機測驗之結果：

據動物學家言，老鼠每日能行十英里路。

生時長十八吋的嬰兒，至長成才和普通一般長；生時若有二十二吋長的，則在十八歲時，便和普通一般長了。

英國現在結婚之男女，內有二十三萬人為發狂者。

全世界國王的進款，最多的，要算暹羅王。他每年的收入是七百萬元。

金婚式的夫婦，千人中不過一人。

植物之食動物者，依現今所知，約有五百種以上。

人當步行時，有三百種各異之筋肉發生運動；同時又有他之三百種停止運動，以為預備。



英國平均每人每年須飲二鎊十二先令的啤酒，一鎊半牛乳。地震之速度，每秒四百七十呎至五百三十呎。

十九世紀之初年，世界人口初為七萬萬人；今日則達十六萬六千萬人。即一百二十年間增加一倍以上。

格林蘭的鯨魚的心臟，直徑有一碼。

海水二十五噸之中，含有價值四辨士的黃金。

埃及金字塔，高四百八十英尺，底面各邊長七百六十四英尺，即金塔體積為八萬九百萬平方英尺；言其重量可達六百八十四萬噸。據從前希羅多得斯的記載，謂金字塔經時，曾用人工二十萬人，費時二十年。

倫敦市內的電話線，約可迴繞赤道五十轉。

全世界最大的尼加刺瀑布，高一百八十呎，每分鐘下降的水量，計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加倫。牠的水力，可以當四十五萬匹馬的力量。全地球上的水量，約有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英哩。



還讀我書室漫筆

方昀青

歷代專制君主。余最不喜西漢高帝。以其天性殘刻。忍見太公縛置俎上。而仍以兵逼項王也。近人王道一詠史詩云。一忍見而翁俎上頭。分羹博得古今羞。天生龍孽同梟獍。高帝原來不姓劉。一罵得最快人意。讀竟爲之浮一大白。安史之亂。太真實爲禍水。乃袁簡齋先生詩云。一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一趙甌北先生詩云。一馬嵬一死諸軍退。妾爲君王拒賊多。一均爲玉環左袒。豈千古美人例爲人憐耶。惟余馬嵬詩云。一雪膚花貌委塵埃。一縷芳魂赴夜臺。忍說上皇多薄倖。祿山自是妾招來。一持論少爲平允。但字句不甚工整爲可惡耳。

杜牧之詩。一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一黃晉卿乘風樓筆記云。一杏花村在貴池縣東十餘里。是詩乃牧之宰池州時游是村所作。村現尙有杜樊川祠。而是詩亦載入貴池縣志。一據此。則坊間刻本釋杏花村在金陵不確矣。



蘇小小。南齊人。錢塘名倡。死葬杭州西湖。去西泠橋不遠。此盡人所知。郎仁寶七修類藁述趙院判寄蘇小小詩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試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是又一蘇小小。宋人見武林紀事。搜輯家不可不知。

李清照再醮之冤。隋園隨筆已力爲昭雪矣。三韓劉夫人題漱玉集詞云。才女從來節可傳。蛾眉何事異前賢。傲霜難比黃花瘦。沾露應同柳絮綿。茶具自知羞更主。詩思無力揜重環。落霞零亂搖牆樹。孤負如珠漱玉篇。尋癡索垢。肆意譏諷。何太不成人之美耶。

孔東塘桃花扇傳奇。於鄭妥娘多貶詞。未免冤抑。清王澐葑坡詩話云。鄭妥娘字無美。秦淮名妓。能詩善歌。有閨怨云。一曲曲迴廊十二闌。風飄羅袂怯春寒。桃花帶雨如含淚。只恐多情不忍看。是其文采固亦不可多得。豈遽不如李香君耶。

戲文小說。均以施公仕倫爲施不全。余向不信。偶閱鬘煒集林筆談云。漕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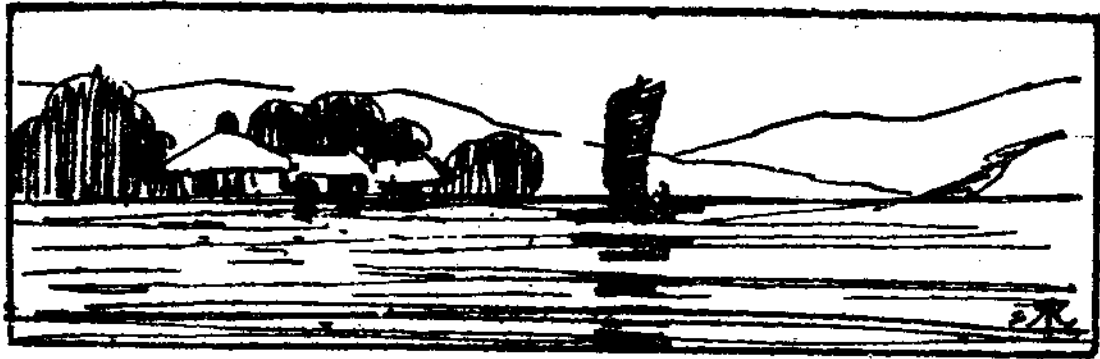
施公貌奇醜。人號爲缺不全。初仕縣尹。謁上官。上官或掩口而笑。不謂真有此事也。

鄭板橋不獨以書畫詩見長。卽其性情之恬淡。人品之清高。心術之仁慈。亦足令吾人稱羨不置。其題畫竹有云。「衙齋臥聽蕭蕭雨。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立意深遠。仁者之言藹如。夫豈一居民上。便擅作威福者所可比耶。

會國藩束身謹嚴。生平不作一綺語。迺胡无悶齋豔叢話。載其輓名妓春燕一聯云。「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一別竟傷春去了。」似曾相識。張梁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詞句哀麗。深可諷誦。不圖此老亦風韻乃爾。

近樂工皆以六五工尺上四合等字爲音節。其緣起不知始於何時。浩然齋雅談載張斗南樞宮詞有云。「銀箏乍豔參差竹。玉軸新調尺合弦。」斗南南渡時人似工尺上四合等韻。宋時已有之也。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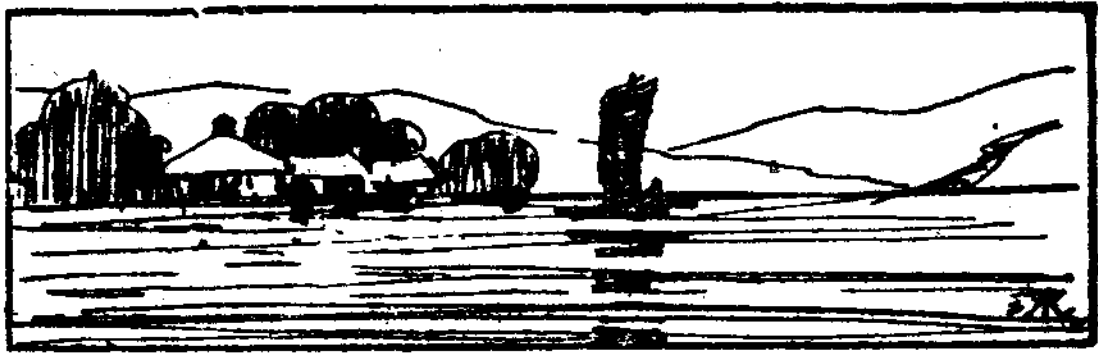
聯
話

愛桂齋聯話

王怡親

曾文正公最工輓聯。其輓李勇毅公續宜聯云：「我悲難弟。公哭難兄。舊事說三河。真成萬古傷心地。」身病在家。心憂在國。彌留當十月。正是兩淮平寇時。一挽弟季洪聯云：「大地干戈十二年。舉室效愚忠。自稱家國報恩子。」諸兄離散三千里。音書寄涕淚。同哭天涯急難人。」又挽其所眷名妓春燕。語極柔膩。淒惋動人。聯云：「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一別竟傷春去了。」似曾相識。歎梁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

唐鶴九挽曾貞幹聯云：「秀才肩半壁東南。方期一戰功成。挽回劫運。」當世號滿門忠義。豈料三河痛定。又隕台星。」文正公贊為極佳。誠然按功成原為成功二字。痛定原為灑淚二字。後經文正改易。便覺更為妥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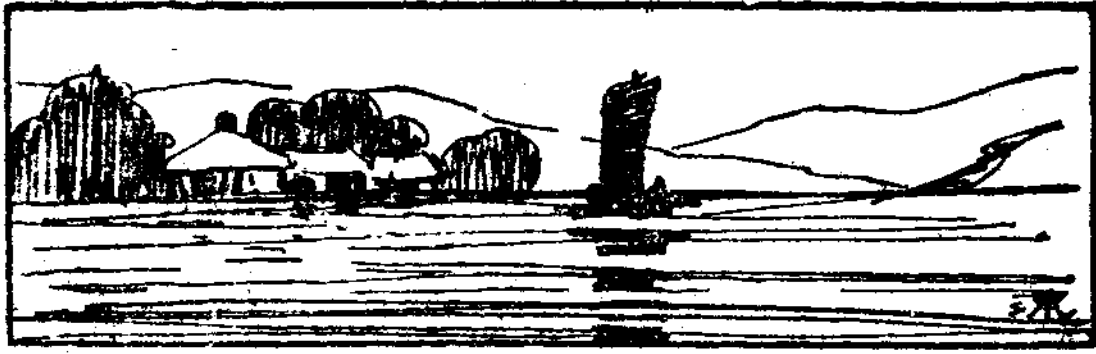


彭剛直哭子聯云「怎能夠踏破天門。直到三千界。請南斗星。北斗星。益壽延年。將簿改。」「恨不得踢翻地獄。闖入十八重。問東嶽廟。西嶽廟。捨生拚死。要兒回。」悲憤之極。躍然紙上。

楊閩山挽妻聯云「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似爾。我八旬已過。存何喜。歿何悲。三歲添增。奇則奇。被卿先去。」「人生最難堪者。遲暮。縱子孫。四代相依。耳也。聾目也。瞶。九泉有覺。等一等。看我就來。」愈曲。固老人挽其夫人聯云「赤手持家。卿死料難如往日。」「白頭偕老。我生諒亦不多時。」語皆真摯。哀感之意。自在言外。

徐邊園挽徐錫麟聯云「轉眼便復河山。知烈士黃泉了無遺恨。」「此心可質。天日借奸奴白刃。剖示同胞。」此聯明言其剖腹事。著筆痛快異常。洵傑作也。

小鳳仙挽蔡松坡將軍聯云「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那堪憂患餘生。萍水因緣成一夢。」「幾年北地燕支。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面亦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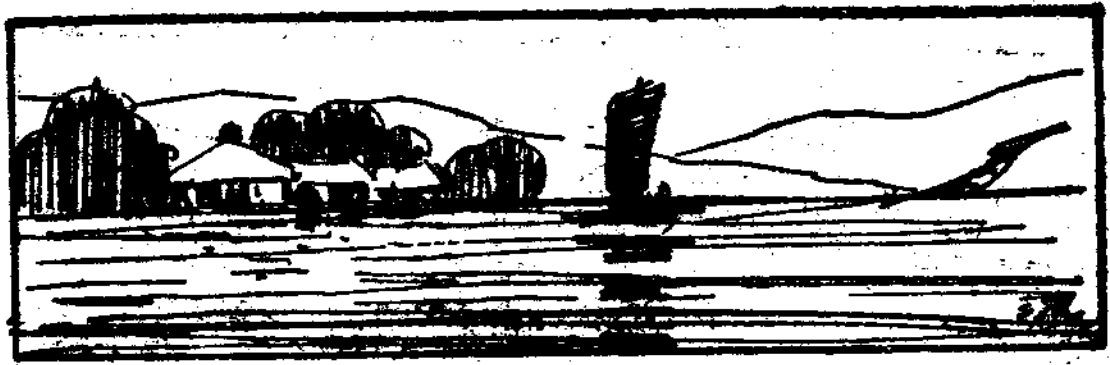


「詞意繾綣。哀思頑豔。讀之淒然欲淚。」

樊樊山壽子五十聯云：「我亦癡翁。願再撫汝五十年。壽汝乎。亦自壽也。」
身臨大邑。豈獨有民十萬戶。保民者。則天保之。不脫名士風味。

某贈校書青青聯云：「清斯濯纓。何取於水。」「倩兮巧笑。旁若無人。」可謂
妙想天開。

某名士題妓房聯云：「少不如人。仗酒祇清愁。花銷英氣。」「卿須憐我。有綠
楊眼見。紅燭心知。」清全椒薛時雨所著藤香館小品中題伎館聯。如「鶯花
南國。映江令。」「絲竹東山。侍謝公。」「酒情跌宕。酬明月。」「花品清高。戀
夕陽。」贈愛卿云：「爲愛餘春。培芍藥。」「認卿小影。是桃根。」俱清豔可誦。
報載趙佩瓊女士撰安樂園酒家聯云：「安居飽食。問諸君到此奚爲。借羊石
樽。同話虬江風月。偶值良辰美景。正宜聯袂偕臨。小飲寄閒情。何必侈郇國
珍廚。崔家過菜。」「樂事實心。歎人世相逢有幾。仿蘭亭觴詠。紛羅淞浦簪纓。
儘多旨酒佳肴。盡試登樓買醉。尋歡來勝地。轉疑是杜陵廣廈。金谷名園。」典



雜
誌

雅雍容。得之閨閣中。誠非易易。

劉海粟賀江小鵝婚聯云：「愈衝突感情愈厚。」「不激蕩節奏不調。」又如「愛情感情。結合團體。」「吸力壓力。造就國民。」均是別開生面。店舖中之楹聯。佳者甚不多見。茲有木行聯云：「以外。豈無楨幹品。」「此中。大有棟梁材。」不脫不黏。堪稱妙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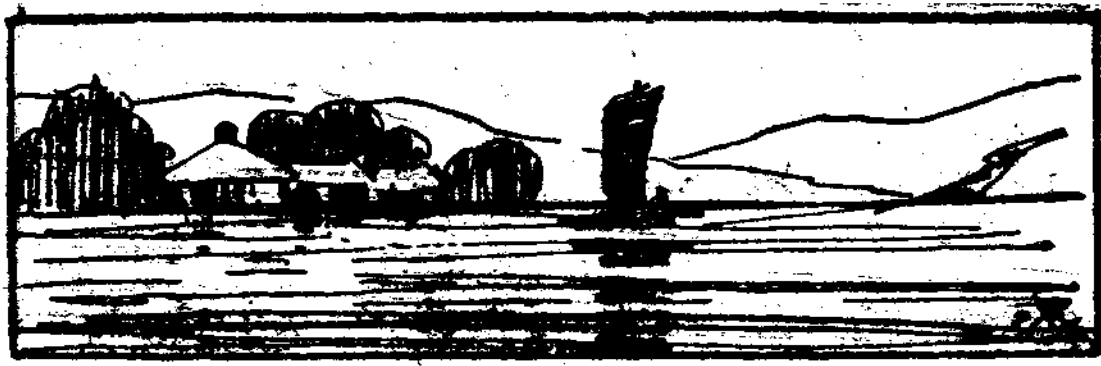
藝

話

篆刻史略說

唐伯凝

我國篆刻，由來綿遠，博物志有「忠孝侯印」，議者以爲堯舜時官。春秋合成圖云：「鳳凰發圖授堯，黃玉爲檢，白玉爲繩，其章曰：『天赤帝符璽。』」或曰中國印章創於三代，實創於三代以前也。不過因時代久遠，無從稽考耳。三代時印章，見於書者甚多。周書「湯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座。」拾遺錄云：「武



王代紂，樵夫牧豎，探鳥穴，得赤玉璽。大篆文曰：「水德方滅，火德方盛。」故言篆刻中者，皆自三代始。秦漢之印，雖稍有變更，實皆本乎六藝。其體方正，其文典樸，爲世所尊。迨至魏晉，承秦漢之遺制，亦無大失。至六朝，二其文爲朱白。唐宋易其遺制，印之邪謬，於此乃極。及至元明，雖有名輩崛起，意在復古。但元以工巧是飾，明以屈曲平滿爲主，擬於秦漢古樸，猶未然也。後上海顧汝修集古印爲譜，乾隆時汪詒庵編飛鴻堂印譜，一時文人學士，相率研究，視篆刻與書畫並重，稱其刀曰鐵筆。印之佳者，視爲珍寶。今將各代之變遷，略述於下。

三代印

考篆刻一事，多云創於三代。通典云：「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爲紐。」其文未考。

秦漢印

秦漢之印，少易周制，古樸典雅，莫外乎是。始皇併吞六國，得趙氏藍田玉，命李斯篆，玉人孫壽刻之。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於是天子之印，獨以玉而



稱之曰璽，後世沿之。漢王侯印則以金，漢乘輿璽印云：「二千石至四百石以下，皆以象牙爲之。」又云：「二千石至四百石以黑犀爲之。」然亦有銅鐵者。官職之大小而以印分別者，從秦漢始。此時所刻之印，尙有遺留，多係珍品，見於各種印譜，但爲後人所仿造者亦多，不可不辨也。

魏晉印

魏晉印章，本於漢制，雖有易者，亦無大謬。在此二代之間，而以篆刻得名者，有楊利、許士宗、宗養等。

六朝印

印章至六朝乃爲一變，因時改易，遂作朱文。印文之分朱白，始於此矣。

唐宋印

唐宋印章，因六朝作朱文，日流於譌謬，多屈曲盤旋。其文纖巧取工，其體方圓違制，悖乎六義，毫無古法。齋堂館閣，更變用之，較之秦漢大相悖矣。在此之時，以篆刻著名者，唐有祝思言，宋太祖時有祝溫柔，改造五代印。高宗時有舒通。

能鑄金鵬印。

元明印

元明印章，雖有幾輩傑者崛起，意在復古，但總不外乎工巧而不無屈法。考元時至正間，有吾子行趙子昂，正其款制，然皆尚朱文，宗玉筋。而子昂所作小篆印，甚妙。世稱此體爲圓朱文。元末王冕字元章，號梅花屋主，創以乳石刻印，一時石質刻印大盛。明時正嘉間，吳郡文彭，字承壽，別號三橋，精篆刻，起而獨樹一幟，天下翕然從之。繼之者有瓊玄嶼、陳居一、李長蘅、歸文休等，號三橋派。代興者爲徽郡何震，字長卿，號雪漁，亦學三橋，其應手處，卓有先民典型，而後自成一家。沈千秋、吳孟貞等，皆爲雪漁派。鄞郡蘇宣，字嘯民，用刻碑之法，施於刻印，又自立一派。程彥何不遠等屬之。此外有王祿之、徐髯仙、楊漢卿、朱能修等，皆爲當時之傑者。更有山陰之徐文長，獨特天才，而文字之外，兼享篆刻書畫之盛名。明之官印，用九疊文而朱，屈曲平滿。將軍印，用柳葉文，虎紐。玉璽王府之寶，用玉筋文。監御史印，用八疊文，其質獨以鐵。歷日印，用七疊篆。品級以



尺寸大小別之，一二品用銀，以下皆銅。私印本宋元。

清代印

清代官印，治法周詳，規模閎肅，所給印信關防，以方長厚薄方寸大小爲序。其篆則用芝英篆、柳葉篆、尙方大篆、小篆、鐘鼎篆、殳篆、懸針篆、垂露篆。其紐則有龜紐、駝紐、麒麟紐、虎紐、直紐。其質則有金質、銀質、銅質，與乎銀質之飾金者。然當時此學頗頹唐，流派爲江西、莆田、雲間、徽、浙諸派。迨至金石考古學興起，趨向一變，徽、浙兩派極旺盛。浙派以丁敬身爲宗，敬身號龍泓居士。宗漢印，以樸老勁健爲主。如黃小松、蔣山堂、奚鐵生、陳秋堂、陳曼生、趙次閑、錢松蓋及龍泓爲浙西八大家。其他沿此派者，則有金冬心、屠琴塢、趙穀庵、徐問渠、孫古雲、楊龍石等。徽派以程邃爲宗。邃字穆倩，號垢道人。亦宗漢印，以澤圓茂美爲主。巴子藉、高西唐、胡城東、桂未谷皆屬此派。鄂石如字頑伯，號完白山人，從徽派出，另闢蹊徑，有程蘅衫、包慎伯、吳讓之等。接其衣鉢。同治間有趙之謙，初學龍泓，後學完白，合兩派爲一鑪，於浙西八大家之外，別樹一幟。

特色

大東書局出版

五彩兒童識字掛圖

是家庭教育之良師

採如目
取左拳復
最圖開饒
圖右之興
編之字既與
制方大字損
係法大損

英橫
寸六分
又四寸
圖四分
縱之分
二之四
一十二
·二之
·三格
·三學
·年
·深
·進
·比

印童其張且頗
心識掛·易與·
刷字壁·粘俗
精理之問不既貼相
美足·精·虞種·去
·神·指·失·圖·判
鮮極以·神·授·散·畫·判
明合誘·神·授·散·畫·判

容電
則·基
應·幼
用·雅
·百·用
圖·足·完
十·頁·兒
計·兒
輯·計·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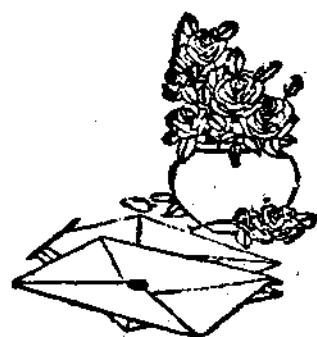
◁元一盒每盒二▷

- 摺紙手工圖說
- 剪紙手工圖說
- 二十四孝圖說
- 中國神童故事

角五分册
角五分册
角五分册
四角册

- 兒童紙型玩具
- 繪圖識字課本
- 兒童白話尺讀
- 彩圖方字

四角册
一角五分册
一角五分册
一元二角盒



通訊

陳君秀峯通函

系業社友兄：

久仰你的大作，很令人欣羨的！但是久聞你的名未見你的人，這是多們渴慕啊！

我在第二集叢刊上，又見你的佳作，才知道你在武昌中山大學修業。我本當走訪的，又不知道你是那一班，這又使我不能得見你的尊容。現在我在這寶貴刊上，與你通一次信，請你

十二分接受，回一箇信吧！我現在地址，請寄漢口橋口外惠濟當舖裏頭呵！

再如承你美意，我們就結為翰墨之交吧。若承你回信，就告明白啊！此頌 三育進步！

社友弟陳秀峯啓一九二九·五·一·

王君超凡徵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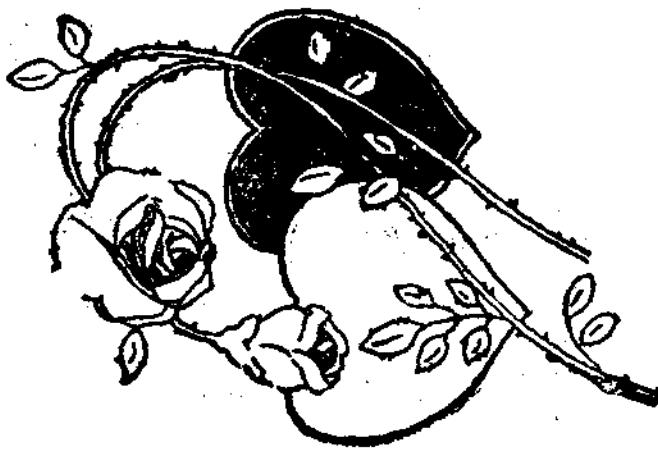
茲鄙人欲徵求一創刊號即本刊第一卷第一集一冊愛讀本刊諸君如有願割愛者請寄「高郵南平橋阜祥莊王超凡收」鄙人當以倍價之書報相酬或現金奉贈惟污損及無插圖或蓋私章者無庸寄來

王超凡謹啓

胡君嘉娃徵函

鄙人徵求文藝叢刊五卷第二集一本以俄
羅名著一本或以愛之焦點一本為酬如願
割愛者請掛號寄至奉化城內初級中學校
(惟污損無插圖者不收)遲到者璧還

胡嘉娃謹啓



第十二屆徵聯揭曉

第一名 馮灌夫 贈

評註清詩讀本二册歷代白話詩選歷代白話詞選各一册三色版西湖風景郵片一打

擁護中華愛護中華同力同心同聲同氣布新除舊建三民

第二名 楊同芳 贈 同上

壯穆有祠武穆有祠兩地兩人兩時兩事同堂合祀並千秋

第三名 陳濬階 贈

評註清詩讀本二册三色版西湖風景郵片一打

軍政時期訓政時期三伐三征三申三令建功立憲保羣黎

第四名 楊同芳 贈 同上

訓政時期憲政時期相繼相成相終相始奏功敷治在三民

第五名 呂何均 贈 同上

救國偉人建國偉人其行其言其知其學精神教化垂三民

第六名 陳濬階 贈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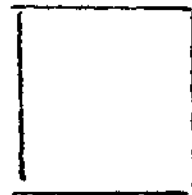
華國文章夷國文章萬字萬形萬理萬義宏中肆外炳千秋

第七名 張明才 贈 同上

鍾山萬年中山萬年如神如天如日如月地靈人傑話千秋



章 蓋



● 桂青

(嵌字鶴頂格)

投 稿 者 姓 名 通 訊 處 年 月 日

徵 求 詩 鐘 簡 章

(一) 投稿者須抄錄於上面格內。剪寄本社。方能有效。另紙錄者不閱。
 (二) 投稿時以一聯為完卷。至多不得逾三聯。
 (三) 以五卷七集出版後二十日為截止期。
 (四) 第十四屆應徵之稿件。准在本刊五卷八集發表。
 (五) 凡經取錄者。均備有薄酬奉贈。以答雅意。

本刊獎勵選登稿件者之簡章

- 一 本刊獎勵選登稿件者之辦法。係用選舉法。由喜讀本刊諸君公決之。
- 一 本刊每集均附有選舉票一紙。讀者如欣賞何人之文。即可選舉其人之姓名於票上。剪寄本社。每票限選一人。（另紙選舉者無效）
- 一 第一集內之選舉票。祇能選舉第一集內登有作品之人。不能移作別集選舉。違者作廢。
- 一 選舉票係記名式。上書被選舉人名。下書選舉人姓名。
- 一 決選期分二期發表。第一期在每卷第六集發表。第二期在下卷第一集發表。
- 一 每期以得票最多者之二人爲當選人。由本社各發給精製之銀盾一面。作爲名譽獎品。
- 一 投選舉票者。第一期（一集至五集五票）須於該卷第五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每期之票作一起投或分作數起投可聽便）第二期（六集至十集五票）須於該卷第十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逾期者均作無效。

選 舉 票

學生文藝叢刊五卷六集

被選人

選舉人

文 範

初級 國語文範

▲三册 三角

高級 國語文範

▲三册 四角

初級 現代論說文範

▲四册 四角

高級 現代論說文範

▲四册 五角

對言文 初級新文範

▲二册 四角

對言文 高級新文範

▲三册 五角

對言文 女子新文範

▲三册 四角

什麼叫做文範？就是能
够用許多正確的文法，
凝鍊的辭句，高超的立
意，來指導你們作文的
蹊徑。得了此書，便可
把每篇不同的各點，細
細參摩。逐漸了解作文
的新意出來。無論遇到
什麼一類題目，都可應
付裕如的了，上七種指
說明暢，層次井然，任
便選讀。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廣告價目表

地位	一集	五集	十集	十集
封面裏頁	二〇元	九〇元	一七〇元	
底頁	二四元	一〇八元	二〇四元	
普通全面	一〇元	四五元	八五元	
普通半面	六元	二七元	五一元	
五彩印與彩色紙印另議				
定價與郵費				
集數	一集	十集		
實價	二角四分	二元四角		
郵費	國內二分	二角		
費	國外八分	八角		
外埠郵票代洋九五折實收				

刊停假寒假著 · 集十年全 · 集一月每

民國十八年五月發行
民國十八年五月出版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卷 第六集

編輯者 吳興 凌善清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帖嶺路一〇〇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北平 廣州 漢口
長沙 梧州 遼寧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